

中

國

文

藝

21

批 評 與 小 說 特 輯

附 華 北 文 藝 協 會 會 刊



LA FONTAINE

第 四 卷

第 三 期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爲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爲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爲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爲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爲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册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册三角
- 一、北京漫畫 每册二角
- 時事畫報 每册五角
- 兒童畫報 每册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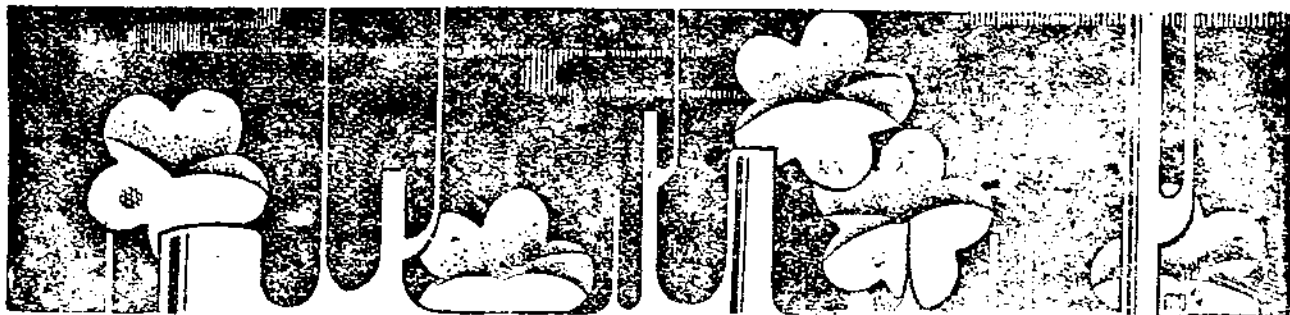
###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明德南大街二三一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卷二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通州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門街十七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門十一號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滄州分局	滄縣文昌街筱蓬萊飯店
烟台分局	烟台南南門街九一號	秦皇島分局	秦皇島西前街西頭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厚和民市南門五號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豐鎮城內曹家灣路十八號

# 中 國 文 藝

第 四 卷 · 第 三 期

• 中 華 民 國 卅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出 版 •



# 中國文藝第四卷第三期目錄

·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出版 ·

## 批評與介紹

批評和批評家

一九四〇年的英國小說

焚 火

紅蘿蔔鬚

評老舍「文博士」

沈從文的「昆明冬景」

上元月

畧評衛道文人韓愈

## 散 文

水的夢

夜

三十年後

懷……

狗 雜

小頑爲

聶 非（一）

楊 柯（二）

蕙 蘊（二）

葉文菲（四）

何 滌（六）

林 茨（九）

鍾 洋（一一）

王隱村（一三）

慕容慧文（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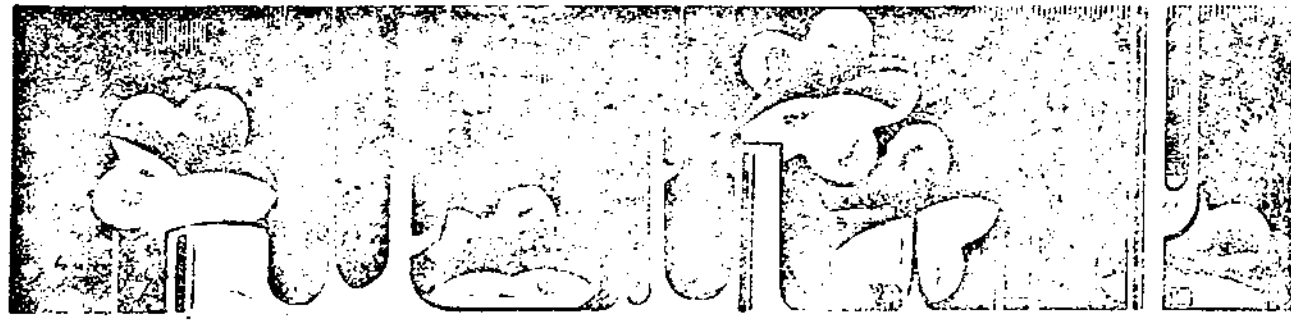
公孫纒（一八）

謝 園（一九）

梁 燮（二〇）

東方雋（二二）

雪 生（二三）





詩歌

自與你分離

又是一度哀傷

寄語

寄給我失去的人

故鄉夢裡

含羞草

小說

綠陰下的日子

友華

田國的悲哀

失業

新嫁娘

天先生

煙

戲劇

某兄弟

群鴉

翻譯

論不是哲學家

復活節

露沙 (二七)

霧珠 (二七)

霧珠 (二八)

魯克 (二八)

維薇 (二九)

白練 (三〇)

麥靜 (三二)

辛娜 (三九)

程心扮 (四四)

雷妍 (五〇)

芳湖 (五二)

楊綠竹 (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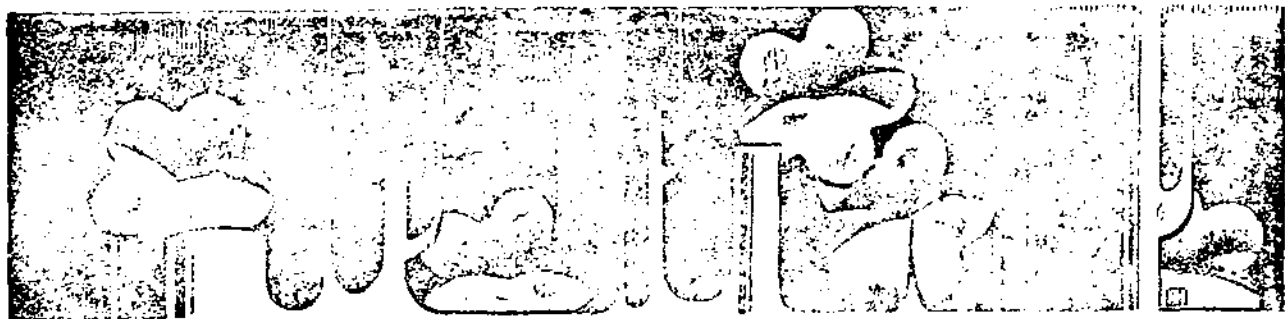
蕭菱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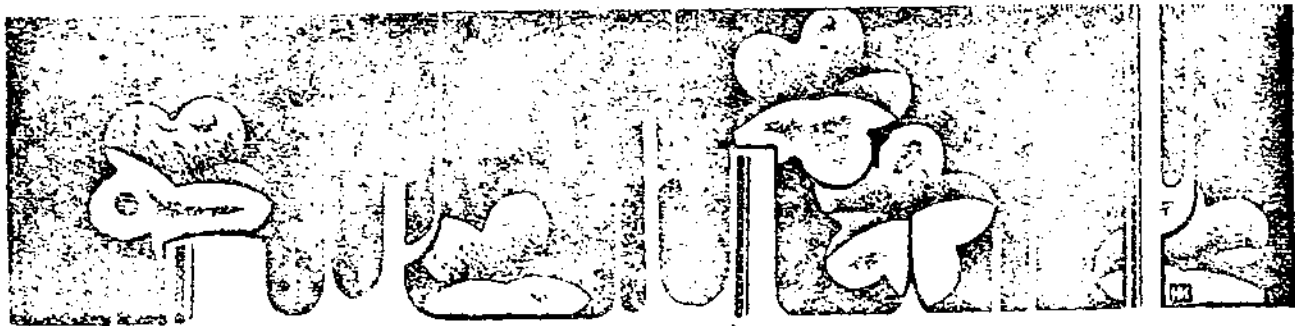
菊池寬作 (六五)

馮幼竹譯 (七〇)

達 R. Lynd 作 (七六)

漫譯 (八〇)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第三期

座談會專號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范 菊 (八二)

怎樣溝通中日滿文藝

白 練 (八三)

三層意見

鄭世植 (八四)

二重希求

陳冰若 (八四)

關於復興華北文藝的意見

貫 奮 (八五)

兩項提議

李伯倫 (八六)

答座談會題目

楊亞嵐 (八六)

第一次座談會

蕭 菱 (八七)

第一次座談會題目

王 一 葉 (八七)

我們分內應當做的

環 夫 (八八)

我的意見

殊 非 (八八)

一點意見

曹乃文 (八九)

詩

閻 修 (八九)



# 批評

## 批評和批評家

· 弄 · 非 ·

批評可以幫助讀者，使對作品有更深的瞭解，從中獲取更多的東西；同時它還能幫助作家，使能抓到更豐富，更有意義的題材，用更圓熟的技巧表現出來。若是沒有批評，一般判斷力較薄弱的讀者，將不能分辨出來作品裡哪是有教育意義的，哪是含有欺騙或麻醉毒素的，也許竟致使讀者吸不到有益的知识，倒吸取了有害的。對於作家，若是沒有了批評，那就使他的創作，和怎樣寫，他的讀者才容易接受他的創作，就像瞎馬一樣地，胡亂亂闖，也許竟因循得錯了方向，而讀者受了害，像上述那樣，將要有許多讀者，在讀過某種作品之後，懷了模糊的理解發問：「寫些什麼呀？有什麼意義呢？」同時，健康的作品也將少有產生的可能了！

我們的文壇上，有很多不好的批評，這是不能否認的；這大多是因為批評家沒有審慎的態度，和缺乏修養的所致。有的批評家，不管讀者和作家將得到什麼樣的影響，只「任個人的直覺所感」，輕易地下了評語；而實際上呢，也許這批評連他自己也不敢十分相信。又有一些讀者，認白為黑的，甚至這批評連他自己也不敢十分相信。又有評了，結果批評得一塌糊塗，是非混淆。

不過我們只能對於這些壞的批評加以反對，給以嚴格的批判，對於真正好的批評却仍要接受和歡迎；不應當因為有壞的批評，在就連批評的意義，一併否定了。若是根本沒有了批評，壞的批評所說的那樣，讀者難以完全瞭解作品裡的意義，健康的作品也將失去存在的可能。所以成爲問題的是，這批評是不是好的，至於批評是不是應當存在，就是不成問題的了。

這就是社會這樣迫切地需要批評家，但真正好的批評家却很難得；這就是因爲批評是一件大艱巨的工作。一個好的批評家，至少

中國文藝 批評和批評家

他要：

第一，能置身在讀者之羣裡，把自己也作爲讀者之一，這樣他才能以讀者的需要爲需要；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作品，才能引導作家發展爲讀者所需要的作家，使作家和讀者親密地聯繫起來。若是他因自己豐富的知識，把自己安放在讀者之上，或不能追批評者而作了他們的一尾巴，那麼他底批評就只是他自己的批評，對於一般讀者是毫無利益的。

第二，有正確的觀點和實生活體驗；這樣才能正確地批評作品的社會和文藝價值，指出正確或錯誤之所在，幫助作家逐漸克服錯誤和積集真實知識的過程，製作出有偉大價值的作品。同時使讀者知道這些是應該接受的，哪些是應該揚棄的。

第三，有創作的經驗！雖然批評家不一定要同時又是創作家，但關於創作的許多知識他卻必須曉得；因爲有了關於創作的知識，才能指出作品技巧方面的缺點，使作品有更適當的形式，把事物表現得越發出色，更容易感染讀者，使讀者易於接受。

第四，時時不忘記自己扶助作家的任務，多給作家一些鼓勵。在指出優點或缺點的時候，要說明所以好或所以壞的理由來。尤其是指出作品的缺點時，要提示出補救的方法，使作家有所適從，千萬不可只給以籠統的批評，對於不成熟的作品一筆抹殺，致使作家對於創作生了畏懼的觀念。

第五，最爲重要的，是要自己時時地成長，不斷地批評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不但不可後退，也不可停滯在一個地點；必須能伴隨着讀者意識和知識底成長而成長。一切都是演變着的；停滯的批評家，對於生長的讀者說，也就是後退的。所以一個批評家，雖然在某一期他會爲一般人所擁戴，但若是他不能伴隨着生長的讀者而生長，是不久後就要他們所超越，成爲對無益的廢物的！

總之，我們需要批評，但是我們需要的批評，它要能夠幫助讀者理解作品，並幫助作家鍛鍊自己，使能逐漸產生更有價值的作品。所以我們需要的批評家，他應該有正確的立場上切實的完成他引導讀者和作家的任務。

# 說小國英的④四九一

柯 楊

去年，在英國比較有希望的青年作家，有格林（Graham Greene）赫琴孫（R. C. Hawtins）伊休伍德（Isherwood）等人。格林寫了一部「權力與光榮」（The Power and the Glory）是一部很值得紀念的作品。它是以墨西哥做背景，描寫一個教士犯罪以後又竭力設法贖罪的故事。英國「John O'Sullivan's work」上以這部書和摩根（Charles Morgan）的「航程」（The Voyage）並稱為一九四〇年度英國傑出的小說。「航程」是一部簡樸、愉快，充滿人性，容易吸引人的作品。作者是特別發揮出他的精神價值的重要性的主張。至於赫琴孫，有「火與木」（The Preaml The wood）出

版，所不滿人意的，是在於他過量的使情節繁瑣，覺得像是非常累贅。伊休伍德則從小說家變為好萊塢的編劇家了，今後他在英國小說上的地位還是一個疑問。

一九四〇年有新作品出版的老作家有威爾斯（L. G. Wells）和曼絲裴爾（John Macfield）莫姆（Somerset Maugham）威爾斯的「黑林中的嬰孩」（The Baby in the Black Wood）是以歐戰為背景，敘述一對男女在納粹炸彈下仍舊抱著對於未來的理想。這裡，作者用他獨特的作風展開在轟炸下人民的生活，和他們對於未來世界所懷的憧憬。但是，這部小說使人厭倦的地方，是作者筆下的人物變成了他自己的傳聲筒。借那些人物的嘴，來發表作者自己的見解。同時，這種見解也是在多少年來說過無數次的話。至於曼絲裴爾的「巴西里薩」（Brazilia），

「焚火」	
·日	·本
·天	·志
·馬	·賀
·書	·直
·店	·裁
·版	·作

「焚火」裡面包含日本志賀直哉作的八個短篇。這位作者的作品，在中國還沒有多少翻譯，在讀完了「焚火」的時候，內容上雖然有不同的題材，但作者的一種特有的風格，是不難發見的。

「焚火」一篇寫的是作者自己的「身邊雜事」，但那意境却是很好的；譯者的序上說它有「詩的意境」，在中後一段更能證明，但我們讀過以後得不到所謂「深刻的印象」，而這篇作品的價值，在這本裡是不及其他的。

「正義派」是近於速寫的東西，尤其是上段，寫電車軋傷了女孩子的事情，在我們的都市里，是普遍而容易見到事，所以寫來很動人。下段寫的是做証人底「老成的」一青年等的話，比前一段要差得多，在這一篇裏很可見到的是正義派——即作証人的人，和電車司機生，電車公司管理員底狡猾，那些「正義派」明明的見到開車的沒有「殺車」，而他硬承認「殺了的」……是突然跳進軌道里來的。」最後「車子就這樣一直跳去了。老成的也不想再下來，又圍成了一堆，哭出了聲來。」難道你讀了這樣東西，沒有一點感觸嗎？

此外可作為作者風格的代表要算「清兵衛與葫蘆」和「學徒的菩薩」兩篇，譯者說它們有果戈理的含着眼淚發笑的滋味，真的，這兩篇是很出色的。

「清兵衛與葫蘆」寫名叫清兵衛的孩子喜愛葫蘆，而以一毛錢的代價買進一個葫蘆，在「上課的時候，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磨擦，給級任先生發見了，終於當場沒收，後來那教員把葫蘆交給校役教他去



是描寫擺舞和西奧陶拉皇作的故事的。用現代的俚語，寫成了這部書。在戰爭向火之下，好像真是多餘的事情。此外，莫姆有一個短篇小說集，如前的「混和樂」(The Mixtures Jests)也暢銷一時。至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伍爾夫(Virginia Woolf)，羅斯特(E. M. Forster)，李勒柯期(Quiller-Couch)，梅遜(A. E. W. Mason)史文納頓(Frank Swinerton)等人都沒有作品發表。

另外，該特別提到幾部值得注意的小說。麥考索(Rose Macaulay)的「無人的智慧」(And no man's War)，是風趣橫生的作品，可以算做去年度的一本傑作。瑪根西(Tompson Mackenzie)的「愛的風」(Winds of Love)是一部極冗長的小說，多少帶有點反英的色彩，沙得萊(Michael Sadler)的「煤氣燈邊的法尼」(Fanny by Gaslight)有着非常好的氛圍，又哀又美。只是作者對於情節的描述還不算成功。麥耶斯(Leo Meyer)的「維斯奴的池潭」(Pool of Vishnu)以印度為背景敘述一個地方的故事，在事情和背景的融合上是很成功的。羅得史密斯(Naomi Rodde-Smith)的「珍·范法克斯」(Jane Fairfax)是企圖集合幾個滑稽戲的戰爭英雄來描寫。雖不很成功，却能使有鑑賞力的讀者感到欣喜的。

發表處女作的作家有幾個應該一提的。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的「蒲丁先生」(Mr. Pudding)是最好的一部。這作品雖是有意的模倣威爾斯，可是人物描寫極好，主人公栩栩如生，非常逼真。姆萊(D. L. Murray)的「三城故事」(Tale of Taps of Three Cities)是一個長篇歷史小說，帶着濃厚的狄更斯色彩，描寫拿破崙三世時代的歷史，是很奇異而富於吸引力的。卡里的「卻利是我親愛的」(Thanks to my Darling)是描寫法國西北部普里泰尼半島的故事的，非常纖細，有異常的才能。奧福藍(Susan O'Farrell)的「回到伊令」(Come Back to Erin)，也有優點，然而整個作品不很緊湊是他的缺點，因為他是一個詩人，只善於處理個別事件的原故。最後，普萊克(George Blake)的「勇敢的心」(Valiant Heart)和伊麗沙白的「史凱芬頓先生」(Mr. Skiffington)也是成功的作品。

丟了，校役就掛在自己房裡，兩月後因為用錢花買給古玩店結果五十塊錢成了交而古董店「把這個葫蘆，賣給當地富家，價錢是六百塊」。這裡讀後有含着淚的笑，對那校役，對清兵衛是哭是笑呢？

在「學徒的菩薩」一篇裡，也是寫年輕的學徒的故事的！學徒仙吉沒錢買飯團，而讓A那人看見了很同情。後來他到舖子去買磅秤，遇到了仙吉，教他把磅秤和他一起送回來。面A便中途叫人力車拉了回去，請仙吉在從前那個舖子吃了三客醋魚飯。事先A付了錢早回去了，只仙吉一人吃。最後仙吉問「這畢竟不是凡人能做的事。也許是菩薩，也許是神仙，說不定還是指荷菩薩啦」。終了時。作者這樣寫着：「他相信，總得有一天『那客人』會帶了意外的恩惠到自己的面前來的。」但後面還附了一段，作者還想寫下去，學徒去找A，那裡只是一個小稻荷廟，把他駭呆了，作者說「這麼一寫對這學徒未免太殘酷一點」，所以就擱筆了。這故事同前面一樣對於A客人，學徒是哭是笑呢？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作者是以寫年輕孩子的心理見長。同樣在「真鶴」一篇是寫真鶴地方漁夫兩個兒子拿壓錢去買木屐，而哥哥把弟弟的錢買了自己喜好的海軍帽，夜晚也沒有回去，母親來找，弟弟原被背在哥哥底背上睡熟了，後來移到母親的背上，弟弟才「知道是母親，一向忍受着的鬱抑都爆發了出來，嘴裡胡亂喊着，又哭又鬧……」而哥哥忽然記起自己頭上的海軍帽拿下給弟弟帶上說：「喔，不要鬧啦，把這個送給你。」作者的風格，由這上面的三篇可做代表，也即是作者見長的地方。

還有寫點淡淡的愛情的「老人」和「佐佐木的遭遇」而后者是含有悲哀的故事的。「老人」呢？和另外一篇「混濁的頭腦」兩篇是這本書中最失敗的作品。

讀過後所得到的也就是由「清兵衛與葫蘆」「真鶴」「學徒的菩薩」三篇裏見到的志賀直哉。而值得紹介本書的也就是上面的由那三篇所見到的一點。

# 「紅蘿蔔鬚」

葉文菲

· 法國賴納作 · 黎烈文譯 · 生活書店版 ·

賴納 (Jules Renard) 是一個自然主義作家，於一八六四年生於法國西

省 (Mayenne) 霞崙 (Chalons) 地方底一個農家，一八九四年出版「

紅蘿蔔鬚」一九〇年逝世。「紅蘿蔔鬚」出版後，曾編成劇本或

攝爲電影，搬上了舞台和銀幕。

賴納是一個法國底地方作家，他底作品中所寫的事實大都是很簡單的。「紅蘿蔔鬚」一書中就只寫了五六個人物。主人公「紅蘿蔔鬚」是一個不幸的孩子，偏心的母親總是用盡心機的折磨他，父親又不管他，哥哥和姐姐也都欺侮他。紅蘿蔔鬚在家庭中備受種種的虐待和壓迫，差不多等於完全失去了自由，終至爲變成個懶惰，譸作，而且殘橫的孩子了。他和一家人，除去父親以外，完全沒有了感情，甚至寧願在學校中過他底暑假，不回家去，不見他母親底面；甚至竟罵他母親「惡劣的女人啊！你竟是十全的了。我憎惡你。」並且曾設法

自殺。

在「末了的話」一節中，他意毫無顧忌地告訴他父親，說「爲着一切的緣故，從認識她的時候起」，他不歡喜他底媽媽。並且說：「……自然啦，紅蘿蔔鬚是不能認真記恨的。他生氣，讓他生氣吧！等到他氣醒了，他便會安安靜靜，消去怒容，出現在大家面前。最要緊的是不要現出關心的樣子。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我可以向你斷言，有時我也會以整個的心非常厲害地發怒着，我再也不會忘記我所受的恥辱」。

從這里看，紅蘿蔔鬚簡直是一個家庭底叛逆！可是，也可以知道這可憐的孩子正擁塞着滿腔排解不開的苦痛。

作者從各個微細的地方，寫了紅蘿蔔鬚遭受的虐待，簡直像對於一個奴隸，甚至連生活也不能够了！結果染了許多的壞習性。這性格

轉變的過程寫得異常真實，寫得故事必然地要那麼展開，故事開展的道路簡直是惟一的了。

在這部書裏，作者表現了家庭只是由相互不了解的人們集合成的，在這種環境裡，足以使兒童變得狡詐，殘酷，在這一點上，作者賦與了他底作品以很大的社會意義。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是由於當時的社會制度所決定，不是偶然的；可是作者沒有從社會關係上解釋這事實底社會根源，這不能不說是本書底一個缺點。

這一個缺點，也是由於賴納處的時代所決定的。當時的文藝思潮，使得賴納成爲一個自然主義者，他也只能和一般的自然主義作家那樣，僅僅寫出事家底表面來；至多再寫出各事象自然科學上的解釋。把社會科學的知識明顯的滾進文藝裏去，還是後來的事情。

談到這部作品底藝術價值，我們就不能不驚嘆賴納底藝術認識底淵闊，他把人生和自然觀察得那樣的透澈，那樣的入微：他能够從很小的地方，簡單的幾筆就揮就一幅真實的圖畫。也正是因爲這種緣故，他底手法是古典的修飾，但是簡明，正確而活潑。例如「紅蘿蔔鬚的照片四」一節有一段是：

「紅蘿蔔鬚以爲他的母親對他微笑着，很高興，也就跟着微笑」。

「可是，模模糊糊自在個兒笑着的雷辟克家的，突然把臉孔一披，就像黑木做的頭顱上面嵌着兩顆黑色覆盒子似的眼睛。

「手足失措的紅蘿蔔鬚便不知道要往那裏逃走了。」——三二四頁——三二五頁。

從這一個例子，也就可以證明作者底手法是多麼簡明而活潑了。由於作者那種深刻的觀察和熟練的技巧，他能把這部書裡面幾個

人物底性格和環境寫得異常真切生動。不但那陰詐聰明的主人公紅蘿蔔鬚寫成了一個典型人物，整個的故事也都是典型的，一般的自然主義作家，創作的態度都是很嚴肅的，都是眞眞實實像照相一樣的把現實裡的事像攝在紙上，盡力排斥想像的成份，所以很容易失之沉滯，因而影響了作品對社會的作用，致減低了作品底社會價值，賴納獨能免去這個缺點，他在作品裡加進了幽默和諷刺的成分，使筆調輕鬆了許多；我們也當可以從發笑或慨嘆之中得到各種的感覺。「紅蘿蔔鬚，你以後每晚得去把雞關好」，這句幽默的話在法國已經成爲一般人所熟知的了。這是賴納和別的自然主義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紅蘿蔔鬚」這部著作底一個特點。

### 丹心鎮補平

## 藥 聖 眠 失

思慮過度 夜不眠 耳鳴心跳 腎虧遺精 夜夢遺精 四肢倦怠 戒煙後服 此藥補氣 煥發精神 見效當夜 兩元每盒 加倍郵票 恕不代價

## 藥 聖 病 胃

(方秘慈珍院醫太)

## 丸 食 進 中 寬

男婦老幼 飲食不香 吞酸嘔吐 胸膈刺痛 倒飽打嗝 肝鬱不舒 經血不調 面黃肌瘦 每盒三元 郵票恕不 代價

## 社 藥 實 中 默

北外 京埠 隆函 福購 寺另 街加 十六寄 號二角 費五

# 「文博士」

何 濠

·老舍作·香港作者書社版·  
·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頁一七〇·價九角·

「文博士」，這本小說在市場上見到，已經很久，但我對它却懷疑不少。第一，是它的封面，那麼簡單而笨拙，使人想起滿洲所翻印的冰心，沈從文等人小說集的樣子。第二，它裡面印刷得那麼不講究，字體極古舊，使我想到它或者是這裏的翻印「吾國與吾民」「成功之路」一些書的書局印的。第三，後面的出版處寫着「作者書社」「香港出雲路九號」，這個書社的名字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些不敢置信。第四，封面寫着幽默叢書之一「這話很不通。以「幽默」名「叢書」，想是老舍也不會高興的。這一定不是出自高明之手，其它叢書之二三也就可見了。第五，這書定價港幣九角，在此地傳賣並不加郵運費，也不折合新幣，仍售九角，這一定不是從香港直接來的。

因為這許多點，我始終沒有敢讀這一部書，我想它頂多不過是書牟利者，將老舍隨便一篇什麼小說，改了一個書名，加了一個香港出版的字樣，來騙騙讀者而已。但是，最近我的朋友陳異告訴我，他讀了這本書證明不是偽託的，因為他讀過老舍所有的作品，這書的故事並不它見。因此，我才敢放心讀完，覺得這書可疑之處已經減少不少。我推想老舍先生寫這本「文博士」——封面上題有「原名選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是爲香港作者書社特約寫的。這有前面的「序」證明。——然而，這序本身又是一個疑問。序下寫：

一九四〇，十二，五，老舍於滬上。

而這書後的出版日期是：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四〇即民國二十九年，是書出在前，序寫在後，有點不近情理。但，由這一點就斷定序是偽託也未免太武斷。不過，老舍在去年十二月是否在雲南？他很少寫長篇（執筆後，除了劇本外，還沒有聽說他有長篇作品問世。）是不是爲要在香港出書，

就肯埋頭趕成一個長篇？因為他的別的長篇作品，像「老張的哲學」「二馬」「趙子曰」是在「小說月報」連載的。較近的「牛天賜傳」「駱駝祥子」也是在「論語」和「宇宙風」連載的。在戰時，他能一口氣寫成一個長篇嗎，這都是未可決定的問題。

不過，就文字本身說，這書並不像是假託的作品。我們只好暫時承認老舍先生在香港確實出了這麼一本「文博士」。但是，我們現在在此地所見到的，決不是那本書。至多，這是天津或北京的書販們，根據香港的印本所翻印的。因為只有這樣講，前面的五個可疑之點才可以解釋明白。

讀現代的書，一本平常的小說，也竟要費這樣大的麻煩，處處小心的去考證。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然而，想起出版界貧乏和隔離的今日，這種現象也許可以原諒了。

## 二

有人說，老舍是幽默小說家，我覺得這句話不很恰當，假如僅把「幽默」當做浮面的解釋的話。幽默之外，它另含有深湛的諷刺意味和教訓意味。但，這兩點都不是明顯的說出；若是明顯，便不成爲小說了。

我們讀老舍的作品，首先接觸到極容易明白的話語，和運用適當的北方土語，這加深了故事的動人力量。其次，我們看情節的進展和許多可笑的小動作。然後，我們逐漸認識了作者筆下的人物，生動如活在我們的眼前，末了，讀完了書，那個影子仍舊拂拭不去，同時，使我們想到更深一層的意義，這個故事，這些人物所代表和反映的意義，這時候，我們得到了一點什麼——這不是說故事，而是故事以外的東西。老舍作品所以通俗而又能跳出通俗者，也就在這一點上。

「文博士」寫的是一個「美國哲學博士」文志強從美國回到中國後的遭遇。本來，他不是一個真心爲學的「博士」，只不過到美國混進資格「留學生」而已。所以，個人沒有一點主見，也沒有一點成就。到中國來混進這個社會時，又時時忘不掉美國，自己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高。其實，他在別人眼中並不值錢。結果還是適應了中國的社會，而他自己仍是以清高自居。

作者在這被指示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和腐化。對於一個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可會有過什麼辦法？而支持社會的實在力量還是金錢和權利兩種東西。有勢力就有錢，就有女人，就有世界上的一切。即使一個美國人來到這裡，也將被這混濁的社會所同化。文博士起初見到焦委員，到濟南齊魯文化學會，見到了唐孝誠先生，拜訪了商會的副會長盧平福，他是大生堂楊家的大女婿。由着這個關係他到了楊家，見識了這個以女性做中心的大家庭，因此，從「六姑娘」麗琳那裡嚐到了愛情的滋味。最後，「專員」也運動成功，麗琳也將弄到手了。

文博士是怎麼成功的呢？不是靠他的學問（根本他就不配談學問），也不是靠他的博士名字。靠的是他投降了中國社會。知道怎樣奉承人，怎樣愛錢財。一句話，他迎合了中國一般「上流社會」人貧乏得不得了見解。

作者在這裡是出於諷刺的態度。而這諷刺又是從懷恨之中極希望改良和進步而產生的。

## 三

「文博士」裡面所寫的一些人物都很生動。文博士自然是主要角色。作者在描寫他外表誇飾而心裡沒有一點學問這一點上，

表現得異常成功。換句話說，「做假」的精神，是處處可以看出的。

此外，環繞着「文博士」的一些人物，我們可以分做好多群類：

第一類；是麗琳和振華。麗琳是楊家的六姑娘，是一個生在現代大家庭裏的「弱不禁風」的林黛玉式的女性。高中畢業了業，談學問是一無所有，愛好摩登，也喜歡過些在愛情上的浪漫日子。所以，她一把投在文博士的懷裡，要他的溫存和體貼。振華和麗琳是一個相反的女子。她是一個普通人家，唐孝誠的女兒，她是一個在思想上比較健全的女子，知道進取和努力，且聽她自己說的話：

你看，我們家裏的人，父親，哥哥，也都有點那病。他們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別人的光兒一下子跳下去。父親，白忙一世，老覺着委屈，大哥，二哥，也是那樣，連對於學問都想用很小的勞力，而享極大的榮譽。他們都不大看得起我，因為我認真的去教小學生，而不肯隨着他們的意思去找闊人，作個太太……他們自居爲最上等的人，總想什麼力氣也不賣，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我並不懂什麼，不過要據我看，就覺得這是討便宜；人家當兵的，把命全押在那兒，一月纔掙幾塊錢。（頁七九）

所以，振華能埋頭進取，可惜這精神沒有感動了文博士。

第二類，是平凡的小人物。像是在齊魯文化學會管事的唐孝誠和聽差老楚。他們都是在生活線上掙扎的人物，必得下些工夫來爲自己的飯碗關心。同時，也需要捧一捧比較自己高的上司們。所以，唐孝誠對於文博士特別顯得親近。但，他們既多少有爲自己設想的意思，也極容易被上面的人物所漠視。唐孝誠原想給文博士活動上專員以後，好使自己的兒子建華做助理。可是，結果他失敗了。唐孝誠的一片好心和奔走都沒有辦到，還是靠盧平福的一句話收了效。及至文博士的事情發表後，第一個倒霉的是老楚，他的事情丟掉了。第二個是唐孝誠，他很想把唐先生趕走，可是終究也沒好意思。但是，像他們這樣的人又是多麼可憐呢？

第三類，是達官貴人們。在小說中很少露面的焦委員，和大生堂楊家的一個人，商會的盧平福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他們作威作福，有錢有勢，無所不爲。一切的罪惡都產生在這裡。

文博士的出身是在這三類人之外。他回國後原是一個清白的身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可以做唐振華，也可以做唐孝誠，也可以做焦委員，只要看他自己的意思。然而他都沒有做成；成了一個文博士——一個不三不四，隨波逐流的平凡的俗人。

#### 四

有一點我想特別說明的，就是作者創造出上面三類的人物之後，並沒有很恰當的給他們生命。也許作者特別着力在刻劃文博士身上。別的人物顯得都不太活動。我覺得，像這樣一個題材，作者不妨再放開筆寫。唐振華的前途是很有發展的，她和麗琳的對比，也很可以強調這個作品的主題。振華的哥哥和弟弟也是屬於他們的同一代，作者應該賦與他們的生命。

「文博士」是一片黑暗的社會，充滿着腐敗和沒落的。這正是因爲那一羣腐化人物的原故。但是，社會的前途是有爲的，那就要看下一代的青年。這種青年求之於「大生堂楊」是不可得的，麗琳的生活讓她隨文博士去幻滅吧。唐孝誠家裡却該出幾個有作爲的青年，擔當起未來社會的重負。作者有意向這方面寫，可是僅僅有不足引人注意的一點。在這方面，我們希望「文博士」能有一個續篇出現。因爲文博士是一個不幸時代的不幸的人。我們不願而且相信中國社會永久這樣腐化。那麼，我們希望唐振華會站立起來，文博士會滅亡下去。

這樣，「文博士」的價值更高，那就不僅是一個人物的剪影，而是整個社會的畫圖了。

沈從文作：

## 「昆明冬景」

林 茨

·二十八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頁五七·價二角·

從離開這北方大城以後，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已經和我們隔離好久了。我們知道他在內地擔任教育的工作，然而對於他的新作，却一向是陌生者。也許他現在已經不常寫小說了。這原因並不像有一般人說他「落伍」，而是他這個人畢竟有他自己的生活觀點，他永久固守着自己的觀點過活，在我們看來也未始不是一件難能而可貴的事。

在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新的作品產生的時候，早就聽到了他出版一本散文集——「昆明冬景」。這一個薄薄的小冊子直到現在才有機會讀到。

這本小書，與其叫做散文集還不如稱它為雜文集。裡面包括五篇短文，除了最後一篇的「昆明冬景」外，其餘的四篇多半都是屬於雜感文之類的。

這，我們就很奇怪了。作者原是一個小說家，他寫短文很少，「廢郵存底」只不過是一些信件，至於雜文，恐怕在從前還很少見過。

這五篇文章有四篇是在二十八年寫的，一篇在二十七年寫的，多半發表在香港「星島日報」的副刊「星座」上。這幾篇文章對我們主要的用途，就是能明白一點這二年來作者的思想。他在這時代裡抱着怎樣一種心腸來過活，想來都是大家所關心的事。從這本小書裡，我們推想他一定很匆忙，然而在匆忙中看到了好多平常的故事，他也發出了許多深具己見的感受，寫成了這兩萬多字的文章。

中國文藝 「昆明冬景」

我說他「深具己見」這話是的確的，這是作者歷年來在他作品裡所表現的一貫的見解，也正是他的忠實處。作者不是嚴肅端重的大學教授，因為他常在文章中攻擊那種人；然而他也不是投合青年嗜尚的領導者，因為他時常攻擊那種流行的口號和趣味。他只是真誠地做人，懷着理想（却不是空想）不空喊，不囂張，老老實實腳踏實地，一點也不慌張的熱心者。這樣，明白他的人能瞭解他，不明白他的，就說他是天天在落後了。

「昆明冬景」裡表現他這種見解最明顯的，是「真俗人和假道學」，和「一般或特殊」兩篇文章。作者在兩篇文章裡攻擊着自命「風雅」的人，攻擊那一羣「假道學」。最後作者說明道：

新式假道學又必將從戰爭上學得一些新說明，來熱熱鬧鬧度過他由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一段生活。文化或文明從表面上看，是這些讀書人在維持，在享受，餘人無分，可是真正異常深刻的看明白這個社會的一切，或用筆墨或用行動來改造，來建設活人的觀念，社會的組織，說不定倒是要一羣不折不扣的俗人來努力。

這種見解，有些是可愛的。所以，說到文學作品，作者也願意「多有幾個鬚鬚極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變，繼續做他的事業，」而沈從文先生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作者。

所以，他在「一般或特殊」中，更特別固定了這個見地。他說「

一個民族的文化或文明，重在一般事情能特殊化，同時這特殊化的東西又能應用於一般生活。」而文學方面也有特殊和一般的問題很值得討論。

他說明使甲工具（文字）的「恰當」性的重要。但他又很坦白地說「在這時提起技巧，很自然會成爲一種迂論，一種反世遠俗的見解。」原因是有句話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一切文字都是宣傳」。

但作者近因爲是「反世遠俗」，才獨有他的長處。他不滿意以文學當宣傳，不滿意一般化的「文化人」增多。他說有些人很沉默，很冷靜，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文化人」身分，用平常人的資格實去生活，這些人在現在特殊，然而將來畢竟是一般而可貴的。他說：

據我個人看法，對於「文化人」知識一般化的種種努力，和戰爭的通俗宣傳，覺得固然值得重視，不過社會真正的進步，也許還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專門家，在態度上是無言者的作家，各盡所能來完成的。中華民族想要抬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幹的態度，在如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來是一般的。

另外，在「談保守」一篇文章裡，作者說明了「保守」是阻礙進，和中國人的保守性以後，對於文學說：

一個文學作者若自覺爲教育青年而寫作，對於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資成其「疑」。用明智而產生的疑，來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索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文學理想若必需貼近人生，這樣來使用它時，也許容易建設一較健康作風與良好影響。

這許多意見，在這戰亂的日子裡都是很難見到的。一般人早噴迷於戰爭文學的氛圍下，而作者特別清醒，更認識戰爭的背後。在一般流行的口號和趣味下，作者特別提出了他永久堅守的立場，切切實實的作人。這不都是頂可寶貴的嗎；也從這裏，我們更深的瞭解了沈從文先生的忠言，不但明白他個人，而且樂於接受這一片至誠的話語。

以「昆明冬景」做書名的一篇文章，是一個很短的散文，寫戰後這個城市的情況。是極好的一個「速寫」。作者最後的結論，更有非常深遠的意味：

「美」字筆畫並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認識。「愛」字雖人人認識，可是真懂得他意義的人却很少。

最後，談到這集子中一篇比較長的文章，「談朗誦詩」，這是就目前文壇上所流行的朗誦詩歌的現象而發的。這幾年談的朗誦運動，對我們還很生疏。尤其是新的詩作，有怎樣的成就，我們是一點不知道的。但是，在這篇文章裡，沈從文先生告訴我們歷代誦詩的情形，和新詩朗誦的歷史。談到現在的「朗誦詩」他說是失敗了的。因爲大多數不合於羣衆欣賞朗誦條件。他說使新詩適於朗誦，是應該：

理論上似值得從丙午年來中國過去凡與「詩」有關係的一切作品，如詩，詞，曲，掛枝兒，山歌，小調等等，重新加以檢討，分析取捨，就中抽出一些意見，供給作家。作者却根據這些意見，再從活用說言，來學習控縱駕馭這些語言的技術，寫成詩歌。若希望它可以成爲多數人在公衆集會上拿來誦讀，使不識字的人也能從聽覺上受到教育，有所啓發，還必需使誦讀者受相當訓練。

這是一個當前值得討論的題目。我們覺得「朗誦詩」的成功，並不是幾句口號所能做到的，那需要從各方面討論，還應和整個新詩的發展聯繫一起，才能達到成功的地步。

（一九四一三月末）



# 「上元月」

·查顯琳詩集·輔仁文苑社出版·

洋 鍾

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年青詩人的詩集。在這貧瘠的出版界裡，我們願聽這一聲清新的足音。

作者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然而他在寫詩上已經下過七年「心血澀賞」的功夫。但是環境所給與一個作家的影響最大，而作品不過是作者自身的反映。「上元月」在這方面上，是作者的可紀念處，也是讀者的可誦吟點。

我們且先看作者的自供。他在「上元月題記」裡說：

因為情與景是一而二的事，用自己為主體，把所見所感記錄下：剛復誠懇，細膩溫柔，雖說也括有一少部份，然實難免那一股都市酸晦氣，也許有人譏諷我玩花弄月，宵梁執袴之屬，我絕不反抗的俯首認罪。我清楚，爲贏得所好者心理起見；這是退步的，不能適意于潮流。我知道，迎合社會一部份擴張者的佳話讀訟，應該裝模作樣，開起門來寫逐代一之利者的痛苦，什麼自食其力的生產幻覺。總言之，自以爲能反映出民生痛苦的東西。

作者這樣不迎合「時代的流行趣味」的精神是可貴的。因爲守着他自己的真實生活，從實在處落筆，描述一段實際的情感，這已經是很好的作品了。

作者的生活和一般都市人相近。帶着一點超乎平庸的風流與瀟灑，所以他的生命多「那年青人不可避免的事。」換句話說，他多歌誦

愛情：吟誦一些悲歡離合的小情感，像「呈珠黃人」「落桃花」「手絹」「虔寄我的情人」等篇都是，而最成功的是「可是我」和「塞外春」的擷取」。這兩篇的篇幅比較長，因此它們裡面都包含一個故事。我尤喜「可是我」的意境：一個年輕男子在南方第一次和一個女人發生愛，三月之後，女的去北方；四年之後再見時，她是一個三歲孩子的母親，背熟了他們從前的話。但，男子並不怨她，不恨她。然而再也不能愛她，僅僅說：

可是我怎樣向你剖示呢

請妳珍重僅餘的

短之倚麗婦人時光……

「塞外春的擷取」也是這樣一個哀婉的故事。但沒有「可是我」裏面那樣的錯誤安排，只不過是對於一個人的懷念而已。像作者自己所寫「這個人在天的那一方，我可不知道，但她的影子是活潑輕俏的」。他在結尾寫道：

以後，以後我們便別離了

謝謝妳留存的戀

當我打開信在北地風沙中

從信裏飄升起一股清愁……

這真像是一根深長的絲，使我們從字句間捕捉到無書藏的深意。作者

的詩才也就在這裏：「不過」亦不「不及」，能恰當的表現出他自己的情感，且能使讀者共嘗他的情感。

同樣，「北海的叮嚀」一篇詩也很美麗。這個美是作者由音節上打進讀者的耳裡去的。這裡面完全用的是極短挫有力的字句，所以也顯得異常真切，真像是有個人在那裡「叮嚀」。你聽：

涼吧，我看見哪，烏鴉

景山，秋陽，眼淚

別哭，愛，妳準不忍

讓我傷心

另外，「落桃花」的音節也是和「北海的叮嚀」同樣動人。

說起音節我聯想到形式。作者在這三十二首長短小詩裏用過各種的詩式。他所描寫的有愛情，有景物。他的形式也隨着內容而不同，這裡也有整齊的格式，像英吉利式的「商籟」，「三疊令」，「八行」，「四行兩咏」。也有整齊韻脚的「與老樹語」，這是一篇讀來很動聽的詩，也許合於「朗誦」的條件。如：

早年有人在你蔭護下圍棋

揚讀你吟哦一些長短佳句  
如今獨自衰敗立在深山裡  
一切的憧憬皆委之于溝渠

又如：

你且獨自暗中悲紅花驕傲

她們不必在路旁迷人微笑

反正終久會有可憐的一天

她們青春也悄悄悄悄溜跑

有許多佳句是作者自然產生的。在自由詩上他也有成功的幾首。像「秋花獻」「從秋到冬」「擲」「夜語」等篇都是。「秋花獻」比較是最好的。

這一本詩集在這許多方面，可以引起一些愛好者的注意。作者對詩的題材範圍雖小，然而他一定會自己慢慢擴大的。因為他有詩人的心境與胸懷，有婉美的表現方法。至少這裡對於讀者有字句上的滿意，加上他的未來長長歲月，我們不該慶幸嗎？我們接受了一上元月「作者虔敬的祝福，也應爲他祝福！」

一九四一年四月

# 略評衛道文人韓愈

王隱村

潮州廟碑的遺毒——一般腐儒心目中的韓愈——未登進士

前卑鄙的行徑——詔媚李實——泰山倒屣——平淮西碑的

被磨滅——諫迎佛骨的前後——轉變了——祭鱷魚的一片

鬼話——高標衛道的旗幟——揭開假面具看看——一個投

機主義者。

不知爲了什麼一提到韓愈，我們便覺得有一位道貌岸然的人物，在眼前一現，心裡酸溜溜的不好過。也許是腦子裏的「貴恙」在作祟吧！然而蘇軾那一篇潮州韓文公廟碑，却不能把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廟碑上這樣寫着：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這真是一篇堂哉皇哉的文章，把韓愈恭維到「大而化之之謂聖」的地步了，無怪乎後世腐仔俗士，學究冬烘，只有朝頂膜拜的份兒，還敢道出半個「不」字！

由「起八代之衰」的裁道的古文，渲染出來一副衛道的面孔，再由這一副面孔，烘托出來一架不屈的傲骨。可憐後來的文人學士，便在這一尊理想的偶像前讚歌頌，把他高高的捧起來當作一位宗師，誰還能在這烏烟瘴氣中，辨出他的廬山真面？

退之先生究竟是怎樣一位人物呢？這，只好拿他的言行來証實了！

第一，我以爲他是一個熱中富貴的俗人，自然在過去的社會環境裡，「學而優則仕」是文人惟一的出路，什麼「爲藝術而藝術」，「爲革命而文學」一類的話頭，是絕對不能胡亂加上去的。不過即不律之以現在的道德觀念，就拿韓氏所最欽佩的人物——孔，孟——的話來說，那末他也未免太自貶人格了吧！且看他在應科目時與人書上寫些什麼！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然其窮溷不能自致乎水，爲殫殫所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轉之清波乎……愈今實有類于是……閣下其亦憐察之。

好一個「怪物」！因爲心懷着應試落第的恐懼，不惜犧牲一切，「仰首鳴號」，希望由王公貴人處拾得半點恩寵——憐察，這是頗偏風雅的行爲，幸虧他會用「衛道古文」的筆法，不然用語體說，便是：「可憐可憐我，看我一眼吧！」這豈不大露其卑鄙相，真不勝寒酸之至了。

貞元八年，韓氏奔走成功，登進士第。少年得意，趾高氣揚。便

趁著風頭，一面和故相鄭餘慶拉攏，一面上書宰相，希望能在政治舞會上，奪取一塊鞏固的地盤，爲將來安身立命之助。

期望著，期望著，然而終歸失望了。

人定可以勝天，一次失望算不得什麼，還是再接再厲吧，萬一有……。

再上宰相書，便在這「萬一有……」的希冀下遞上了。結果，依舊是石沉大海，佳音杳然。

你以爲他該灰心，憂憤吧！不，那是多麼沒有涵養，「遊之乎詩書之淵」的韓氏，難道還不記着孟子的教訓：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

不錯，困苦艱辛的境地，正是磨煉英雄的機會，勇於進取的韓氏，自覺得他在當時的文名，足堪震駭一世，於是三上宰相書，便在沉痛的心情下遞上。

能以古文嚇退冥頑不靈的鱷魚的韓氏，終於不能震動宰相們的心絃。結果，「萬一有……」的希望，幻成了水泡，一震蕩便毀滅了！於是「望望然去之」，頗有孟子辭別齊國，三宿而後出齊的姿態，這雖然比擬得有一點不類，其實也並不會厚誣古人！

三上宰相書都遭了碰壁以後，在韓氏這真是一個頗大的打擊，一個熱中的人，當然有些擠當不佳。爲了「青雲得路」起見，終於不擇手段了，在一個幸運的場合下，他結識了京兆尹李實。在這裏讓我抽暇說一說李實吧！據唐書所載：

貞元十二年，早，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德宗訪外疾苦，實諛曰：歲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於官，專以殘忍爲政。

這一段史實告訴我們李實是怎樣的一個貪污之輩，然而以宗室的

資格；便身居要衝，「枯籠而復，不循法度。」韓氏因爲落魄無聊，便不惜去依靠他。你要再還記得他板起面孔，對李翔說：「遊之乎仁義之途」的話，不知是否覺得有點無名的悲痛。不過監察御史官銜，不久便落到韓氏的頭上。

一步登龍的韓氏，這時心中盪漾着莫名的快樂。不過他過高的估計了他自己的身價，想再利用機緣挺進一下，也許會致身卿相，的確，誰敢一口封定他就配當個監察御史！

「也許……吧！」他便希望着這個「也許……吧！」的實現，於是高談闊論的上了一道疏議，討論的是關乎宮市的問題。

皇上這次沒有開眼，辜負這個自命不凡的天才，反而大加申斥，把他送往陽山（在今廣東）去吃苦，這真委曲了我們的古文家了！所以在他的送區冊序上說：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言語不通。

看慣了所謂「中土之民」的面貌的韓氏，在皇帝面前，雖然只能說些：「臣罪當×，吾皇聖明，」一類的言辭，現在確不能不把滿腔的苦悶，倒洩在陽山居民的身上，所以便借題把他們「烏言夷面」的祖傳的罪狀，宣佈出來。這，不用說是狹隘的地域觀念在那裡作祟！不過古文筆法，終於是有用的，這「烏言夷面」的封號，便給後代文學大家李金髮先生留了一個思想上的典型。那就是李君在他的大作試獵記中（見人間世第三十期），除把江北人不中看的地方一一發掘出來外，又口誅筆伐的斥責江北人爲「猿頭鼠腦！」話愈說愈遠，還是回到正文吧！

韓氏這樣可憐而可鄙的思想和行徑，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受環境壓抑的變態吧！其實，絕非如此。李肇國史補上面記載一段說：

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

這是貞元十七年的史實，是在他被貶的前二年。可惜這一類值得珍貴的史料，留傳太少了，而寫在傳記的東西，却都是些照例的與有意的點綴。自然，當歐陽修修唐書時，韓氏早就被送到廟堂去了，不大風雅的故事，當然都在屏除之列。

還有一件史實，在他生活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污點的，就是他親手撰的平淮西碑的被磨毀。

事實是這樣：

元和十二年，淮西流寇作亂，詔令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韓氏同時被奏為行軍司馬，賊平以後，照例得寫一篇文章，刻在碑上，歌頌功德。韓氏當然是再恰當不過的人物了。他於是借着這千載難逢的機緣，運用古文筆法，歪斜着意識，把偉績都加在裴度一人身上。自然，他的目的是在答報裴度提拔之功，何況這又是一「惠而不費」！不過事實是勝於雄辯的，擒賊有功的李愬，便忿忿不平，終於把消息傳入禁內，龍顏大怒，詔令磨滅，另撰一通，立在淮西。這一通碑文是大學士段文昌撰的。

也許有人要疑惑到李愬的功績吧！那就請看柳宗元上襄陽李僕射懇獻唐雅詩啓吧！柳氏說：

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師江漢以平淮夷，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謹撰平淮西雅二篇……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采而歌之。

本來李愬的汗馬功勞，絕非一通碑文所能掩蔽的，然韓氏只爲頌揚裴度，不惜歪曲事實，結果碑文被毀，連一方面說韓氏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蘇軾，一面也對着這一通被磨毀的碑文搖頭，再無法爲賢者諱了！

自然韓氏是有他光榮的一面的。這，在我看來要算他諫迎佛骨一

事了！

佛教在唐代可算作十分流行了，尤其是一般貴族和有閒階級，逢迎着君主的嗜好，昏天昏地的鬧着。有一天憲宗忽然想長生不死，便下令把鳳翔寺院的佛骨，迎到大內，以便晨昏叩首，頂禮膜拜。一聲旨下，天下沸騰。王公大人甚至有把頭頂燒毀，飢瘠齒破，奔走呼號，鬧得太不像話。你知道迎什麼佛骨？是頭呢？還是腳呢？不！是一節枯朽的指骨！

以關佛自命的韓氏，氣極了，便上一道諫表，說：

梁武帝……前後三捨身施佛，……後爲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願悔！

詞嚴義正，真可謂義薄雲漢了！可惜「聖上」一怒，又把他送到潮州去吃苦頭。

就在這時，韓氏的思想轉變了，孟子理想中的大丈夫，畢竟是標榜過高，不易作到；而且環境這個東西，勢力也就大得可怕，韓氏終於作了屈服的弱者！

大概在赴潮州的途中，早已打定將來媚上千祿的腹稿了吧！所以一到那裡，便上表謝恩，更不惜在表章裏替自己鼓吹着，而且還由不能挽回失去了龍恩，乖巧的造出許多鬼話。說什麼作了一篇祭鱷魚文，把鱷魚感動了，遠徙六十多里！

只要把諫迎佛骨和祭鱷魚兩件事前後相比，真是覺得滑稽得可笑，難道老佛爺冥頑不靈，而鱷魚反善解人意嗎？這是憲宗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的史實。不多日他便遷袁州刺史。好像祥瑞的徵兆，永遠顯示給這眷眷不忘故國的臣子一般，他於是又看見慶雲了。所以便上書說：

有慶雲現於西北，五彩五色，光華不可遍觀，斯爲上瑞，實應太

平。

出去讀誦以外，我再看不出他說些什麼！韓氏常常板着面孔，教訓人說：「勿誘於勢利」，而自己的行徑却是這樣，吾無以名之，名之曰：「自我分裂！」這也許不太過吧！

對這「文起八代之衰」的作者的古文，我不願再有所批評，因為前人早已給過了相當的估價，而把他送入廟堂去了！而且也正因為爲了這樣的估價，便造成了那末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其實就風格方面着眼，在我的心目中，總覺得他那幾篇原道，原毀一類被後人奉爲圭臬的大文，到不如進學解，送窮文一類文章，還有些情致，還有些內在的生命。自然站在衛道的立場來看，我這話便有些多餘了。要是有人還要拿「文以載道」的武器來吓唬人，那便只好由他去吧！

爲保持在文壇上已有的地位，韓氏便樹立了派別，以資號召。像孟郊，賈島，盧仝之流的怪誕作家，都是韓派的中堅份子。其實，孟郊自在山中度他的隱士生涯，賈島自在和尚廟中念經，原都無意求名，韓氏却再三慫恿，教他們應進士舉。結果一個跑到京師，碰壁而返，一個便還了俗，再追求塵世的浮華。只看賈島年過五十，才登進士第，功名誘人的勢力，也就顯得可怕，何況他在登科後中，又這樣說：

昔日癡癡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盡長安花。

其寒酸之狀，真令人深覺惋惜。而韓愈却說：「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以及「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一類的話頭來賞賞他。此外我們應該再讀一讀韓氏的贈賈島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天地日月頓覺閑；

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平心而論，這幾位詩人沒有一個富有叱咤風雲的豪氣，或富於深刻的表現能力，能在詩壇放一異彩的，然而韓氏却特殊的賞識他們，這能說他不是有意造成自己的權威，而樹立派別嗎？自然，你也可以說他是：「誘掖後進，不遺餘力！」不過在外面，韓氏確實是擺着一副衛道的面孔。李翱問他作文的方法，他高傲的說着「勿誘於勢利」和「行之乎仁義之途」一類的大話；馮宿問他作文的祕訣，他却告訴他說：「僕在京城，一年不至貴人之門。」意思是要把他以往的史實，一手掩蔽。這當然和他大罵佛家一通，因而貶到潮州以後，却和僧人大顯不斷的交往着，都是不可了解的奧秘，這正是所謂道學先生之所以爲道學先生吧，我想。

文壇登龍，固然不乏祕訣，但是在外面擺着一副道學家的面孔，拿着「代聖立言」的招牌吓唬人，却是不可缺少的，當然還須採用鄙卑的手腕去投機，譬如借着摔碎胡琴的機緣，便能一日名滿京都；以及把杜詩燒成灰，加上水喝了，以表示他深得杜氏三昧的文士們，都是此中翹楚！當然在送進廟堂的時候，這一切污點，便被衛道的古文所蒙蔽了。不過，一拳打碎了這紙糊的衛道面具，一針戳破了這古文的外皮，黃膿黑血都會流了出來！

載道的文學，在某一方面講，自然也盡過他最大的責任；爲人生而藝術的寫作，在理論方面講，也有牠不可磨滅的立場，這似乎不需要我再加闡發。然而把道學者當作偶像去崇拜，要拿他們範圍一世人心，而且也以爲他所護衛的道，必然能以負起這大的使命，確是我衷心所鄙視的！

一九四一，三月於壽秀園。



# 水的夢

慕容慧文

「風乍起，吹縹一池春水。」  
在一片靜靜的池水畔，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吟起這句詞。  
我望着鱗鱗的水波，一會向南，一會向北。自己真像身在一隻海船裡，海水是推着船板動的。  
然而，我活在世界上一二十年，却沒有一個見海的機會，海船的影子也自然難在腦中描畫出來，因此，時時憧憬着海洋與船隻。也許想象是美麗和幸福的，那麼，我希望永遠不要使想象破滅，變成事實吧。

我愛水，我愛深水的藍，尤愛淺水的綠。  
別告訴我的十七年的海濱生涯，你雖沒有厭倦那生活，可是我怕聽見一句偶然的言詞會驚醒我的夢；我愛水的夢，我已經幻想過二十年的水的夢。

那天，我同你在城裡的海畔走，你說：「這水多清，多綠，一望見底，你看水裡釣魚。」  
我說：「這水只是綠，只是清。合於文士隱客的吟詠，却缺乏海水該有的那一點壯麗。」  
因此，你會知道我愛好怎樣的水。一塊池塘的死水，是最靜謐和清淨不過了。然而，那是多麼平凡呢？水應該是流動的，為這四壁石岸給圍繞起來了。於是，有一次我決心捨棄所有狹小的水池。覺得唯有奔流的水，是值得人愛的。  
你又向我述說起那遙遠的海濱了，海上的棧橋，山上的信號，水與山連在一起。那裡的水才有真的波浪。

我愛月，你愛月，在一個月夜裡，我們同上一隻小船。船仍禁澗在一塊較大的海水裡，不讓我們盡量划去。  
我要你為我撐起雙槳。你竟答應我說不會。  
「我沒有話，住在大海濱的人，不會撐船。」  
「因為海大，風浪大，船也大，一個人決不敢輕易推動船隻。多半是水手們替船客撐。」  
我沉重的負擔，去和它反抗。生命處處都不可捉摸，換句話說，生命也是處處遇到阻擋。多數人只是適應生命，很少有肯自己再肩起

記得那一個暖日的春日。我們追隨著一條小河；  
「這有那樣的江南風味呢；兩岸的垂柳和鬆軟的土地。」  
「不，岸邊還有山，這是長江的三峽了。」  
「我們的想像造得多美妙。比起齊在這不是更逼真嗎？」  
「遠流的一葉白帆，在海上的船裏，多麼美！」  
「我們的船沿着長堤，過蘆葦，穿小橋，直入大海。」  
海水是深黑的顏色，風浪湧着船頭，身子飄飄不定。我第一次體驗到海行的風味，遂一齊奮勇前進，在和風雨做決鬥了。

# 夜

一月滿樓譚藁之一

公孫縹

因為時光的流去永遠是無聲的，使人的思維遠托之於過往裡，總若一張無色的空白。設捫胸自顧，日子真的便蕭然而來，又蕭然而去嗎？那就很容易引起一種暮年的感觸。雖說我們全當奮力充足方過弱冠之年。有多少悲觀的預言家，給我們發現人生的癡癡其最大之理由，乃皆以為「老了」。尤其在我們自身所處的國度裡，出世消極念頭很早的就爬到每們榮生的青年心上。我說人們的撫嘆流光之速逝，原是自己不思進取的表像，如遺傳病症一樣代代相傳延，比如我中年的父親向我說：「我老了，看你們的吧」。以後，當然我也會把這句自慨的銘語相襲的傳下去……這要說來，我們對於光陰真要負一個小小罪名，可是誰讓我們生來偏偏有所憶念與思索呢？這是人類所以稀靈的原因，也是「五味」能由人生體察出的原因；每天夜晚在牀上不寐的時候，你想吧，如果你會清楚的認識「夜」，牠可以給你一種純啓，在靜靜的，靜靜的無望的氛圍下。

夜是一天的終結，牠把整個宇宙給吹眠了，牠用一襲朦朧的縹紗罩住有形一切。甚至明月步履，也是輕悄無聞的，但我不知因襲那種管覺上的實觸，我覺得夜不只神秘，却於神秘之中給送回更神秘的回憶。十歲以前，小小心靈中常有個古怪念頭，覺得夜是一天的最後掙扎，就彷彿人的暮年；由午夜以後，便像人之接近臨終的最後一口氣；比如天將破曉，東方慢慢現出魚白色，就不啻於一個迴光返照。將斃的人，在喘上生命裡僅餘的呼吸時，定把生前仔細回念一下；據說是在自省一生中作錯多少是非，爲了多少善行。天亮了，可比作某時期的人被流光擄過去了，下剩一批另個時代新添的幼小之靈；農曦。由於此，那時我真以爲夜是生死之交，從僕役口中鬼怪故事的灌輸夜來了，惟怕自己被個什麼希奇害怕的東西所拘走，這只是那時戀惜弱小自己而已，現在撫今追昔，覺得可笑的離奇，而多少，多少長夜「被自己生硬的睡眠不睡中過逝，可是，我對於靜夜，就有了赤裸裸的認識了。

說到夜，就想知昔日我之與夜所給的因緣。彼時怕夜，而今確覺靜夜可戀可歌，因爲我的每段有意義的生命過程，其背景泰半是爲「夜」所遺謀的。就說此時吧，能使心平氣穩，提筆寫些東西也皆爲靜夜所賜予夜，夜的本身是靜，但常被借于酒綠燈紅，便顯得十二分的厭人了。其實這也是事實的兩面，另一方誰能計算有多少貧極對泣的弱者，趁靜夜中無限自然安排的幽影去埋怨天地。說夜是對於本身毫無喧嘩之意的，你可以摻住愛人去吻，你可以自檢一日的生命……你可以哭，可以笑。但一切皆無聞的靜，

我們的船多麼渺小，就像是方子在山頂所見到的微小黑點。然而，十九世紀的輪船却置在陸地上，做撫弄的玩物了。唉，歷史的變遷，水的夢，前人的夢早已成爲事實，事實又隨流水而成新夢。

一直到望見遠方的山光塔影，夕陽中的一二槍聲，和水裡突然出現兩隻鸞鷀。遂有人吟詠起一行古人詞句來：「畫船輕，雙浴鸞鷀出淅汀……」

我才驚覺於自身的地位。我們是來遊戲，是生命中浪費的時節，是夏日的白日夢，一切都是空虛的設想。

但是，從這以後，我更愛水，遂不願去爬上了。有一天，你告訴我：「風最討厭。在這裡一陣陣的風草不得甚麼，然而，小船都要趕快收起槳。在海洋，輪船足可抵禦一切，可是，風反而沒有一點了。」

本來，一切都像是在相互的戲弄。命運和人生永久是不技巧的。也正因为這樣，我歡喜過夢中涯，想象日子。

水的夢……永久做着長遠的水的夢。象今天夜裡的大風，並沒有把我的夢吹滅。

這是幸福和美麗的，它們又是自己的織造，我該把這夢境獻給誰呢？讓我們再共同夢幻一片水，水上的船，船上的水手。因爲，水是生命，船是生命的目的，掌舵的還是我們自己。

(三〇，四，十四)



靜得讓你發愁的是夜呵。

現在我把燈擱滅了，且仔細認識認識夜所據有的風情：我可不知道說些什麼是好。我聽見了鐘的「滴答」聲，如有節奏的哀樂，規律的慢慢述說時光怎樣遠別我們，把我們的一天迎來又送去，想吧；又把我們送到天堂呢，或地獄呢，反正終久是會那樣的作，擱去我們的驚惶與恐懼，牠用懇定老年人的音調，在夜中也向我們囑咐了。我又聽見長長的汽車笛聲，從繁華的夜筵回來。是的，還有風聲，和夜行人的清漱咳嗽……

有多少人談過夜是神秘的，因為她暗淡了，她把美麗給埋葬成無色，使醜也失去陋形，把紅色變成黑紫……於是人們便有很多的景物可欣賞，很多舉止可以作伴。而我覺四季之夜是隨天時而遷幻，各有其佳妙的；比如夏夜清爽，適于愛人的甜言蜜吻。秋夜慘切，合宜一人的垂淚幽思，冬夜最靜，可把自己的未來與過去都有個參照取得評結，指示生命。春夜溫柔，凡一切溫柔的想像，舉止，你全可以按溫柔的途經去行吧。莫要辜負夜，夜也絕不封你薄情，抓緊了夜，不然你會感到她的匆匆，是的，當你聽到第一聲雞叫，就晚了。夜來，夜去，一串串的夜就織就了你不可追的年齡。

幾年前，我初戀上一個女孩子的時候，皆在夜晚幽會，那時便恨上為什麼日子之中偏偏有所謂的白天。以後每個短促的夜我全認得很清楚。說實在，那時夜全被我們的一種行為記殺下了；初次的靈吻，青春的接觸，多少海誓山盟……唉，夜是多麼的可戀呵。之後，我們便睜離了，異地相同的夜，却被我恨起來。我恨夜會把我的如火如荼的熱情時光回映出，每夜孤獨依窗，心神頗為悵悵，不消一月的對遠人懷念，朋友們全說我憔悴了，但有誰更清楚我對夜的私衷呢。終於我們由生疏而絕交了，然每個不眠的夜晚，能想出的過往時光，也是與那個女孩子夜中聚首的時候為多。我想一忘而擺脫，想記得乾乾淨淨直至今日，倘如罪愆不能使我忘却。是的，設若我在記憶中失去某個人是容易的，但我決不能力使從今後就沒有這了這的靜夜。

依我自身講，現在我愛繁華的鬧夜較淒涼的靜夜為勝。我認識了沉醉夜晚的溫存，是足以使人樂以忘憂的，今年冬日，過了更多的夜生活，對另外一種「夜」便更形親切了。寒風霜夜，踏月歸來，即寒驟又落漠，回顧雲那間紅唇美酒，輕逝如烟。但這也是給我們日子的一種註腳，歷史不也是那樣造成的嗎？寒蟬映雪，總是我們自揚的景像，借一個刻苦的舉動，真的對生命就會有了新鮮的編排？

小時，曾挑燈夜讀過。猶憶夜半點了一隻蠟燭，用疲乏的眼讀看蕙黃的古書，影子幢幢的在牆上搖擺……但，這種勤苦給我留了什麼呢；一對未老先散光的眼，使我永遠對宇宙模糊朦朧。反之，不是夜也再不會點燭的，那麼，夜到底是種什麼東西？看它——夜者是嫵媚的來，又嫵媚無聲的別去！

生活小品之一

三十年後

看過了幾本歷史書藉以後，知道歷史都塗滿了「進步」與「幻變」。於是，古今許多多多的事蹟，便常常若青煙似地爬上心頭，又彷彿若青煙似地消散了去。兒時的青煙，自然也是小小生靈的，現在又重踏進胸中，自己不可不憐的靈魂，無知的，幽默的，可憐的，現在又重踏進胸中，自己不可不憐的。然而，那都是過去的一點點，生靈，且都為自身所經過的一點點，在每一憶起，便不禁視同幻夢。但是，在未來的時光裡，那些未來的，命運，又何嘗不似幻夢！因此，我常常幻想着未來，這和幻想著過去是具着同樣的心理。未來本是不可知的，但強欲所知，那便只有幻覺的出現，可是「命運」又怎會有異於「幻覺」呢？我所快，雖然未來感有一種神秘的幻夢，但我却逸然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安快。有時，我常常想到了三十年後的未來，我有一件什麼世界的一種生活，在什麼樣的一個時候，我底心便非常錯綜。我感覺到未來的世界，地便非常錯綜。我感覺到未來的世界，不幸的，倒，是充塞着光明和偉大，是矛盾的，不合邏輯的，況且都是無法証實的。就和夢那樣的！都是放滿，了悲哀，不是和神密的靈氣，一支山





# 「難狗」

• 雋方東 •

是深寒的天氣！

午飯後，正閒圍在爐邊，消磨着寂靜的時光，驟間，不知由那兒蹣跚起了一陣喧嘩，街門外，有雜亂的腳步聲伴合着人們的呼喊，間或一聲兩聲敲着門聲打在地上的音響，隱隱在一塊兒，慢慢便又散開來，由遠而近，而近而又遠地漸隨着空氣的波紋而消失了。不料才沒停了多少功夫，就像緩盤滾砂粒般，什麼地方一沉下去，又都聚集到了一起。

我正在給葫蘆姐纏着毛線，偶然聽到這意外的吵嚷，不由得射出一道驚異的目光，直向窗子外邊擡過去的。

「怎回事？」——葫蘆姐也在那兒無標的地疑問着。

這當兒，一種年青人的好奇心，一種熱力燃燒得我什麼也顧不住的，乘着疾風，飛奔到門外去，用探奇的眼光茫然地四下張望，却見湖岸的一邊，模糊中好像有一羣人雲集在那裡，追着，趕着，又像捕打着什麼地呼喊着。一會兒，當中如同有人釘上了個大長棍子樣地，緊跟着發出了連珠般的慘號，那慘號好像帶着幾聲絕命的吶喊……

我飛快地跑過去！

容我奔到跟前，焦燥地從人羣的隙縫窺視過去，那真實的景象映進了我眼簾的時候，一股強烈的酸楚湧上鼻頭，呵，天哪！原來他們正捕殺着一隻幼弱的稚犬，一隻沒有思想，沒有拒抗力的生物。這一堆粗野的湖民們各個都逞着威風，那種臉上得意的表情，叫人實在記不起他們的屬性了。

此刻，我肩總在寒風裡，兩個拳頭下意識地緊握起來，我的心花怒放，我面朝着這一幕難以忍耐的慘景挑起了深重的憤恨。

我要做這件平復心潮的事情。

撥開人堆，我擠進去，滿臉氣憤的喉頭要吼出幾聲驚人的呼叫的，然而，人的吵嚷繼續着，而那幾聲絕命的慘號漸漸地低落了！

這時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種絕望後的反抗，但那可憐的稚犬慘慘吶號的餘音怎麼也攔不散我堅硬的感觸的，我鑽了進去，對着那個正直着雙叉的野人痛詆他的殘忍，我不知都向他說了什麼，我只記得，容我將一低下頭，隨着鐵叉的銳尖望過去，我看到了那血肉模糊的一片，我的腦海馬上昏沉起來，我幾乎迷了過去，不知道誰的一隻大手把我從人羣裡扯了出來。

我向那邊的路上移動着沉重的脚步。

彬叔叔不知什麼時候跑來我的身邊，責怪着我的多事。對於這類變性的人們，能够理解什麼呢？！

幾天之後我得到了關於那狗的一些傳說，而這時候，那吼號者的皮肉恐怕已經填補了人體細胞的脂肪。歲暮本是該犒肉勞的，但是，只爲了一肥自己，而不惜殘酷地屠殺，牛美其越貴了，然而，守門的義犬也當不是這上肉吧！

有很多朋友，因爲命運，就在旅途的中點上，不覺不覺地沉入了空，就像一顆石子，爲小孩子投向了空，一樣，它落了下來時，就靜靜地和泥土一得紀念，遺憾也是在不免的。如果果一位很好的知音，若三十年不相識，掛滿了白鬚子，彼此見了面，相識，隨生得如同行路人，見了面，不會再想起頭來，都要暗地裏說一句話，二人都要暗中偷低詢一句話，「那人不是誰？」等到彼此互相認識以後，不禁道起了三十年前的舊事，彼此大加感慨！覺到時光之快，真是一白駒過隙了。

如果現在的生活，多少是有幾分荒唐的話，多有幾位女界好友，三十年後，她們自然都已作了有夫之婦。甚而妻兒孫，雞皮鶴髮，太太一位位戴着花鏡，都不再像當年那樣歡迎談話講愛了。

在過去的時光裡，對於那些小事業，我非常抱有信心，同時我幾乎是很少失敗過，我底毅力是生而有之，我對生活上的熱情，我底過都在灌注着我可能的熱情。我底過去如此，但我不可不瞭望的未來呢？！

這未來的三十年，好似一條平坦大道，不實際也許是崎嶇難行的坦途，我將向前奔去，播開雲霧，讓永世的光明常在，照在我底路上，讓我的底心懷，以及我底事業，我是這般希望着的。

然而，想來想去，終久化爲一個什麼樣的疑夢，是不能預知的。於是我也就不敢再多想下去了。

# 小碩爲

雪·生·

碩爲是個年方十九歲的男孩子，他有聰慧的頭腦，靈活的身體，一雙烏黑的眼，不時突突的閃出少年英俊的光彩來。他最大的特長，或說最惹人喜愛之點，還是他那付永遠天真，和藹可親的面孔：「碩爲誠然是個有作爲的少年！」他的親朋都是這樣的誇獎着。

現在碩爲已是××大學二年級的高材生了，他誠然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尤爲同學所稱道的就是他的天真和誠實！但誰又知道碩爲自己內心深處的隱憂呢！

當碩爲還在小學四年級讀書的時候，有次國文教員劉老師給他們講「後生可畏」四個字的意義，他嫩幼的腦子裡就已深刻的印入了這四個字！他常想：「我不正是劉老師所說的『後生』嗎？我將來一定要作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這，在別人也許以爲碩爲太妄想了，太不知自量了，然而自以爲英俊有爲的小碩爲確是在這樣的想，且這樣的決定，又確實這樣朝這目標努力呢！

最使碩爲希奇的就是：爲什麼一般文人騷客總是無病呻吟的說些什麼「馬齒徒增，歲不我待。」的洩氣話，他們爲什麼不去作驚天動地偉的人？或爲人類謀幸福的犧牲者？爲什麼一般年富力強的壯年人和正當立業的長年人不去按人類最高理想去立些偉大功業，卻終日苟苟營營上詔下欺的做些毫無廉恥的事情？尤其使他希奇的就是爲什麼

每一個應該天真正直的人都帶上了一副假面具？

碩爲的年齡日長一日，人們喜愛他的心也隨着增長，他的學問也正在突飛猛進。然而，在這增長的過程中，尤其一年來大學生活的過程中，他漸漸的覺悟了他以前所希奇的疑問是多麼幼稚，是多麼的缺乏經驗，他慢慢的找到了對那些疑問的答案，很滿足的答案，因爲這答案是他自己親身的經驗所給的。他也確實學會了回答這些疑問的方法，因爲當上帝問他：「你爲什麼失去童年時的天真」時他也會帶上一付假面具同答說「我並未失去童年的天真，不過現在學得較比老練罷了。」

## 二

是一個初秋景色，××大學的校園是非常美麗的，一進校門就可見到綠的樹，綠的水，綠的芳草，綠的令人可愛，天空的雲影，岸上的樹影反映在湖水中，真令人起一種不可名言的美感，到處是鳥聲，到處是花香，知識階級的少男少女們，浴沐於這種大自然的美裡，真是幾世修得的幸福！

碩爲抱着滿懷熱望，欣喜，也步入這世外桃源的學府來註冊。碩爲的家庭是極其寒苦的，父親終日奔波換來的不過是每月四十大洋的薪金，這不過將移一家七口人糊口而已，那有錢來供給碩爲入這貴族式的學府？碩爲這次的入學也是爲了幾個友好的資助，和父親到處的借貸而實現的。因此他更小心翼翼的預備着盡他最大的努力，以享享

負了愛他之人的心。

註冊的屋子是一個長形的大屋子，屋中有一些長形的棹子連接的擺起來，桌上不過是一些墨水瓶，鋼筆，註冊表格之類的東西，桌子後面坐着一般西裝革履神氣十足的職員們。與頑爲一起進去註冊的還有幾個新同學，第一個進去的是個油頭粉面，穿着西服的青年，操着滿口英語與第一個桌子後的一個職員刺刺地糾纏不休。那個職員，是個矮胖的身材，戴着銀絲的眼鏡，一邊與這新生說話，一邊不時的作出頑爲所最認爲討厭的、假冒的、諂媚的笑臉來。原來那西裝的學生，是城裡某美國學校的畢業生，所以說英文倒比較中文流利得多。頑爲雖然已是高中畢業的程度，但還不能十分聽清他們用英文所爭論的是些什麼，不過大約的聽出，好像是那個學生要求不合規則的入學，經過一刻多鐘的糾纏，那學生才憤憤而去，那肥胖的職員還慌不迭的站起來點頭目送。第二個註冊的學生就輪到頑爲了，頑爲最不喜歡給人難堪的事情，所以他很謙虛的問着：

「先生，請問註冊的手續是怎樣的？」

那個矮胖的職員裝沒聽見似的呆了一會兒後，帶出不耐煩的樣子向對面一張小桌子（問事處）一擺嘴，又轉過頭去和他旁邊的職員說話，

頑爲並未會意到他的動作，又天真帶笑的問道：

「先生，請問註冊的手續是怎樣的？」

那位矮胖的職員收起剛才的笑臉，板起可怕而又可憎的面孔厲聲說：

「你不認識對面桌子上的字嗎？看看再問！」

難過，憎惡，不平，無力反抗，侮辱……種種的感覺一時都聚在頑爲天真的腦海裡，他像一個才生的嫩芽，頭次受到暴風雨的摧殘；他像一隻活潑的小貓，頭次受惡作劇的孩子的虐待；他又像一個頭一次被惡主人鞭打的奴隸。他不明白他爲什麼被摧殘，他又不明白

他爲什麼受虐待，他更不明白爲什麼無故的受人鞭打。

頭一天的註冊手續過去之後，所帶給頑爲最深的印象，不是華麗的學府，不是友愛的同學，更不是和藹可親極力幫助人的教職員，而是使天真的頑爲不明白的一種初次威脅與打擊！

### 三

一年的大學生活就這樣匆匆的溜過了，頑爲的老同學，老朋友以及他的父，母，兄，妹都漸漸察覺頑爲對人生態度的改變，他滿懷的熱望漸漸由熱而溫，由溫而趨於毫無情感的「冷」了。一年一度的暑假又到了，這是一個可怕的暑假，一個難度過的夏天，爲了自己的繼續求學，他不能不在一個銅臭氣味十足的富商手下充當「差人」的賤役，這真是萬分不得已的事，誰也不會想到最愛頑爲的慈母會許可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孩子去爲人傭工，因爲頑爲的母親在她的鄰里中向來是以慈祥聞名的，當頑爲家中還富有的時候，她會幫助過多少的窮孩子念書，記得還有一個冬天，她會爲一隻被人拋棄路旁的小狗流淚，並且抱回家中，那就是現在頑爲家中最忠勇的熊兒。誠然，頑爲慈祥的母親真沒想到現在他自己的兒子會爲人家傭工，這在她慈愛的心裡又該是多麼隱痛的事呢！

這個職業也是頑爲自告奮勇去作的，頑爲本來是個內趨的孩子，見人多少還有點怕羞，他也知道一個大學生傭工於權門之下，是件難過的事，尤其遇到一般同學，更不免有相形見拙，自慚形穢之感，但他覺得爲了求學，爲了年老的父母，爲了一切愛着他的人們，他誓願硬着頭皮去就這種職業。

是一個炎熱的下午，頑爲作完了一日的苦工，預備回家，去享受自己以爲是人生最美的天倫之樂，藉以消除日間的疲勞，苦悶，他每次投到父母的懷中時，一切苦惱都會從心頭消失。誰想到這一天禍從天至，他的老父親爲了勞力過度而備重症，已然臥病於醫院裡了。

大夫說他的病勢很重，每夜必須有人在旁守候。這是不容碩爲推却的責任，他的孝心，他的愛心，他的悲哀，使他雖然勞苦了終日晚間還得小心翼翼的守候在親愛的父親的病牀旁。

才只三四天的光景，碩爲的面容已異常憔悴，兒時豐滿紅潤的面頰，已剩得一層黃皮包着幾根乾骨，慈愛的母親更不知爲他暗暗的流了多少眼淚。

#### 四

才早晨六點鐘，碩爲含着淚離開醫院中臥病的可憐的父親，滿懷悲哀的，無可奈何地走向那家富商的家門，預備再出賣一些自己僅有的血汗與精髓。

「爲什麼這晚才來？」一個中年婦人聲色俱厲的問。

「……」碩爲默然，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快將這一堆書放在客廳的書架上！」

「是！」

碩爲小心的把書一本一本的放上書架去，心裡有說不出的悲憤，他願意大哭一場，他願意作一個土匪，不，一個英雄，把那可惡的婦人置於死地，一洩胸頭憤恨，但他實在沒有這種勇氣。

「爲什麼你不先墊紙再擦書，看把書都弄壞了！」

碩爲剛受完了女主人的責備，一個滿臉橫肉的富賈——男主人，又來憤憤的挑毛病。

「是太太叫我這樣做的。」

「胡說！」接着一個大耳光！

碩爲眼前模糊了，他想到病牀上面色蒼白的父親，他想到最愛他的母親，他想到他自己天真快活的童年，他再禁不住想這些個了，他精疲力盡的身體不能再支持了，一陣眼花臉亂，他憑空地倒在富商的寶藍色的地毯上。

# 詩 歌

## 自與你分離

露 莎

自與你分離，遂如一葉孤萍，  
任流水送到天涯，  
又蕩回池中。  
蓮的六月嬌顏，  
有綠荷  
拂過薰風；  
牠們譏笑我，  
我啊，我這一葉孤萍。  
× × × × × ×  
自與你分離，遂如失侶悲鴻，  
江北解凍，我獨展翅飛來，  
無友伴我遠征。  
明月皎皎，疎星晶晶，  
誰聽我引頸喚長空？  
排成字形的雁羣，  
遺棄我，  
我啊，我這失侶的悲鴻。  
× × × × × ×  
自與你分離，遂如陌上飛絮。

隨風捲向簷下，  
聽他人窗內笑語。  
粉蝶雙雙過牆頭，  
點綴離邊新綠；  
牠們對我驕傲，  
我啊，我這零仃的飛絮。  
× × × × × ×  
自與你分離，各自東西，  
流水沈砂，兩不相依；  
狂風故意咆哮，  
摧折我殘弱心機；  
夜雨更淒涼，  
向我階前滴，滴。  
沒有你的手，  
再抹去我眼角的淚；  
沒有你的聲音，  
再平隱我不寧的心神；  
我只獨對那一彎缺月，  
共鬱弱流光依依。

## 又是一度哀傷

霧 珠

我是哀霧中天生的遊人



任憑上帝酒給人間多少甘霖

我永遠抱着一朵愁雲

僵臥在這凄苦的孤墳

慈悲的人兒看不透我的心

雖然我已挖開心房血淋淋

人家的眼簾

永遠掛着蒼綠的彩雲

桃花謝了，不是還有菊花兒的清芬

你是當空的廟陽。

萬人膜拜的天皇。

我冒味的獻給她的心。

賜給我的自然是憂傷。

不怪西風吹走我夢中的天堂。

只怕慈悲的人兒。

看不見那淚痕汪汪。

我已穿好了黑色的新裝。

翹腿死神以命令來安葬。

我隨他迅速來臨。

苦海邊的彷徨。

零遲之別無此哀傷（注）（非凌遲乃零遲也）。

## 寄語

霧珠

自從那個時候。

燕子呢喃，香絮翩翩。

都是來點綴春愁。

世界上找不着愛我的相思子。

任你撒遍了天下的紅豆。

池裏不見陰陰鶯意。

辜負了春水如縷。

× × ×

寄語欠情人。

今年的春天還如舊。

！！默默的等到中秋。

西風吹來。

只不過添上一層愁。

而今我爬到最高樓。

無情的流雲飄飄過。

那處天邊有沒有。

× × ×

寄語鐵心人。

今年的春天不如舊。

不見綠肥，只見紅瘦。

費盡了熊熊的陽光。

溶化不了一點陳鏽。

雖然我已恢復了。

星雲時代的溫柔。

錦瑟年花將凋謝。

萬花如繪春早透。

而今尚不醉醺醺。

過時何處再尋芳酒。

## 寄給我失去的人

魯克

### (一) 憶往

妳和我在月光中冰上邊漾；  
妳和我在熊熊的火上烤過肉嘴？  
妳和我絨獸的窗前讀書；  
妳和我談過性情心腸。  
但是當愛字從我嘴邊溜出的時候。  
妳偏要告訴我妳是無心的大方。

### (二) 米粒

米粒一棵一棵的放在路旁。  
小鳥會自己跳到我的手上；  
我若滿把的扔給她。  
她就要飛去了。  
我不是不知道這個。  
可是爲什麼我非要使用這醜怪核倆？  
誰知道世上盡是衣架飯糰！

### (三) 我

我會驕傲的信任過我的眼睛。  
我也曾謹慎的貯藏我的熱情。  
想不到我的眼睛會迷茫。  
我的熱情會換到冷和涼！

我只有對我自己失望，只有心傷。

### (四) 消失

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我的記憶會從睡夢中消失。  
我的嘴不會作它的道路。  
我的心不會作它的家鄉。

## 故鄉夢裏

維薇

再見，再見，我故鄉的家園！

消隱於夜霧雲烟！

如今我孤獨的在這世間，

這廣闊的，無限廣闊地沙原！

即是漂流到無盡的遼遙，

我不怕尖冷的風，

我不怕饑餓的荒，

但是——

不要驚寒我內心的悲傷，

因爲我遠離了父親，

也離開了慈愛的母親。

我懼怕着這些陌生的神秘的笑臉！

時光在我爲昔日的憧憬徘徊而消失，

再不會聽到古城的歌聲，

再不會有夢裏的天國出現！  
誰說生活不像是隻尖利的皮鞭？

咀嚼着一片異族的酸味，

盼望着安慰——

像蜚居的蟲類期待着春天。

## 含羞草

白練

◇那夜吃梨

記得那夜里：

×家姑姑在我家養病

因為咳嗽常嘔吐

召使我買梨醫症

◇

買回來，將梨

擱在紅漆的桌子上

◇

未待多時

姑姑打開了紙包

忙送給我兩隻赭色的糖梨

偏巧，媽媽走進來

看見我對梨咀嚼

忙出口說我「不知羞！」

突然紅了臉皮

把不自由的心情挪來

像一襲要降雨的霹靂

震走了我一味的高興

◇買白薯

裂縫的門前

傳進喊叫的賣薯聲

◇

平日慣成吃零食的習性

今天又被舌液逗起饑涎

一走並兩步

偷偷悄的溜出二門

◇

定神站在石階門前

把精氣振起

像一位熱心的願主

挺挺我的腰支

◇

向四周打旋臨陣

一幫可惡的孩子

將賣白薯的人圍住

等一會不來

氣的我喊起聲來

「賣白薯的，你還不來

我要打你這小子……」

我口里唧唧的微語着

◇

又等了一刻

◇

他仍舊還不來

氣的我又喊起聲來

「泡了嗎？泡……」

他像響子不回答

在忙忙的答對着

最後的小孩子

◇

我等得發煩了

◇

心里還跳着

怕媽媽出來生氣了

賣白薯的真忍氣

叫我的體液打滾

◇

他可過來了

◇

把挑子放下

他不耐寒的伸出手

那樣的黑而粗糙

讓人看見真難堪

「買吧！不乾不淨吃了無病……」

心里猜想着

◇

隨手拿過烤薯

◇

薯是熱得燙手

總之，吃了解饑無病

◇

進了大門

◇

又偷偷的溜進二門

這時，瞞了媽媽

上前向媽媽討好

這時氣了媽媽

好像有千丈埋怨

口里的話兒

數着樸素的生活

叨着金錢的來路

憶起了往事

映出了我的兒時

但，——我怎敢向前勸

怕她傷心口叻不倦

自恨，自悔，自嘆……

事情已經做過

搜也搜不回來了

◇ ◇

看看桌子的烤白薯

牠們向我微笑了嗎？

（冒着香氣似的！）

我！我怎樣吃下去！

◇等着買燒餅

等着買燒餅

在我校門前

飢餓的心：

恨不得抓住賣燒餅的人

把他調問

把他痛語

爲什麼來晚？

把我餓得無力了！

◇ ◇

但，賣燒餅的人

沖然一口氣不放

看去——

好像是自任其遲

其實——

「餓」的滋味

是人類之敵！

爲什麼不難受？

（三月，十五草成）

## 小說

## 綠陰下的日子（上部）

·麥靜·

一九××年間，我在上海一家報館作事，因為工作操勞過度，又兼係作客他鄉，飲食起居都不能有一定的規律，遂得下了一種慢性的胃病，看情形非常嚴重。這時自己也頗有易地療養的意思，只是想到一離開報館就等於失了業，靠賣文度日那種狼狽的情形自己總還記得，所以這個念頭也就無形打消了。其時北平方面正新開了一家書店，老板是我的一位多年的好友，他這個書店却是以繙譯的書籍為主，遂寫了信來，希望我為他譯幾部重要的大部頭的書，信末還提到假若現在手邊一時就需要錢的話，一切都可以商量。我接到這封信，便寫了回信去，說是自己現在正鬧胃病，倒頗有暫時離開上海到別處玩玩的意見，不過假若真到了北平，書譯得否，倒很是問題。信去了不幾天，這位朋友的信又來了，好像這樣一來他更理由充足，無論如何要請我過北平玩一趟，說書譯得出譯不出倒沒有什麼，到北方來換換空氣，看看太陽，對於自己的健康總會有一點幫助，又說他們一家都住在中南海，那里風景清幽宜人，養病讀書都是極理想的地方，我得到了這封信，北上的意思就更堅決了，遂以易地養病為理由，向報館方面告了一個長假，帶着一點蕭條的行李，飄然地登上了京滬車。

這時正是春天，舊年剛過去不些日子，火車經過一簇簇小小村落時，總可以看見那一排排土牆上有一些寫着吉祥話語的紅紙條兒在春風飄蕩着，彷彿還殘留着一點年節的意思。聽說北方去年天氣過於暖

和，所以今年春來的特遲，天氣也特別寒冷，果然快到天津時，就看到平原上白漫漫的一片，車向平津途上進行的途中，快到黃昏時分，那北風一陣的緊似一陣，不一會工夫，又漫天落下一片一片的雪花來了。

車到正陽門車站的時候，已經七點多鐘，我看天色已經不早，這個時候去打攪朋友們太不方便，並且在這冷雪霏霏的黃昏裡，實在急需一個溫暖的地方去安歇一下，我便讓洋車把我拉到西河沿一家旅館去了。

我看好了房間，茶房拿旅客簿來填寫的時候，我猛然想起八年前初到北平的時候也正是住在這個旅館裡，時光不留，自己也消沉到如此地步了。茶房走了後，我一個人坐在火爐邊靜靜地吸煙喝茶，覺得很是無聊，便披了那件舊大衣慢慢地走到外面去。

這時正是前門一帶最熱鬧的時候，雖是在落雪的夜裡，滿街仍是熙熙攘攘的，行人車輛都不見得比平常稀少。我在人群中走了一會，仍覺得漫無頭緒，並且那刺耳的無線電放送聲實在吵得我頭昏腦脹，想起自己到現在還沒有吃下一點東西去，便走進煤市街一家飯館去了。

這家飯館在北平總算得小小有名，尤其小吃點心做得很是精緻，我找了一個單間坐下，伙計拿上菜牌來的時候，我竟胡胡塗塗地點了三四樣菜，伙計問我您來二兩白干嗎，我也不知怎麼發了一聲，他答應着走了。

伙計送上一碟菜來，接着又來了一壺酒，我自己斟上喝了一口，竟有說不出來的感想。這三四月來，自從我們的胃病覺得漸漸嚴重以後，我可以說是滴酒未沾，自己總還是感情脆弱，不能承受外界一點子刺激，偶然的天氣的變幻，和一點天涯落莫之感，自己却又會無端地拿起酒杯來了，所以儘管喝着酒，心裡還是一樣抑鬱，一點歡愉的心情都沒有。北平這個地方真可以說是皮黃劇的發祥地，飯館伙計們也專會迎合顧客的心理，看我吃完飯，送上手巾來的時候，那伙計笑嘻嘻地對我說：

「您回頭上那兒，聽戲去？」

「唔。」

「今晚中和昇程硯秋，慶樂是馬連良，我跟您拿一張戲單來。」我還沒有答應什麼，他轉身出去便把戲單拿來了。

這是戲院用紅色石印的特大戲單，專在各飯莊酒肆散發的，我一眼看去，便見程硯秋底下寫着紅拂傳三個斗大紅字，由不得一笑，這一笑不打緊，伙計便站到我會有去聽的意思，忙在旁邊湊趣說：

「您就上中和罷，要不告訴櫃上一聲給您先去買票。」

「那倒不必。」

然而走出飯館來的時候，我的一雙脚便真的由不得往中和那邊走了。

今晚上座真算不壞，我多花了一塊多，從一個茶房手裡找到了一張第五排的座位，走進去看的時候，台上正在演着一齣武戲，滿園子亂哄哄的，似乎離紅拂傳上場還有好一會的樣子。我點上一支煙慢慢抽着，眼睛只顧往四周圍的觀眾看去，一點聽戲的心思都沒有。其實我今晚根本就沒有聽戲的意思，一則是由於伙計的鼓吹，二則想起回到旅館後還得受難捱的淒涼，所以走進戲院來實在只是跟大家湊一分熱鬧罷了。我覺得我這樣聽戲實在跟在十字街頭的塔裡看過過往的人一樣心情，眼前的景象似乎與我有關而又無關，它只是我心情的

一葉風景。

於是我發覺緊靠我前邊第三排中間那一排左邊上有一個穿紫紅大衣的女孩子端正的坐着，她的頭髮柔黑而且脩長，輕輕依偎在那雪白的前額上和玲瓏的耳朵邊。我看得見她有一雙大而美麗的眼睛，水汪汪的明亮亮的，於是真乃顯得眉如春山了。

我看見這樣一個人，心裡突然爽快起來，說不出的歡愉從心底升起，而我又不至嘆息。

她在這個戲院裡也是孤獨，身邊空着一個座位，大概是表示她在等待着一個人罷。奇怪得很，我只要在戲院裡看到一個孤身女孩子，我覺得這個人的身世總是可憐，而這樣的女孩子又總是聰明美麗的，此所以使我嘆息者。

看她的儀表，我想她總應當是大家出身的罷，她卻是在等待情人呢，這個情人也太不能體貼人了。

她許是在等她年老的母親和小妹小弟罷，老太太們總總總是愛攬帶一兩個孩子的。然而姊妹們總是常常愛跟姐姐夫來，才吃着晚飯，戲院的鑼鼓好像就已經在他們心裡敲起來了。

她許父母雙亡，寄食在親戚家裡，今晚是陪着她的姑媽或姨媽來看戲的，然而看她的神情又不像，她有時看到有趣地方會自己微微一笑，孩子們的天真充分地表現着。

我看她這年齡也只是剛進大學的樣子，假若身世並不如我想像的可憐，然則她是一個終日好遊蕩的孩子呢，女人總是不容易使人了解，我想起「美麗而不仁慈的婦女」這個詩的題目來，聰明美麗的女孩子我們也不會想像得到她們生活的無知和可憐。

我簡直是有點不滿意這個人間世了，我現在會變得這樣悲觀，彷彿自身亦不知何所寄託，真要放聲一哭了。我不忍看着這齣戲會演到怎麼樣一個場面，我簡直是有點憤然的離開了戲院，我想我所知道她的這一點就已經很多，她是幸福抑或不幸都沒有關係，我已經活够了。

，我不要再看下去了，你們的事情我管不着，這正像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一樣，現在我只想在這一刻，這一剎那的現象使我快樂，我想我快老的時候我總得預先把我的鏡子擦亮了，（你們可以盡情的笑我的痴罷，）這樣什麼都吹台，世界也滅亡了，青春的少女呵，我們能不同聲嘆息你們的薄命嗎？

這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起來我看見北京城清晨的太陽，想起昨晚的事情覺得自己又鬧了一次神經，然而我自己也不願太苛責自己，我自己總比較懂得我自己的。我想朋友是個忙人，現在大概已經離開了家罷，所以我一直磨到快到十二點鐘，才提着我那個小手提箱，僱車往山南海去。

這時朋友正和太太在一塊用飯，身邊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站在矮几前用白銅小勺舀着稀飯慢慢地往嘴裡送。看見我進來，忙著站起：

「你來的這麼快，連封信都沒有給我們。」

生了孩子的大太看去還是二十四五的樣子，望了朋友一眼，笑道：

「李先生還是這個急性子，一說要辦什麼事情就得馬上辦。」

這句話使我插在回憶裡，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孤獨了，我還是以前的我，而我身外的河山，人和物，却不息地在變，它們都跟我陌生了。我把那個孩子抱起來，叫道：

「你叫小華罷，小華，你還認得我嗎？」

小華笑着搖頭，睜着一對小眼睛，滿屋子亂轉。

「小華，叫李伯伯，忘了小時候李伯伯常抱着玩。」

「李伯伯，」小華看了他母親一眼。

朋友看着我笑起來，我懂得他的意思，所以也笑了。我覺得暫時沒有什麼話說，這時老媽子正爲我盛了飯來，我便低着頭吃飯了。

「李先生，你的病好點沒有，」朋友太太說。

我笑道：

「這個病說好就好，說壞就壞，我沒有害過這樣病，也沒有把這

種病看作病。說句開玩笑的話，它簡直是叫我神魂顛倒了。」

朋友這時正在漱口，聽了我的話，忍不住笑，把口水都噴到地上去。

「你不要這樣開玩笑，」他笑道，「胃病這種症候，平常人都不把它看作一回事，其實它跟別的病一樣危險，重了的時候一點辦法都沒有。再說這種病太難，總是時好時壞的，我們爲什麼不要一個健康的身子，三天兩頭不舒服，連飯也不得好好的吃，人生還有什麼樂趣。我這次勸你道北平來也是這個意思，你不要疑心因爲我開了書店要硬綁你的票，你就在這裡住着，每天多在園子裡跑一跑，半年以後你看看是什麼樣子，病好了你愛上那兒我不管。」

我笑了笑，沒有說話。朋友太太說：

「李先生，你就這麼辦罷，××是成天忙，一點工夫都沒有，我可是個閒人，你閒了的時候我可以陪你出去玩。」

「我想起我們前些年一塊到香山去玩，那情景還在目前。」

我突然想起這麼一句話說，這句話說得大家都很高興，朋友太太且不禁報了。我又說，簡直是嘆息的意思：

「我剛才一進到這個屋子來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個感覺我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現在它又來繼續苦惱我。其實這個話可以不說，不過說了也倒難得，這個我又很了解我自己的一點可愛，今年我想可以多做一些詩了。」

「那麼你就做詩罷，將來出集子由我們書店印。」

朋友說。等我吃完了飯，便和我去看爲我預備好的那兩間西房。這屋子佈置得很是素淨可愛，後面臨着柏樹林，打開前面的窗子，便可以看見遠處的一片海。我由不得微笑了笑。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說：

「怎麼樣，還可以罷。」

「好極了。我們剛從上海來的人，看到這種窗明几淨的屋子，簡直是如登天空，那裡邊說得出好壞兩個字來。」



「不是這意思說，這裡空氣好，環境也清靜，對於你養病倒是適宜的。你大概乏了，可以在外邊沙發上休息一會，我就叫聽差去給你取行李，我們晚上見。」

朋友說了便打開門出去。我真的覺得也應該休息一會，便聽從了朋友的話，在沙發上躺下了。於是這個屋子便成爲我所有了，四周圍的靜使我快樂，我彷彿從此有一種安息之感。這兩間屋子四壁都裝滿了書，裡邊屋裡還擺着一張白色的小鐵床，大概這是主人平常寫字看書的地方，所以掃上一切紙墨筆硯都是現成的，主人對我這樣周到真算難得。我現在一切凡塵之念皆已消除淨盡，所以閉目養神，一會便安穩入夢了。

我醒來的時候屋子裡正是一個陰天，其實剛才也正是這個樣子，我覺得這個清涼的午後恰好是一個陰天。我現在神清氣爽，真有山水的意態了。這時我聽到窗外有人在輕輕地說話，說話的是兩個女子，一個聲音非常稔熟，另一個似乎更甜嫩一點，似乎是少女的聲音：

「他還睡着罷，怎麼屋裡一點聲音都沒有。」

「李先生一路累了，我看他這次回來又比以前瘦了一點。」

「是嗎，他的病好點沒有。」

「表面倒看不出什麼來，就是飯吃得不多，大概害胃病的人都是這個樣子。我告訴你，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好鬧，好開玩笑。」

於是兩個人便輕輕地笑起來，又唧唧噥噥地說什麼，底下的話便聽不清楚了。我知道那個少女聲音的是誰，那是主人的妹妹，姑嫂兩個在窗外說話。我最愛聽女孩子們背地唱唱私語，最好又能使她們不知我在偷聽，而我也聽不見其人，這種美我很值得寶貴，所以即使你們一時不高興罵我幾句也沒有關係，我絕不會來打擾你們，你們可以放心地談下去了。然而這時突然聽到那作嫂嫂的說：

「我們進去看他一下，他躺在沙發上，招呼着了涼。」

「我們走，」那一位也在附和着。

於是便聽到脚步移動聲，似乎馬上就要推開門進來的樣子。我看情形不好，這時似乎也只有裝睡爲上策，便趕緊把眼睛閉上了。然而又不即刻進來，似乎是輕輕地推開門進來的，先進來的似乎還是聲音稔熟的那一位。這時大概已經走了進來，並且看到我還在睡着，其中有一位便先嗤地一聲笑了。

「喲，可不是，李先生真的沒有蓋一點東西。」

這一聲嘲諷幾乎使我笑起來，我把眼睛微微睜開一點看去，看也不清楚，似乎兩位都是站在屋子當中，離沙發不算遠也不算十分近。我看聲音甜嫩那位向了那一聲，並沒有下文，還是那一位走過那邊去拿了一條毯子輕輕蓋在我身上了。

現在我真有安息之感，這猶之乎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她可算得是一個好嫂嫂，真是長嫂如母了。然而我到底不甘心，一眼睜開把毯子推開站起來了。

「喲，你該我一跳，」那作嫂嫂的說。

「李先生到底還是沒有睡着，」那一位說着似乎臉有一點紅。

「對不起得很，我本來是睡着的，那一位一蓋毯子就把我驚醒了其實這屋裡非常暖和，我們在上海的時候只燒一個小炭盆，似乎火總是不大會旺，趕到下雨的時候全身直打哆嗦。」

我這串話似乎說得還得體，兩位客人便都回臉作喜了，然而作嫂嫂那一位又忍不住噴我一下：

「這說說我們不該進來，進來驚醒了你的大夢。」

「不是，不是。×太太，你真能說，還是和前些年一樣。」

「我那裏會說，你不聽××常常說×××是個木頭。」

「啊喲，我的×太太，你還提這些陳賬，這個你跟××去算罷。」作嫂嫂的真的由不得笑了。現在我有機會把那位小姑子好好地端詳了一下。她現在真的已經長得玉立亭亭之，幾年不見，黃毛丫頭也成了丰姿綽約的少女了。

「玉，幾年不見，你出落得這麼漂亮了。」

這句話我想說而未說出，因為我們的年齡實只相差五歲，我不能厚着脸做老大哥，雖然以我的心情來說，我實實在在又是她的一位老大哥，此所以我引為苦惱了。

「李先生這次回來，我們又多了一個玩的人了。」

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啓齒對我笑着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想我未離開北平的時候她正十五歲，現在她是二十歲的女孩子了，現在真的我們雙方都成了大人，我們玩些什麼呢，日子快得使我驚訝。

我笑着摸了摸下巴，沒有說什麼話。到後兩個人大概覺得有點寂寞，輕輕嘆着還有什麼事沒有做完，打哈門出去了。

從此我就在朋友家寄居下來。真是奇怪得很，到了北平後，我的病果然見好一點，每天總可以或多或少地做一點事，所以我計劃在半年之內能譯出一兩個中篇來。朋友對我實亦萬分周到，一切飲食起居沒一處不使你滿意，又怕我手邊窘困，到下的第二天就拿給我一百塊錢。我懂得朋友的好意，他實在除了叫我安心養病外沒有別的意思。我們是老朋友，我們都自認不愛在小地方瑣碎事情上認真着眼，我對於他的好意實在除了心裡感激慚愧外不好有什麼別的口頭上的表示所以我希望我的病能多見好一點，能為他圖書店多幫一點忙，我所有能報答他的也只有這一點了。

朋友是個忙人，白天成天在外邊跑，晚上回來又要忙着編講義，應酬又多，我們差不多只能在他有時回來吃飯的時候談一會話。太太呢，白天倒是有很長的閑工夫，到了晚間丈夫回來，似乎就有很多的零碎需要她去忙了。我自己可以說是一個閑人，有時做一點事，因為聽從了醫生的勸告，總是儘可能往白天移，所以到了晚間吃了飯後，差不多就只有我和朋友的妹妹玉常在一塊閒談了。她今年剛入大學一年級，國文系的功課比較別系的清閑，並且學文學的人生生活總稍稍顯得散漫，我們又是同道，談話的機會自然會無形地增加起來。後來尤

其熟了，看書的時候也把書拿到我屋裡來看，每天晚上總得要談快一點的時候才回到自己屋裏去。這些年來我自己過的全是枯寂的生活，我自己也很懂得我自己這種性格上的弱點，所以自己總是把自已緊緊關在屋裡，我也明知道外面也許是一片鐘麗的春光罷，但我殊無揮首之情，讓它春花秋月等閑度了，這次偶然回北平養病，得與這個叫作玉的女孩子重相聚首，想不到世界都變了，而我又是在夜夜紅袖添香，冷淡的情懷自亦不免無動於中。我都知道這種遭遇的可憐，可惜我沉於其中而不知道自拔，這個孩子實在天真得使我落淚，我真不知道此後的日子應當怎樣來安排。我近來的心情會懶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平常本來就頭腦悶的，現在更成了一個傻子，成天只會望着白雲作空幻的冥想。

這種苦痛我想只有我自己懂得，我無法告訴別人，也不能告訴別人。我想寫這樣一封信給她，說明我心底的哀痛：

「玉，我們天天在一塊，又有的是談話的機會，本來可以不必寫什麼信了，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個笨人，你大嫂說我會說話，其實我正是一個拙於言談的人，所以我只好嘗試着來寫這樣一封信，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也不希望你藉此了解我什麼，不過在我想來，筆談也許較爲說得周詳一點罷了。」

「首先我得謝謝你大哥，和你們一家人對我的好意。我是一個病人，一個無所依歸的人，你們這樣殷勤看待我，單憑這一點我就得對你們致無限深謝的謝意。跟你們在一塊我實不覺得有家庭之樂，一切都是新鮮的，活潑而且快樂。你大哥是我的老朋友，你大嫂也是我認識你大哥不久後一位多年的朋友，那時你大概還在遙遠的故鄉念書罷，那時我們就在北平一塊過着極快樂的日子了。我說快樂實在除了包含友誼的快樂外不攪雜一點別的成分。奇怪得很，這些年來我的生活沒有改了一點模樣，這就是說，那時候我也仍然以賣文度日，過着極窮而狼狽的生活。那時我在這所謂

文化城裡呼吸着文化的空氣，然而肚子却是空空的日子過得非常寂寞。除了你大哥和你那時未來的大嫂外我跟任何人那缺少往來也。只有你大哥和你那時未來的大嫂能懂得我心理的寂寞。我所說的寂寞就是人與人之間，心與心間隔開的一種寂寞，這種寂寞一直是咬着我的心，使我在往後的許多日子裡都沒法把生活安排得像樣一點，真是一伴沒有辦法的事。

「那時我寫了許多文章來解釋我個人的心情，和我對於人生的見解，也許真個淺薄得不值識者之一笑，但在我個人亦自會欣賞其幾分可愛的地方，這是我最大的快樂，這快樂支持了我的勇氣往後的許多日子都是靠這勇氣打發下去的。可憐得很，也許在你們看來真是可憐得很，那時我就抱着一種殉道者的精神，把我的一生獻身於藝術的女神，我把我的幸福和快樂都拿來寄託在她的身上。上邊提到我是一個笨人，這個笨人應當加以相當的解釋也許在女孩子面前我真是笨，一說話就會表現着羞澀的，面紅耳熱，但這個却不能以一般通常的現象來看它，我自己總還有我個人的哲學，真個說來我們都還是年輕的孩子，人世間一切哀樂都還不能跟我們斷絕一切因緣，真正要作到心如止水那種境界，真是該何容易的事。這些年來我常常聽人批評到我的變態，說我一直是在一種矛盾的生活裏苟安着，這個話也許對，也許不對，但在我看來我在那裡總還常常運用着我一分理智的，所以也仍自有我一兩分美麗可愛的地方，這痛苦乃漸漸地成爲我一種藝術上的享受。這是我還應當特別提出憂鬱這兩個字，這兩個字跟我有多麼大的關係。一位朋友說她有一位朋友喜歡我的××書簡，說他喜歡那裏邊的憂鬱。這句話使我痴了好半天。

「我不希望有人來追尋我這憂鬱的源泉，也不希望有人拿作贖自縛這句話來批評我，我殊無意及此，人生原來是不可究竟的，使我們快樂的乃不過是它的現象罷了。我告訴你，我是多麼痛苦呵我是多麼寂寞呵，你們對我是多麼好呵，這個我就是快樂的了。說到這里我真要放聲大哭，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告訴一切關心我的人，你們都可以從此不必關心我了，我很明白，我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的，我現在真

的要正堂堂勇敢地過下去了，我隨時隨地都會有美景可拾的，你們放心得了，我不會辜負你們的好意的，也許你們還沒有覺察到的時候，我已經心領心受了。……」

北方的春天本來短促，這一個春天就這樣過去了。夏天來的時候那片藍色的海水使得人眼睛發亮，光景正是一個難得的夢境了。玉因爲學校放了暑假，每天就在園子裡溫習點功課，我們差不多都很少出門，除了讀書作事外就是閒談，生活沈靜得好像一池沒有波浪的止水有人說距離能使人們的感情增進，然而縮短距離又何嘗能使人們的感情見形淡薄。我和玉本來以前就談得很得來，我頗能了解她那種美好的心靈，我們說起來還只相差四五歲，並且她現在又已長大成人，她對於我自然也有了一番了解的，我才漸漸地看出她對於我已經有了一種愛的意思。我說了其實在是說她能夠看得出我這個人的一點短長，日子折騰我，這個天真的女孩子，她能夠懂得我心底那種深沉的悲哀嗎，這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劇了。

有一天，頭天晚上落了一陣雨，第二天天氣非常涼爽，地上滋潤出一陣清新的泥土氣息來，我們的精神都覺得非常爽快，午飯之後，兩個人在園中散步，信步出了東門，又想起溜到公園去。大概時間還早，遊人並不多，我們在後河柏樹林裏走了一會，就繞到水榭那邊。春天我們會來此看桃花杏花，而一瞬間春光已去，現在已經綠葉成陰子滿枝了。我們在臨河的椅子上坐下，喝着淡綠色的清茶，兩個人都一時忘了說話，也許大家都感覺很疲乏罷，所以懶得說話，但在我自己，則更有一種說不出的心情的慵懶，心裡像水一樣的清澈而又不著邊際，只好好臨流出神了。好半天，我聽到耳邊有人說話：

「李，你這次回北平來是爲養病，我和我哥哥嫂嫂們都很關心你的健康，希望你少作一點事，多散散心，人總是身體最重要的，可是你滿不是那麼回事。」

我自然一聽就知道是身邊這個女孩子，她的話說得多麼好聽呵，真要我感激涕零了，我想世界是寂寞的了。我想現在我能對她說什麼呢，我想我根本就並未以生命爲重，而我則又很愛惜我自己，我何

必叫人爲我引起一種煩惱呢，於是笑着說：

「我不懂得什麼叫作病，也許病倒是一件好事，要不病我怎麼能到北平來玩這麼多日子。」

她聽了乃有一個微笑：

「你的話總是說得古怪，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沒有誰希望自已病的，人爲什麼不好好地過一生。」

「話說到這裡才有意思了，」我笑着說。「病也許好，不病也許也好，好什麼有些人要實行慢性自殺呢，這個跟希望自已害了病有什麼兩樣。不過我自己倒沒有這悲觀的念頭，我總承認我自己的生活還是健康的，我說健康實在是包含着使生活上和接近藝術的意思。我在這方面有點決心，我很敬佩佛樓拜那種精神，也許誰看我們都是變態，因此有些人跟我親近了又漸漸疏遠了，我乃殊有寂寞之感，這些人我想他們還是不認識我好，認識我有什麼意思呢，我希望人把我的工作看得比我個人重要一點，其實這個說來又是不可分離的，所以我有時會想舞文弄墨還是多餘的事情，我落得愛惜我自己了。」

我說了這篇話覺得自己已經是一種幸福，幸福不一定快樂，然而我現在則確實是快樂的，我直覺得我現在已經是局外中人，無牽無掛了。這時我有工夫端詳下身邊的他，那小東西正抬着頭默然地看着我，我乃感到她剛才也正是這樣看着我的，她大概聽我的話入了神，所以使人看着只覺得心疼了。我笑着說：

「玉，你出什麼神。」

她抬起頭來，那頭髮自然地往後一甩，笑着說：

「我在聽你的話，你的話說得很有意思，我沒有理由駁，可是這樣一來我更不能同情你。你說我們人活在世上爲什麼，不是爲在追求一種幸福，幸福二字不管一個人一個看法，但它總不應該離開了快樂，翻開過去歷史的記載，有那一葉說到一個孤苦無依的人是幸福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你的可愛乃在於你肯說老實話，一點虛假的意思都沒有。人自然是爲幸福活着的，幸福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就很難說得來。我總以爲說幸福包含快樂可以說幸福絕對是快樂

的，這個倒恐加未必。所謂幸福之於人，總應該跟那個人的環境氣質相諧和，總之要使他覺得這是滿意的，使他覺得除此之外沒有使他更高興作的事，而一個人一生之孜孜追求者，恐怕也只是使他覺得滿意的物事，此之謂幸福也。所以你的話總是使我有感念的意思，因此我現在心裡很有一番惆悵。」

說了這話我便把目光移到別處去了。對岸有微風送過來，靜中光陰裡的垂陰乃畫出一個溫馨的境界。這時玉突然指着那邊水而說道：

「你看那鴛鴦，我們總是相親相愛地依然在一塊，永不分離，可見他們也是以得到同伴爲樂，我說這話另有一點意思，我是說我們年輕人總應當活潑一點，爲什麼必須弄得心如稿木，這豈不是作繭自縛。」

我想不到她會說出這話，她說完臉也就紅了。這裡我想借用一句莊子的話作一個側擊旁敲，一想這個玩笑開得太不好意思，便強作毫不在乎地笑道：

「我們自然都是年輕人，這個話從你嘴裡說出來才有意思，其實我並沒有意思說一個人必須拒絕活潑。一個人總應該有一個人的人生觀，這應該是有理性的辦法，她覺得怎麼生活好就怎麼去生活，我不願拿一般社會的意見來批評它。」

這個話還是說得不着邊際，其實我要說的也只是這幾句話了。玉聽了我的話有一點懷疑的表情，但隨即就快樂起來。我笑着說：

「玉，我們這一天玩得很高興，回頭我請你去吃飯。」

「你爲什麼想起說這句話，」她笑着一直問到我臉上來。

我覺得這簡直是一種少女的嬌態的表情，她真應該是值得驕傲的了。我迴避了她的目光，看了水面一會，又轉過頭來望着她笑着說：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起說這句話，你這句話問得真有意思。」

我說了這句話又覺得不勝其懊悔，果然聽了很高興地笑着說：

「是嗎，我覺得你這個人很有意思，有時會像一個小孩。」

「小孩子？」

我咀嚼着這句話的意思，也由不得笑了。那一天我們果然玩得很高興，在外邊吃了晚飯，一直到八點鐘才回到家來。

# 友華

辛娜

## (一)

古城溜出一縷秋色，是朝露傷楓的時候了。

霜後的草木花葉都呈上一層幽樣的慘紅，這將殘敗的像徵，蕭殺的凄愴的把她的少女的靈魂從中世紀的夢幻中驚醒，望着快要昇上的旭日，悵悵的彷彿得意，面孔泛起紅霞，一股說不出的意念爬上心頭。凌晨的公園異常寂靜，水榭的欄杆盡頭伏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眼睛凝視地沉思着。

一陣沉的脚步，走過一個青年，他早就望着她隨着眼睛笑了，雖然他知道她正在冥想中什麼都不會注意，他終於以快樂的幾乎是熱情的聲音喊道：

「華琳！巧呵！沒有想到會遇見你，早晨的空氣太好了。」

一聽到這聲音，她就想到那張大到可以舉行雙唱的嘴，這是同學傅赤松的帶有幾分鄉土氣的聲音，她遲慢的轉過身來，懶懶的道。

「呵！傅先生早，您一個人來的？」

「對了，一點也不錯。」少年帶着神彩煥然的笑臉回答，「華琳想今天沒有朋友陪來嗎？」

她對於他的這種冒昧，感覺無話可答，良久才悠悠的喘出一絲柔氣，聲音異樣的幽淡，傅赤松望望她，又望望四方，週圍仍是靜靜的，他想：「我希望現在的遊人多一點，他們都會羨慕我。」於是他又說：

「你是預備開展覽會吧？可是還太早一點。」

「本來是的！」她說着沉了一會，他喜歡得近於發狂了，他搶着

說：「是不是現在又不去了？那麼我陪你去散步吧，我真高興。」

「不是的，因為頭痛，預備現在就回家呢！」她冷淡的。

「是嗎？可以不可以稍待一下？」可是立刻他又覺得這樣說不對，趕緊換過一副同情的顏色說：「噢！那麼我送你回去吧！看！你的眼睛快睜不開了。」說完他們穿過小橋，他的脚步細密的走着，含着微笑，連他深陷一雙眼睛也籠上薄薄的一層濕雲了，他感動的顫抖起來，溶化眼淚裡了，雖然，在她並不覺得呢！

是的，身邊走着一位美麗的，青春的，淡雅的姑娘，誰能不露出得意的嬌傲呢？華琳，這可愛的姑娘，正在花一般盛燦的年华，穿着深藍色的衣服，趁着一副黯淡下來的美麗的女兒臉，一張翅得彷彿生氣的化裝過的嘴，鼓鼓的嬌艷四射，這已經可以使男人神魂顛倒了，更何況她的黑暗如陽光穿過森林的黑眼珠，橢圓的雙頰上的笑渦，和其他許多的前麗的地方，然而更可貴的還是她甜密而不誇張的面部表情，善良，溫窈，使人感動，羨慕。

「華琳：今天你都預備作些甚麼工作，我知道，在凌明雅的指导下，你是非常的用功，連一秒鐘都不肯曠廢，對了，我們談一談學校的同學吧！我想你一定會覺得有意思，」傅赤松的提議果然使她覺得高興了。

「好罷，我願聽你講，」她說。

「說是說，不過，也許有的地方你會覺得不對，我問你，妳覺得曼雅是怎樣一個人？」

「曼雅？我覺得她好極了，她仍然是一個天真未泯的孩子，她從來沒有使人不滿過意，凡是認識她的人，都能由她那裡得到一點快樂

欣喜，「華琳一說到她的好友，總禁不住要讚揚得微笑了。

「不錯，但她的哥哥明雅呢？」傅赤松故意這樣問，華琳面色一紅，然而立刻就又平靜下來，遲疑地說道：「明雅嗎？以一般青年來說，可以說是真好，有堅志，能耐勞，肯努力，這都是他的長處，並且也很精明能幹。」

「華琳：妳說的也許不錯，」他的面孔緊張起來，「但是，我總覺得他還危險，妳沒有忘記吧！去年他對待令兄的態度就很不對，無理由的以強制弱，真使人替令兄抱不平。」

「這一點，您還不清楚家兄平素的舉動，連我也沒法說，沒有半點理性，還自以為聰明，不知聽了誰的煽動，無事生非，人家正經爲他好，他即胡亂說，故意找岔生事，不接受忠言，以致造成前次的誤會，到現在還糊裡糊塗，可也只有任他開去，現在誰不明白，所謂肯幫他的人，也就害他最甚的人，」赤松的臉隨着她的話一紅一白的，華琳並不去理會，仍繼續着說：「您說明雅很危險，但是我不知怎樣叫不危險？也許您覺得欺騙奸詐的人才是好人，這足見各人的眼光之不同了。」

「我不說他別的，我只是難說他以惡勢力欺壓令兄就不對，因爲你們都是很早相識的朋友。」

「傅先生：我會聽人說『男孩子應該競爭，』就如『女孩子應該溫柔』一樣，我認爲那是有血氣青年的表現，正因爲我們早識，我們應該攜手相互協力，才是自然的，然而家兄和他並不和諧，雙方都有過失，不過明雅的善心爲他成人，並沒有半點惡意，凡是稍稍明達一點的人，都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對，對，我還沒有覺到這些呢！當然啦，明雅他督責他，是在盡朋友之道，我也早就這樣想，」傅赤松的本心原打算攻擊攻擊明雅，但是惟恐引起華琳的不快，於是連連點頭，表示他並不恨明雅，其實他很想有把刀把他殺死呢！

遊人漸漸多起來，他們已經走到離公園後門不遠了，華琳彷彿想起一件甚麼事，悄悄的沉默下來，她的臉上忽然有一種使人莫明其妙神情，那樣美麗而纏綿。

「華琳！還覺得頭痛嗎？」他又拾起舊題目「爲甚麼不言語了？也許妳是有甚麼不可告我的心事，我知道，妳呆氣的哥哥，永世也不

會了解妳的，然而，然而我……嗚呀！讓我贈給妳這片紅葉吧！」他小心的由地上拿陸正紅葉交給她，但是當她再走幾步遠的時候，便讓它遺落在路上了。

「妳可真是頭痛了，」他對於送給她的那片紅葉的命運，心裡微微感到刺傷，「妳感覺難過不？我們休息休息吧！」

華琳仍是走着，彷彿加了速度，出公園門不遠就她的家了，她說聲「再見！」便已消逝在門裡。

傅赤松離開她後，也走回家去，許多幻應的溫柔從他的臉上消失了，一種自信的幾乎是冷酷的表情浮上他的臉，連走路步伐都變了，他跨得開闊的，像一個自傲的便漢，

## (二)

星期二的早晨，華琳已將前天的事忘過了，她到校稍微晚一點，才進教室，她的好友曼雅和燕子似的掠過眼前，一蹙一蹙的嘆道：「華琳！華琳！妳請我吃糖吧！」她說着把臉歪着，眼睛也水汪汪的望着華琳。

「誰請妳吃糖？憑甚麼呀！」她莫明其妙的說。

「不請？好，信我不給妳了，妳看呀！」曼雅由背後舉出一個乳白色的信封，一邊嚷着，一邊做勢要拆，華琳看出這不相熟的筆跡，心微微跳動起來。

「曼雅！妳拆開吧！我還懶得看呢！」

「誰希罕看妳的？」一回頭，曼雅看見傅赤松紅漲着面孔，雙手交叉疊在胸前，正在緊張的凝視着她們，現出無限急燥的臉色，幾乎快要哭了似的。

「好了，你楞甚麼？不干你底事，」曼雅走過他面前無意的稍帶一句，說的他越發難堪了，勉強辯着說：

「我，我又惹着您了，本來……」一轉身的工夫，曼雅早沒影了，於是他才影過一口氣，唯唯迴園的人，又聽得華琳，似乎誰都注意。他才放下心去，歸到自己坐位前出神，對於他自己的神情，他時刻小心，但終是不安，焦急，甚至憂悶，好像人家都在注意他，後來他實在待不住了，他裝着正經的樣子，笑着，比哭還難受的笑了，大模大樣的走出來，表示他仍與平常一樣，獨自找到一個清靜的地

方，情不自禁的笑了，但立刻又覺得自己相當的高尚，彷彿他很幸福了，尤其是他像是在她的眼睛裡發現了愛他的眼光時，「啊！她多可愛呀！多麼安祥雅靜」。

華琳呢！坐到自己桌子前，不去理他們，也不去要信別人看來，彷彿她又忘了，然而她再也坐不穩了，心臟跳動得很厲害，雖然看來仍是非常安靜，信封上面似熟又生的筆跡，她想不出是誰寫出的，索興不去管了，悄悄退出教室，走到圖書館，兩手托着雙頰，坐在桌子邊。

不久，曼雅同明雅兄妹一齊走進來，坐在她的面前，曼雅朝哥哥嘻嘻的笑，笑得那嬌媚，肩膀一聳一聳地。

「哥哥，我給她吧！你瞧她多可憐哪！我真怕她生氣，不，還是你給她好點，因為……」

「胡說」，明雅不等她說完已經急了，曼雅機警的把舌頭一吐，隱隱着眼睛瞞着拾起頭來的華琳笑，華琳也看她一眼，不禁可笑！

「瞧她那壞相，小姐！你得幾時才能長成人呢！你老實好不好？」華琳半笑着。

「瞧！爲了一封信，人家就都不好啦！她才不老實呢！」她說着，華琳鼓起嘴要打她，她却湊了上來，嘆道：「給你打，給你打，呵哈！我還有一封信呢！你再鬧？不給了」。

「別鬧了，曼雅，不許你不給，」明雅命令他的妹妹，曼雅不敢再鬧了，才俏皮地一笑，把信交給華琳。

華琳接過來，一行一行的往下看，一雙黑色的天然的秀眉緊鎖着，臉上浮起一陣紅暈，低垂下眼睛，帶有一脈似有如無的怒氣。

「曼雅你快點吧！我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我完全不懂，」華琳把信交給她的好友，痴痴的望着她。

「我可以看嗎？」曼雅故意的問。

「廢話！」華琳幾乎快要哭了，是的，曼雅聰明，機敏，這活潑的小姐能幹把無論怎樣煩惱的事化爲嬉笑和戲謔，而且往往只消一句輕鬆的話，就能決定一件事情，她瞧瞧華琳，又把眼睛垂下，長的睫毛和眼睛一樣的閃着光芒。

「華琳小姐？」  
「請想我的冒昧！」

從公園離開了你，我失掉了魂魄似的走回家，我以整個的時間來思索你，幾下陷入不可自拔的狀態中，華琳！在今天以前，我並沒有感覺到應該更進一步的認識你，然而自從偶然的會談後，我禁不住這熱情的浮湧，我不能制止它的抒洩了。

在歸家的途中，我伴着你，似有無限話想傾訴於你，但終於爲你的長時間的沉默而終止了，然而，你的安如鴻永的孝度，沉靜若有衷思的面色，說不盡的令人動容，我一想到這些，不禁喜悅得顫抖起來。

華琳！你的信任明雅妹妹，我並不太明瞭，你是聰明的，難道你是真不知道他們的居心嗎？自私，卑鄙，完全是一種佔有心的蠢動，這還不够危險嗎？爲了你，一朵含蕾的花苞，我不願意被一陣狂風暴雨所摧殘，這——請你原宥我的直言。

數年來同窗，我想你亦不無一點覺查，我永遠在祝願你的智慧波長流。

華琳！異鄉的秋色是如此的悽寂，我願做你一個忠實的朋友，更願你能答覆我，此祝

傅赤松上

曼雅看完，把信輕輕疊起放在桌子上，兩手托着下頰，眼睛一轉一轉的望着華琳，華琳奈不住了問過：

「你看到底是應該怎樣啊！」

「怎麼慘啊？」曼雅說着又對明雅道：「哥哥！咱們走吧！現在有人恨咱們呢！這年頭真……」

「甚麼事？誰恨我們幹麼？」明雅還沒等她說完就問。

「還有誰！就是傅赤松，咱們跟華琳在一起，敢情都是有用意有目的的，我們別把一朵將開的花摧殘了，走吧！」

華琳真沒有辦法了，拉住她說：

「勞駕啦！你到到底怎麼好？不知人家多煩呢！」

「不行，非走不成交，不然讓人家更恨我們了。」曼雅把臉裝得挺像那麼一回事，「誰理你開玩笑，好！這還了得」。

「別！快點說吧！怎麼辦？」

「怎麼辦啊？依我說，」曼雅說，華琳小心的傾聽着，忽然她格格的笑了起來，邊笑邊說，「親親切切的回他一封信，就說：『是的

「我太希望你這樣一位好的朋友了」，然後你再告訴他說，曼雅他們的確可恨，不就完了嗎？」

「對啦！這樣一說他會以為我指不定怎樣愛他呢！」華琳苦笑着，無可奈何地說。

(三)

一間瀰漫着烟霧的屋子裏，坐着傅赤松，華池，張善懷，程信權——他們都是傅赤松約來的——，華池是華琳的哥哥。他的眼神很猷怔的直視不動，他的嘴脣纖小，却是太纖小了，有點不配合男子的面部，他的舉動和眼神總帶着一種模糊散漫痴呆呆形態，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對自己前途不太有主意和準心思的人，但是在他年小的時候，人家都看着他很很有出息，說他做甚麼事就成甚麼事，那就是他自己也很自負不凡的「涵養」，當他被人欺過後就源源表現，同時他也總以為自己跟別人一樣的重要，時常發出一聲：「人不是為吃飯活着的！」——可是你要問他究竟為甚麼活着的時候，他也不言語了，挺挺胸脯走出去，還仍可以聽到他時時時時「盪盪幽魂何處存？」

他們吸着烟，喝着茶，主人發言了：

「華池！你真沒有一點用！明雅那麼奚落你講誘你，你也受了，你瞧他把你妹妹騙去來反對你，教訓你還不算，更要限制你，我我也不急這口氣！他管的着嗎？」

「對，我也覺得不對」，張善懷最怕人家不打架。

「我就要準備着出氣，揍他一頓呢」，華池被說得生氣了。

他的朋友大笑着，煽動的說：

「你不敢罷！」

「就是明天，你們瞧着吧！」他覺得自己很偉大，拳頭握得非常緊。

「你敢打賭嗎？」張善懷提議：「十塊錢！」

華池轉過頭來瞧着傅赤松，他對於這筆說不定會輸掉的款子，覺得捨不得。

「華池！跟他們賭，不要緊的，爲了朋友，我向來都是如此，明天有我呢！非揍他不出這口氣，張！程！你們幫忙不？」

「幫忙，這事還不幫忙？」張善懷眉飛色舞地說。

「你呢？」傅赤松向着坐在牆角的程信權說。

「我勸你們還是安靜點吧！都是同學，何必呢！如果有用着我的地方當然成，不過還願你們不要太魯莽了。」

傅赤松咧開嘴推心置腹的對華池說：「可是華池，這不是我跟你說好聽的，你有甚麼難事儘管找我，根本用不着客氣。」

華池不禁被感動了他說：「赤松，明雅覺得他在先生面前很得意，總像老人似的教訓我，甚麼努力不努力的說許多，我願意做遊魂，我願意墮落，」越說越生氣，頗有跟明雅不共戴天的樣子。——一直到夜深，才都走散了。

傅赤松一個人臥在床上，並沒有立刻入睡，他想到他將得到最後的勝利，他又想到一月前他給華琳的信，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收到覆信的原因，一定是明雅在裡面破壞，不然他很自信，他有資格愛華琳，華琳呢！當然也很愛他。雖然他也知道自己沒有明雅精明，沒有明雅臉孔漂亮，但是他覺得自己有了錢，女人是愛錢的，無論怎樣說，他都能從明雅手中奪過華琳，再投向自己懷抱。並且他更想到，曼雅不是也很可愛嗎？對了。曼雅將來也會傾向自己的。總之，他的希望無窮無盡，在他的想像中女人都應該愛他或被他的愛。然而，奇怪的很！誰也不去理他。——好像都在躲避他。他氣忿了，他恨明雅，還有點嫉妬。甚致想殺了明雅！於是他就越起華池，去反抗明雅。所以自己將來的幸福也不可預測了。美麗的華琳一定會投入自己懷抱。他慢慢想着想着睡了。深夜沉沉入睡，做了一些纏綿無可尋蹤的美夢。

夜是很安靜的，沒有犬吠，沒有喧囂，只有粉色的夢影，翳上癡人的心頭，在夢境裏，人是得到了與白晝正相反的安慰，這暫時的安慰，充分顯着空虛。

這時，落了葉的樹影，爲夜月映上窗帟。

(四)

天氣變得越發冷了，窗外飄着細雪，整個的學校，都在死沉中，教室裡的火爐，熊熊地熾盛着。華琳坐在爐子邊，把臉烤得越發紅了，他忘記了今天先生請假。所以很早就跑來了，恰巧，傅赤松也因爲



睡不着，在家裡待着沒有意思，便也冒着雪來了，他凝神望着爐旁的華琳發痴，不禁想起昨夜的夢，他狂烈的跳了起來，忽然看見華琳已經走到門口快出去了，他才很快的跑到前面攔住她道：

「華琳！是不是您想躲開我？如果是的話，那麼還是讓我走好了，你看，外面飄着雪，小心會受了寒氣！」他這些話，都十足的顯出假意的溫柔。

華琳吓的怔怔的，她連想也沒想到她是應該躲開他的，她只好站住，話也無從答起，可是傅赤松已更進一步拉住她的手道：

「華琳，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幹麼呀！你太欺負老實人了，」華琳急的吐了出來，「真想不到你會這樣放肆」。

傅赤松一聽，握得更緊了，他低聲說：

「琳！請您別生氣？您這樣一說不太不好意思了！琳！妳不能否認我們還是緣分，這麼好的機會，我相信你一定也很願意和我談一談，那又何必呢？」

「甚麼緣分？」她把臉氣得有點發紫，「我不懂你的話！」

說着，她用力一抽手，匆匆的跳出去，像恨存在心中，對於這橫暴的行爲，她忍不住要哭了。

上過下午的課，明雅兄妹走得稍遲，他們騎着車慢慢的走，雪後的天氣並不算太冷。

「哥哥！華琳今天特別不高興，問她她也不說，傅赤松他們好幾個人不等下課就都走了，不知道爲甚麼我總覺得有點害怕。」

「怕甚麼？有我呢！」明雅毅然地說。

「我也奇怪，看他們都是滿臉笑氣，會不會他們要於華琳不利，我現在想回去找着華琳，我們陪着她走」

「華琳用你們陪？」驕地一聲高喊，吓他們兄妹一跳，是沒有讓曼雅看清是誰時，已經上來一個人拉住明雅就打。

明雅也有點急了，把車扔在地上便和那人打起來。

「你們這是怎麼了？」忽然華琳趕了來，後面跟着程信權，她眼

照着華池滿身白雪，和明雅猛鬥，傅赤松站在一邊直着脖子喊加油，張善懷裝模作樣擦掌的樣子。可是並沒有上前一步，他倆一見華琳來了，趕緊跑的沒有影子了。

哥哥，明雅，你們都放手吧！我有話說！」

明雅無言地放下手站在一邊。

「誰讓你來的？不成！我非得打他」華池忿忿地喊着，追上來還要打明雅。一抬頭看見程信權站在華琳後面向他擺手，再一回頭，傅赤松張善懷都不知到那裡去了。於是他的凶鋒又被屈得冰冷了。

x x x

x x x

x x x

許多人都坐在華琳桌裏，華池低着頭坐在屋角，他不知怎樣才好！反抗呢還是附隨呢？傅赤松呢還是恨華琳呢？簡直他有點發暈了，這時華琳諄諄說道：

「哥哥！難道你真不明白嗎？你爲甚麼要受傅赤松的煽動？對自己人殘暴？結果吃虧的是誰？並且你以爲他完全是爲了你嗎？今天的情形你自己也可以好好想一想，他先早早跑了，幸喜趕到的是我們，不然恐怕沒有你的便宜吧？同時你也該想一想，他是誰？我們是誰？」

「我不會想，」華池不服的站起來走了出去說，「我覺得他怪好的！」

他就是這樣，從來不肯聽人勸，只有讓他自己慢慢的覺悟罷！一時是很難挽回的。」華琳望着他的背影，悽悽地說，不禁又有點無可如何的傷感。

整個的屋子，完全陷入沉寂中，許多幻聽，都各在自由的發展着，像徵着青年人的思想和行爲。茶几上的九月花放着幽長的香氣，這香氣襲得屋裡的人更加了幾分沉醉的心情。

但當曼雅借故走出去以後，華琳紅着臉微笑着倒在明雅的懷裡了。

# 田園的悲哀

程心沙

二十五年前的（一篇日記）

二十五日

雖然這灰城給了我不少的甜密溫柔，可是巧克力糖吃的太多，也會膩人的，所以久想欣賞郊野的鳥語花香，是我的宿願，今天適巧有人約我去離這城不到十幾里的定村去任小校教員，我便很高興的答應了，麗妹雖然對我的暫時離別，不勝酸辛，可是她一向鼓勵我爲社會服務的，自然無詞阻攔。

自明天起，我便要離開這二十一年的慈母的懷抱——溫柔的北京城，爲人之師去了。

二十六日

今天早晨坐着驛車，三個鐘頭後，達到這定村，達到了這學校，使我說不出的奇怪驚訝！原來十多里的路程，在人民的風俗上習慣上有數萬里的距離呀！假如把我今日的見聞，搬上鏡頭，映於銀幕，準賣三塊錢一個票。

當車夫告訴我「到了」，便跳下車來。

「這是學校嗎？」當我舉目四眺的時候，心中不免寫了個「？」號，雖經風雨剝蝕，仍然看出這是朱門的遺痕，學校很少用朱門的呀，駛進門洞，才看到迎門的牆壁上懸着若干的匾額，若干的招牌，正中是三個大字：

「關帝廟」這可以解釋朱門的理由，「關帝廟」匾額的下

邊，是「定村紳士事務所」，是白牌黑字，可是現在看來，似乎其黑牌白字了，因爲白牌經風雨蒼蠅的渲染早已黑了，而黑色的脫落則露出原來的白底，事務所牌的左邊是「村長辦公處」，右邊是「村副辦公處」，在村長村副之下，懸着一紅色鮮艷的紙條：

「定村公私合辦小學校」。

原來這裏有若干的機關呢，走到院中，眼睛告訴我，只有三間北房，二間西房，東屋的位置爲一間茅棚所佔據，聞得裡面有「哼哼」的豬歌，自然是豬圈兼廁所了——掘一大坑，放豬於其中，上蓋石版，石版上有孔，人的大便由孔而下，豬即在下承接他的美餐，這樣比喂食糧來得經濟——我便進北房的石階，聽得裡面，人聲嘈雜，聲勢沸沸，呼盧喝雉，大約是正在推牌九。

這是學校嗎？我竭力的喊了一聲，爲的是引起裡面人的注意，叫他們知道先生來了：

不料五分鐘後不起反應，我擬再喊，似乎有什麼東西封住了我的唇緣，再也喊不出來，祇有淚泉湧湧而來，離開故里短短的十幾里，三五鐘頭，便患了不可名狀的懷鄉病，朋友們，能不禁我的童稚嗎？

還是車夫比我聰明，也許是他的聲音比我高明：

「先生來了，快接先生」。

這個聲音之後，引出一位，高額，濃眉，披著棉袍，拖着鞋，手持旱烟袋的人物，他顛頂的推開風門：

「先生到了，就請進來吧！」——看著他那副神氣似乎不大歡迎。

這北房三間，二明一暗，西頭二間風塵罩着幾張八仙桌，似乎就是教室，那呼盧喝雉的東頭一間似乎就是先生的臥室。

因為他說：

「把行李就放進這屋裡，你的屋吧」，當我掀開門簾，一股說不出的化學氣味送進我的鼻子，假如化學家分析起來，這種氣體：大概是：

- (1) 屁味
- (2) 葉烟味
- (3) 坑中的柴烟味
- (4) 臭脚鴨味
- (5) 汗味
- (6) 嘴臭味
- (7) 其他

這屋子擠擁着一堆人，籠罩着淚痕的眼睛自難流計他們的數目，他們正圍在坑上玩得興高采烈，引我進來的人說：

「我下的注怎麼樣了？」

「早叫我吃了」高駱正中的一位老者說：

「我就知道我的倒霉來了」這倒霉自然是指我

「唔！先生來了，我們上西屋去吧」老者還算通達人情。

「西屋太黑，我們上外間去吧」，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

「外間太冷，我的大皮袍兒輸出去了，老長說

「你們就搬到前面桌子上吧，先生躺在坑上歇歇就夠了」，這個引我進來的說，他彷彿是一個主人頗不願下逐客令，開罪客

人。

「他累了，走了半天的道兒，你們還是搬到別的屋子裡吧」——車夫看不過這種情形。

「西屋去」，老者毅然的「人家是先生要清靜」，他抱起牌來。

萬幸沒有人再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們蜂擁的走了，放下行李，我才有暇細賞這屋子裡的陳設，佈局，北邊靠牆一條大坑，坑上有半條坑席，窗前放着一個似乎是中古時代的八仙桌，只三隻腿，他一條是用碎磚頭堆砌而代替的，桌旁有二把小椅子，一大一小很明顯的他們倆不是一個母親的產兒，牆壁上錯綜的畫着些花瓣又似乎是新訟狀紙上蓋的手印——那是不幸的臭虫生命喪失的紀念，迎門貼着個紅紙條。

「衣鞋自看」——想係衣鞋自看之誤

「不許罵街，罵的罵他祖宗」——此文不大十分了了，很難用文法表解來說明。

我將門簾打開，放出這股化學氣味，窗戶是紙糊的，無法打開，只有門口可以流通些新鮮空氣，我打被褥鋪在坑，便隨寓而安的臥下了。

車夫是我的恩人，他由小茶館裏帶來一壺開水，我小心的注在暖水瓶裡，我預料到飲食是很成問題的，車夫問我吃什么不？外面有賣燒餅加條的，我答道：

「不用，我帶着餅乾你回去吧」。

車夫走了，遺留下我孤獨的一個人在這荒島上，真的這裡好似南太平洋上中古時代的荒島

在應該點燈的時候，西屋裡的声音，漸漸沉寂了，那個引我進來的高額骨的人，拿着一盞煤燈進來，我趕緊站起來，讓他坐

下，雖然我尚不知道他的職權，可是以現在的事實論，他似乎是校長的地位——他是這荒島上唯一的嚮導呀！

「您貴姓」，我不敢問他的職位，這是禮貌。

「我姓張，我是這裡的廚子」。原來是位工友呀，我將要露出所謂輕視的態度，可是本能的又抑止住，因在現在廚子的位置比較高。

「唔張師傅，校長不在學校裡嗎」，因為介紹人告訴我校長——難道還有無校長的學校嗎？

「校長？這村子裡的事全我二叔管，他是村長你知道吧……校長也許就他吧……他成天不出門，住在那所高房子裡，差不多的人還見不着他呢？你想村長那能隨便見人……我，當廚子倒可常見！我一直進去，到他屋子裡，我說：二叔，我……怎麼樣，有什麼事可是不能大聲兒！」

原來他是校長兼村長的姪子，無怪乎這麼大模大樣的：自然我要肅然起敬，趕緊遞給他一隻香煙，想不到一隻香煙有這麼大的效力，他告訴了我這學校的組織大綱以及這村行政情形。

原來這關帝廟是全村唯一的公共場所，政治，教育，娛樂……全都是「捨此莫為」，假如村長村副有一定要辦公的時候——這種時候自然一年不準有一回——便要估用教員的臥室，如果紳士們要商議什麼要公，便借用教室，正月裡自然可以變為俱樂部，村長特許的；與民同樂麼；他加重一再的說：

「我在這裡沒有工錢，學生們年節才能給我多少錢，全憑着年節推牌九，押寶什麼的，我抽點頭」。並且告訴我：在名義上，學校是公私合辦，那是村長也就校長為要領一筆經費，經費的數目他不大清楚，這筆經費是由村中公攤諸費的結餘而來，學生不交學費，可是他得要些零錢，用大葱，麩子，高糧……等物品代替自無不可，先生也可向學生要些需要的東西，麩子，

豬肉……等等，用錢來代替自也無不可，他又加重重複的說：

「先生要東西容易，我要錢難，他媽的」不過他沒有註解，我不明白為什麼所以難易的道理我看他說到此處氣勢洶洶，對我頗有點嫉妬，憤懣不平的樣子使我不敢追究其中的奧妙，後來他問我：

「你打算怎麼吃飯呢」？這確是重要問題。

「過去先生怎麼吃飯」。

「那不一樣：有自己作的，與我無干，他自己由井裡提水，自己抱柴火……：我一概不管，有我倆合吃的，他的糧食，菜蔬，作料，柴火，我來作，端在桌兒上我倆一塊吃，有包飯的，像城裡的學校的辦法，每月給我錢，我每天開兩頓飯，您隨意，不過自己作，還得去買鍋，我們村裏的鍋不能叫外人用」，我很了解他，是絕對不願教師自炊自食的，可是他不了解我，是絕對不能自炊自食的。

「我不會做飯，還是勞駕，你做吧，我給錢，就是包飯吧，可不知每月要多少錢？最好帶早點」。

「早點倒好辦，頭天剩下的足夠吃，我都是一做便做好三天的，反正你早溜打點底。午飯吃的少，一個樣，您就給二十七塊吧」。

「二十七塊」？我對這個數目字有驚奇，京裡學校包飯才九塊錢。

「每天都吃什麼呀」？

「這可不一定，比方學生送給我棒子麵，咱們天天吃窩頭，麥秋下來，他們送來白麵，咱們天天吃烙餅」原來他不用本錢。

「菜呢」？

「每頓一個菜，學生送什麼咱們吃什麼，要是送來兩捆大葱，咱們天天吃炒大葱。」

「唔……」我心中一陣淒涼，眼睛微微濕潤了。

「張師傅，你知道我每月的薪水嗎？」

「你每月二十五塊，比我強，我一個子沒有。」

「您聖明，我每月二十五元薪水，怎能拿出二十七塊錢的飯錢。」

「嘿，你真糊塗，我不是告訴你，還可以在學生身上想辦法嗎？」

「那……我不願。」

「你不願，就不夠吃飯的，這是村長允許的，你還怕什麼？」

「我不能夠向學生隨便要錢，那失身份。」

「你是個糊塗蟲，滿腦袋的漿糊……」

院子裏一陣脚步聲，夜間賭客的光臨，使他話未說完便匆匆去了。

今天晚上，我祇吃了三塊餅乾。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肚中空空的感到飯的需要，同時又感到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鹽澀水的問題，我小心翼翼的提著脚步，走到西屋裡，唔！

無怪乎賭客不願到這屋裏來玩牌，原來這間房裏，白天也彷彿夜晚，因為炊烟的薰染一切是黑的，窗戶是用舊報紙糊的，厚厚的，彷彿樹木的年輪每年加上一層。

「有熱水沒有？」我小聲的說，張師傅似乎已經起床，不過仍斜臥在炕，赤着膀，在大棉袍上捉虱子。

「熱水可沒有，大清早的那來的熱水。」

「涼水也可以，在那？」

「涼水在井裡，你提去吧」，他仍然捉虱子，頭兒也不抬，聚精會神的注目在他的棉袍隙縫裡，好似在那衣縫找珍珠。

我由井裡提上一桶水，天氣雖明為春天了可是冷水仍是涼森森的，當它碰到我的臉上。冷水可使我的頭腦清醒，它猛烈告訴我，車夫買來開水的經驗，使我不由的走出校門，發現不遠的地方有小茶館，不但出賣開水而陳列着燒餅油條，香烟等等，我買來五個燒餅，五個油條，提來一壺開水。

「張師傅，你吃油條」，我在院中喊。

「好：我授你一個。」

「當他吃完三套燒餅油條的時候，他的態度由倔強而軟化了。」

「你自己提來的開水」他倒了一杯水。

「我買燒餅時，提來的。」

「以後我替你買，準省一小枚，你買去二大枚一壺，我買去只用三小枚，還得灌得滿滿的」，看他的意思，就是包飯可不管開水。

「我們校裡是柴灶，就是做飯得用，燒開水不方便。」

「唔！」我想不出回答的言語。

「你到底是包飯不？明兒學生就來了，今兒咱倆得說清楚。」

「就包飯吧，二十七塊就二十七塊。」

「米麵全是我的。」

「當然呀！我在城裡也是買米麵。」

「我看你是個小孩子，我給你說句老實話，我一向愛說老實話，不是吃了你的燒餅才給你說，真的，不是吃了你的燒餅……」

「真的他是吃了我的燒餅，才給我說實話。」

「張大哥你說吧，兄弟年青，大哥得教……」本來想說教導，不過恐怕教導二字他難以大了，翻成白話一時尚未想出適

當的詞兒。

「老兄弟你不用客氣」我們三套燒餅的交情居熱稱兄喚弟親熱多了，他興奮的接着說：「我知道你出門在外也不容易，作事誰不爲掙錢，那有貼麵的廚子，你掙二十五塊，除二七七塊的飯錢，不是打哈哈」，他拾起一粒芝麻。

「大哥你聖明」，我伸了一下大姆指。

「你是念書，與學生要東西又不肯，我也明白，我看這麼辦，以後，你不用向他們要，你就吃我要的，咱哥兒倆沒關係，我給你作成了端在桌兒上你吃……成不？够交情吧」。

「我不能白吃你，我給你十五塊行不」？

「說遠了」他真的又有點不在乎錢，「你不用給錢，給我幫點忙就行了」。

「不知怎麼効力」。

「明兒開學，你先對學生說？我這先生不比以往的老師，我不要你們的禮物，不過願意送的呢，就交給張二爺，我與二爺有交情！還忘了告訴你，學生一律稱呼我張二爺！

「這個可以」，我知道他是想取得我的利益。

「還有，我告你打誰，便打誰，叫你罰誰，便罰誰」。

「這裡還用體罰呀！還打手板」？我知道他不懂體罰的名詞，趕緊加註。

「不打誰送禮呀！誰送的少，便揍他，誰送的不好，便罰他不回家，他爹還不拿東西來求情」，他的意思頗接近架票勒索的手段。

「好！你的意見高」，我全妥協了，也許這時他要我去合夥綁票，我也得答應吧！

「不過……」

「大哥你說，咱哥倆無話不說」。

「不過……你不能偷着向學生要雞子，零錢什麼的……」

「你太不信任我了，我發誓，如有對不住你的我死無葬身之地」。

折衝要當他答應下午三點以後領我去拜謁村長！校長，他的叔叔。

午飯是張二爺做的，我們的條約是白成立時有效，當然我便有權吃飯了，菜是一盤炒大蔥，窩頭管够，他恐怕我不好意思吃，邊說：

「你別客氣，我老張不怕吃，你儘量的放開肚子可是我的肚子辜負了他的美意，只吃了一個窩頭，當他收拾傢伙的時時，頗沾沾自喜，囁囁着說：

「你的飯量真小，要是去當長工，東家一定喜歡」……

下午三點的時候，他在棉袍上又加了一個藍布大褂，衣褶顯然，一看即知才由衣櫃裡拿出來的。

原來，他與村長的關係，似乎不像他說的那麼親近，他先帶我到長工的房子，再由長工去通報：結果是村長有點不舒服，今天不會客，由少爺代見。

「少爺的權勢也不小，見他也不容易」當張二爺同我奔向少爺的臥室的時候。

「唔，我想少爺在這村的地位好像是太子」。

「一點也不錯，他的外號就叫小太子，說到，小太子三字時聲音低到幾乎不能聽見。

太子的臥室是三間東廂屋，長工說了一聲請，我倆便進去了，少爺正在炕上噴雲吐霧，只稍稍一欠身，說聲：「請坐」，我便不客氣坐在太師椅上。

「張二：這位先生貴姓？」

「我……還……沒有……問過，先生，您……」

「真他媽的混蛋，伺候了一天先生，還不知道先生姓什麼——這對張二爺的尊嚴確實有損，不但呼之爲張二還罵混蛋，少爺對他尙些爲此，假如見了村長一定要罵他王八蛋了，我趕緊站起來說：——

「我姓吳，吳小膏」，呈上名刺，放在炕桌上，他用眼皮看了看，又注意到烟籤上，因烟籤上正沾上烟膏一不小心便滴在烟盤上。

「我太糊塗，沒有告訴張二爺我的姓名，我把罪過移到自己的肩上，唯恐張二爺因我受辱回頭與我絕交，撕毀今早的盟約。

「他叫張二，吳先生怎稱他二爺，這時候的老夫子也太自謙了，那時候，我家裡請的老夫子一不高興常叫當差的跪着，這幾年一切沒有體統了」。

少爺雖只四十來歲人頗具今昔之感，他說我「太自謙了」我無法否認，假如他知道今早的條約恐怕不只是「自謙」還是「自甘卑鄙自甘醜態」吧！不過他算高臥會見老夫子也有些不成體統吧！

「先生那個學校出身？」

「師範學校」。

寒暄幾句，我便興辭而出，最後他再叮嚀張二爺好好服侍先生。

走出村長大門，我趕緊遞給張二爺一枝香烟。

「你今天多受屈」。

「沒關係，咱哥倆，無關係，我爲朋友兩肋插刀，你要明白，我是爲你」。

「自然是爲我，不願我去，自然你不見他……」

「兄弟你還明白，我差不多天天見他，村長的門限都叫我踩破了，少爺是講排場的，官派、當着人，生人，他要罵我，排場，要是只我們倆，胡打亂鬧，我罵他鬼子，他罵我王八不過當着生火，陌生不熟的……」他並不十分介意他的污辱，並有一番巧妙的解釋，這種解釋比阿Q來得聰明而現實。

「你與村長是本家……」我想追問一下他們的宗法系統，不過他未等說完。

「不是都姓張麼，向村長叫叔叔，」大概村長出計的時候，他的名字也許能夠附於驥尾。

晚上又來了賭客，十二點後我才入夢。

二十八日。

今天開學，昨夜已將鬧鐘撥在六點上，我以爲八點上課，六點起床總會遲的，不料東方剛升起魚白，有一學生便敲我的門：

「先生！我來得最早，你得記一功，我叫王小且，」原來他們以早到爲榮，尤其是開課第一天，彷彿去奶奶廟，財神廟競爭繞頭股香似的，這是表示他的虔誠。

「好！记住了，誰給你開的門？」我知道張二爺仍在高臥。我跳牆進來的。」

「……我欲無言。」

在七點多鐘，據說學生已經到齊，有二十三個，男女兼收，年齡不限，有才離母親的襁褓，而仍有用手指伸進嘴裡代替嘔吐乳頭的習慣的小兒，有鬍鬚叢叢，看來好似我的大哥的壯年人，不過女生全在六七歲以下，那是保守善良風俗的原故。（未完）

## 失 業

·雷研·

一椽小屋，安靜的站在一個雜院的西部，入夜了，院內只有黑暗。

十月末北京特有的北風，又狂吹怒吼起來，小窗子上倒射出一片柔和的光，好像一個溫柔的妻，在丈夫發怒時，想勸止住他的暴燥，但越勸越起勁；索性大發發作起來，循規蹈矩的電線也被風吹得吱吱亂叫，柔和的窗無可奈何的閃了閃眼，那是屋內一個站起來的身影。

房內有著一爐紅紅的煤球火，桌上一盞相當明亮的煤油燈，一個青年人正入神的看一本筆記本似的書，火上煮沸了一壺水，呼呼的溢滿小爐台，已烤得焦脆香熱的燒餅，受了水的災害。青年人急急站起提開水壺，一陣二氧化碳的氣味填滿小房裡，他只得開了房門，任北風吹進換走那令人窒息的煤氣，風怒沖沖的撲進來，太不客氣了，像找仇人，連牀圍子都被揭起，燈火突突的鬧起毛病來，和鬼火一樣，是綠的，爐裡的火苗兒也捉起迷藏來，忽東忽西，忽起忽落的，青年人只得關上門，那陣臭煤氣却被風攝去，燈火也清醒了，爐火也安靜起來，本分的發着暖氣。

是女人的脚步聲，「得得」的急迫的在風中掙抗着越走越近，越近越急，門開處走進一個從大風中逃歸的女人，她的頭臉完全隱在一個花紗巾裡，他跑近，去替她揭去面紗，一個突然作出的笑意熱愛的注視着他，眼裡有「委屈」的陰影，雖然在揭面紗時她微笑着走了「委屈」。

「冷吧？風太大了」，他拉着她走近爐邊說，她搖搖頭，笑着依在他的懷裡，他愛憐的親吻着她的前額，用手帕輕輕撫去她面上的塵土，秀潔的臉加強屋內的光輝。

板桌上，倆人食用着簡單的寒苦的晚餐，他們好像嚙不出飯菜的寒苦，一會兒，小的鹹菜碟內已空無餘物，水濕的燒餅也被吃下。

「我這給你買了一盒紙糊呢」，她從衣袋內拿出一盒「華芳」來說，他接過去笑了，接着担心的問：「你帶的錢不富裕，怎麼還給我買東西？」

「我走着回來的。」她說，



「田」以後不許這樣風這麼大，你從南往北走，不坐車，累病了怎麼辦？」他焦慮的說，

「你是吸不吸吧？別裝醉！」她奪過烟來替他打開整直的說，

「我吸，你只給我的我更要吸」。

「這纔是聽話的孩子」，她有意玩笑着說。

一匣修長潔白的紙烟十足 (Cigarettes) 的斜插在他的兩唇間，接着拿下烟來噴出幾個波動着的烟圈，安逸得他倆同時吐了一口氣，外面風叫得更利害，但破壞不了室內溫柔的景象。

「我譯的那篇東西快脫稿了」，他說着遞給她一個紙本子，她接了一頁一頁的讀着，那聲靜，你得承認，她在看書時候是真養靜！臉色却是活潑潑的，不時透出些消息，不，是書評，她讀着感動的句子或情節時，臉上一層薄霧似的「同情」是天然的，她生來是個多感的人，漸漸的她看得入神了，他去倒了兩杯熱水放在棹上，杯子是藍色琉璃的，他倆都愛玻璃器，愛玻璃透明。——在燈光下射出調和的色彩來，兩個杯子共同冒發着水氣有節奏的上昇着，爐火更暖起來，他換下一件白絨衫，放在牀上，他遞給她一杯溫度合宜的水，她合上本子問：

「什麼時候譯完？」

「快了，也許用不了一小時拜」。

「那真好。」

「田」我的絨衫破了一個大洞，你有工夫替我補織一下吧」。他請求的說，她點點頭。

「勞駕把牀底下那個小木匣拉出來，有碎毛線」。她說，

他把一個小木匣拉出來，裡邊有許多小毛線球，棉線球，針袋，粉線袋，一切女紅的用具，還有一個沒有結完的粉紅色的小兒絨衫，他故意提出這個小絨衫來，向他優美，她也笑了，在燈光下挑補着絨衣，她的臉色更研麗了，他得意的吸着烟，看着書，吐着淺藍的烟圈，牆上一閃一閃的映出她纖巧的引着線的手影。

「穿上吧！補完了」。她交給他又從書架上拿下一個筆記本來匆匆的寫着，寫字與作女紅顯然是兩件絕對不同的動態，她寫得比編織要快數倍，他問：

「忙着寫什麼？你不怕累？」

「明天，「戲劇欣賞」的〇三三要交卷了」。說着又匆匆的寫。

小扇開沉寂起來，他也靜靜的看書，地下佈滿香烟灰，及一團銀色的包烟紙，在圓形的煤油燈的光圈裏寂靜的發着小光。「頭痛，我要睡了，你替我修改一下，明天早起來，我抄」。她說着優美的打了一個哈欠，伸伸腰。

「好，你太累了，又要讀書，又要教書，我真對不起……」他慣常的這麼抱歉的說，她笑着目止住他的道歉語，她脫下薄的但已溫暖了的大衣，搭在椅背上，長袍壓在被上，她疲乏的躺下去，他替她蓋好了，說：

「睡吧！你是不能再受累啦！」他開始替她整理筆記，外面的風聲不能攪亂她的睡眠，她要休息，她的確太累了，她要休息在他的愛護下，她更忘記一天的憤恨，忙亂；她更忘記未來生活的恐慌，他見她安睡了心裏很得安慰，他並不困，他白天沒有什麼不工作，除了煮燉壺開水以外，就是翻譯點東西，或看書報，他很坦然，他不像一般男人明明吃着女人掙來的飯反倒慷慨悲歌找毛病，發脾氣，吐出些：「男子大丈夫，不能叫女人養活着，運氣不及嚙！」一類的話，他知道兩個人要共同生活，要互助，彼此負着維持對方生活的責任，比如自己已有職業天天外出，她不是也要在家裡操作嗎？不能親視她，不能因為不吃她掙來的飯而自甘墮落的作一些違反良心的職業，盜取些不義的錢來充「男子大丈夫」，他不灰心，他高興，他不困，終有一天他能替她工作叫她休息，她是應當休息了，起碼在她生產以前他要找到合宜的工作，他這樣計畫着。

筆記整理完了，爐火已將熄滅，他怕火熄前的煤氣，他把火蓋好，把爐子拿到屋子外邊，天上的星星被風吹得遠而小，好像另一個宇宙間的星一明一滅的發着小光，他沒時間多欣賞星，他回到屋裡驟然的冷了，她的臉有些蒼白，是睡冷了，他想，他拿起椅子上的大衣爲了她蓋上加些暖氣，突然一個白色的大信封落在椅子上，他們一向是坦白公開的，他們彼此沒有什麼秘密不使對方知道，所以他拾起信來看，信皮寫着：

「敬呈 方田女士」信內有三十元的紙幣，一紙信：

「敬啓者小兒輩備蒙教誨，在校中已見進益，不勝感激，此次考試並無不及格者，理當停止補習，本月束修已清結呈上國幣三十元整，幸斯查收是荷，女士人才自不難另有高就也，爲頌爲祝，此請女士教安。 x x 上 x 月 x 日」他看完了不知是什麼滋味，只是發抖的唇重復的念道：

「……考試並無不及格者，理當停止補習……」又喃喃的說：  
「失業了！」

「她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怕我着急，怕我去作不當作的工作，她要掙扎，她爲我」，他這樣想着含着淚親切的替她蓋好了大衣把她的被子掖得更嚴緊些，他想伏在她身上痛哭起來；但是她疲乏之後睡得那麼香甜，他只得站起來，他想想前些日子她發牢騷：「家庭教師萬能，英文，算術都要會，還要給大小姐講唐詩，少奶奶織毛褲也來請教，紅白事的應酬該寫的也得寫，家庭教師萬能機，就是不會造錢，爲三十元錢天天當奴隸。」

「他們一家大小七個孩子，大的在高中小的在初中，每天三小時還不够分配，給小的講書，大的就問：『形容詞英文怎麼辨？』我一而講着書，一面顧着口風就得打電報似的。』」

七的「電報又來了：『上學的「學」怎麼注音？』我也得顧着口風拍回電：『學，第二聲——陽平，書房大，坐的散散落落，偶爾聽不清或是回電拍慢了聽他們轉音，大聲嘆氣，像誰審了他們似的，一個月三十元錢，樣樣教，用拍電的法子。——誰也不肯到身旁來問——』」

「上家定教師物美價廉的行事了，可有什麼法子？終有一天叫他們都請不着家庭教師，他想得腦子漲了起來，他想這種不人道的職業丟掉，也好；她可以休息一下了，不過她為什麼作這種職業呢，不是爲了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嗎？失業了，馬上就是「飢荒」，房東不會因爲你失業免收房租，倒水的不能因爲你失業了白給你倒水，就是自己的胃，也不能因爲你失業了而不工作，而不給他東西去消化，那麼需要的是錢，要錢就得有職業，自己恨，恨自己沒有職業以致她失了這個拍電的職業而使自己恐慌，他想這是恥辱，大恥辱，他呆了，又想起：她明年纔畢業，她要應付考試，她要找職業，她照樣還得受生育的苦難，在明年秋天，小生命不能因爲她的勞苦而晚出世，甚至於不出世，不能，一定要按時來到世上與父母共患難，小生命，他想到這兒發狂的拳打自己的胸膛，他始終站着想：他自己窮，他愛了她，把她也帶窮了，他想起今年夏天畢業後在烈日下東奔西走的找不到職業，他想起她的父母狠心的不再供濟她——也是爲了他和她的關係——；他又想起她的才，她的美，她的多情，那兒也不應當使她受苦，而自己使她受了苦難，他恨自己，牆上的鏡子照出他發怒，發狂，的臉，像一頭怒極的雄獅，他恨這個「像」，他拿起鏡子來摔，一面咒罵着：

「你那兒配愛她！」破碎而清朗的聲音叫醒她。

「爲什麼？樹！你怎麼還不睡？」

他見她發問時那可愛憐和驚疑的神氣，除了悲哀以外再也發不出怒氣來，孩子似的伏在她懷裏哭起來了。

「樹，怎麼了？好好的說」

「你失業了，我累你受苦，我恨我自己」。他像個孩子似的哭着訴說。

「那算什麼呢？只要不怕累，只要會的東西樣兒多，只要不索大的報酬，這種職業多得很，那算什麼呢？睡吧！你看你全身涼得怕人，病了可怎麼好呢？」他撫着他的頭，眼裏含着淚，流出來的是「憤恨」與「酸楚」，淚多了，一滴一滴的落在他蓬鬆的頭髮上；他懷裏上的冷露，他伏着不起來；外面的風吼叫得呼呼的，失去爐火的小屋，不時的從門隙中透進風來。

這是陰曆的十月末。

# 新嫁娘

芳 溯

這篇喜劇，並不是事實，亦不是筆者幻想；乃由美國雜誌「紅書」Red Book某期中一篇短篇小說脫胎而來，其大意約如此，惟原書早已失落，無從對校，內容亦略有上下；筆者因見其體面可喜，故用第一身追述，敬獻于讀者之前，諒亦可供一笑也——筆者。

凡士出去了，他不吻我，他又不把前門好好的關上；拿起帽子，即衝出去，死力把門撞上，發出雷一般的重音來，他在想驚嚇我呢！

早餐他又嫌窩子煎得太老了，這是張媽不當心，他憑憑和我生氣。啊，他不愛我了！

天啊！他昨天還攥住我的肩膀，死力搖我，他也許會傷害我呢！晚上也綁起面臉，不理我和小道治。他一定不愛我了。男子的心變得多快啊！

媽媽會說，我年紀太少了，不該結婚，更不該和凡士結婚。他又高大，又粗野。媽媽真對，我還是回去吧，我必定離開他，也讓他難受難受，誰叫他這般對待我。我立刻即走吧！啊，看那雙鞋子——凡士的，全鞋都染上黃泥，張媽晚上為何不把他擦去呢？

我一定要立即回家去，誰叫他不愛我。我得把我的衣飾拿走，我即把凡士和我的衣服分開吧，啊，這不是凡士的絲圍巾嗎！上星期六晚上，他到這都找遍了也尋不出來，怎會跑到我的衣堆裡來呢！

啊，凡士，你也不要生氣了，六點鐘你回來，再找不到我了，你吹口哨，你門匙響！在開門，你進來，你到浴間去，你又斜入書室去，都找不到我了。你也別生氣。不，你亦許會着急呢！啊，凡士，可憐的凡士！

好了，東西都檢好了，怎麼辦呢？讓我打電話去叫那汽車來，一直回上母親家裡去吧。不，我必得留一封信給他，好讓他知道我回家去

了，他也許會來呢！

凡士：

你不愛我，近來更變了。母親說，我們不配結婚，她說的對，我們還是離開吧。我回家去了，你也不要來見我。 珍妮

信封怎樣寫呢？「留給凡士」吧，不，不要這樣，還是寫「黃凡士先生」好點，好，就寫「黃凡士先生」吧。

好了，汽車來了，我即走吧。啊，可憐的凡士！再會吧，小道治！

.....

即到家裏去吧！

「車夫，車子到×街×里。」

啊，這麼早回去，媽媽不太奇怪了嗎？我怎樣說呢？

「車夫，不到×街，到女青年會。」

我先到青年會，把皮包寄在那裡，以過午飯再回去吧。啊，我多麼單獨啊，我要坐在人家看不見的一角落裡，我多麼傷心啊！

啊，菜盤儘替我堆上這盤滿為怎，我又不是飯桶。啊，又是一盤，這盤還沒有動呢！替我來個冰結凍好嗎？二個也好。好了，不要了。怎樣好呢，現在回去嗎？不，我得找今天新聞，看完一家電影再回家吧。銀官演亂世佳人，太長了！百老門呢？戰鬥片，太嚇人了，好萊塢？啊，好萊塢吧，就好萊塢吧，笑笑也好，我也太傷心了。

開演了，是運動新聞，沒有意思。院裏觀衆倒不少呢，停會米老鼠短片也許好點。

啊，怎呢？已換上米老鼠了，看看他的嘴，多難看，一雙鞋子又這麼大，有什麼好笑，他們要這般狂熱着呢？男子真是狂笑機。還是早點換上茶萊哈台吧。

時間總不早了，凡士回來看不到我會怎樣呢！他一定看見桌上那封信，他將不知如何傷悲呢！沒人安慰他：我又離開他，可憐的凡士。

已演茶萊哈台了，這笨東西，怎會掉在水桶裡呢！哈哈，看瘦子的面孔多難看，可憐的東西。啊，凡士！你怎會知道我會獨個子在這兒來看電影，你怎會知道我離開你呢？他看了那封信到母親家裡去找我嗎？也許不會，可是一定很心碎的了。回去吧，我還是回去吧！我可以躲起來，看他怎樣。要是可憐的凡士太難受了，我可以出來安慰他，要不然再回家去也未遲。快五時了，門走吧，還得到青年會去拿皮包去。

啊，道治，道治，小道治！唔，我吻你了，走開吧，小道治！

啊，信兒還安靜的躲在桌上呢！你將告訴凡士以碎心的發現了！隨牠去吧！我躲在那裡好呢？我試躲在衣櫃裡看怎樣，不成，門關起來看不到凡士。床底下？還是床底下。讓我試試看，就在這兒吧！從床布縫角中可以看見凡士站在那桌邊折信。

啊，道治，出去，出去！不成，他要把我拉出來給凡士啊，還有張媽，叫張媽把他帶上小花園去吧。

那不是凡士的口哨聲嗎？他回來了，我趕快藏起來，皮包呢？在衣櫃裡不要緊。還有什麼呢？信在桌子上。他的門匙在前門上擱了，快點。我在這兒可以看見她讀信時的表情，我發誓真的倘是他人難過了，我必定鑽出來。

他進來了，他叫我呢，可憐的凡士！你可找不到你的珍妮了，啊，他手中還帶着一束鮮花啊！一打玫瑰，我要昏倒了。

他看見信了，他取出來，他讀着她，他眼睛看得這麼大，他難過極了，安靜點，我的心，牠跳得多麼快啊！不好，他朝床下看，也許看見我了，不！他看不見。他朝別處了，他一定在找我呢！

啊，他又吹口哨了，他臉上怎會反快樂起來呢？啊，他一定不愛我了！他倒喜歡我走開呢！

怎麼床下儘是棉花絲毛，從那兒掉下來的？啊，我難過極了，他倒不在乎。啊，天！

他打電話了，又是俱樂部！他說他太太！是我！出去了，他可以到俱樂部和他們吃晚飯。啊，他的朋友！我走了反不在他心上了！

啊！他坐在床上來了，正在我的上邊！彈簧吱吱作響，我要被壓死了。

他脫掉皮鞋爲什麼？連襪都脫去了！他站起來了。啊，我也好鬆口氣了，他把衣服領帶都脫下了，他也許要洗澡？不錯，他披上浴衣了，他到浴間去了，我也好深深的透口氣。我手脚都失掉知覺了，啊！腰也痛起來了……慢點！他又出來了，他又進去了，他高興唱起來了，流行小曲，The Song of the Water and the Sound of the Organ，唱得這般起勁，全不把我放在心上。

他出來了，換上最漂亮的衣服！啊，他又讀那封信了，他仍然不非傷。他拿筆在上面畫什麼呢？也許要留給我看，也許要叫張媽送給我。啊，狠心的凡士！

他在鏡前照了又照，自己在微笑着，他倒喜歡呢！啊，我的……他又要出去了，又吹着口哨。他去了，門又在他後猛撞着！

啊，痛死我了，但他寫的是什麼呢？

「你躲在床下」

啊，凡士！

# 天先生

楊綠竹

## (一)

天先生是B大國文系今年畢業的高材生，不但是高材生而且是高齡生，他的考齡大約是在「而立」與「不惑」之間，可是他的準確歲數，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有人與他作傳記，立年表那是頗費攻據的，因為他自己從未談過年齡的問題，假如有人冒昧的問他：

「您今年青春幾何？」他必面而色陡然而報，呼吸急喘，睜着眼睛說：

「你太不懂禮貌，那能隨便問人家的歲數。」

他的密友，言先生，是攻歷史的，對他的年齡曾下過一番密的考據工作，他唯一的證據是到學校的註冊課，去調查他入學時所報的年齡，因證書的關係不易更改，誰知他的名籍年齡項下被小刀挖去了，據傳說這是天先生用兩塊大洋運動工友所得的結果，言先生的考據失敗了。

天先生頭髮，不太多了，兩鬢未白而先禿，在頭髮的進化史上，似乎跳了一級，這是言先生自己不滿上帝的地方，可是他常說。

「我不在乎這個，兩鬢無髮，正是博士的樣子，你看佛羅貝兒不是禿頭嗎？其實他頂在乎這個，每天攬鏡晨粧，必一根一根的統計他的頭髮，假如夜裡失掉一根，其哀如喪考妣之痛，他非常痛恨科學家，尤其醫學家，你們會發明，飛機，無線電，白喉血清，九一四什麼的，為什麼不發明一種生髮特效藥水，能够反老還童呢？」

除了頭髮問題外，他的臉盤也是問題，左臉大，似乎一個前門烟卷盒兒，右臉小，彷彿大號保險火柴，鼻子在他的面部上不是最高峰，只超出臉面一分半；反而嘴唇則峰巒突兀，風頭頗甚，臉皮雖然够不上雞皮的雅號，而皺紋縱橫則頗似將要乾癟的，鴨兒梨。

上帝對他雖然失於慈善，可以說有些虐待不過並沒有收回人們應

有的天賦本能，這種本能，使他常洗臉，用雪花膏，去王府井大街××理髮館……目的自然是追逐女人。

提起女人是先生最感興趣的事，有一天他與密友言先生喝了二盅之後：

「老言，我戀愛永遠是失敗是什麼道理？」

「……言先生對主要的問題，回避表示意見因為他知道「失敗是什麼道理」之道理是很合乎道理，所以祇輕輕的說」一句：

「百折不撓，再接再勵。」這種圓滑的應付，大概是他們交情密切的原因，「欺騙人才安慰人」，那是一句名言。

「也許她們都知道我家有那些個」天先生所謂「那些個」，並非說他家裡有複數的太太，是指「妻」與「子」而言，子是多數的，大約有三個以上，加上一個妻自然仍是多數的故稱那些個。

「無關係，你看我們國文系某教授，不是三份家，四個太太嗎？無關係，女人是默認男人多妻的」言先生舉例明之。

「有理，有理，辜鴻銘不是說過一把茶壺可以配四個茶碗嗎？」天先生用理論証實。

……

無論怎樣說吧，反正到天先生被學士帽子的時候他仍然是兩袖清風，一腳踏土只能捲着涼風，當他逛公園的時候。

## (二)

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天先生畢業之後，居然榮受B女中之聘，他能够擔任女子中學的國文，尤其是高中部的國文，自然不勝榮幸之至，他的喜歡，快樂可謂「如魚得水也」。

在開課二個星期前，他便充分準備，當然要緊的是準備功課；

如：

「李義山如何與女道士戀愛」。

「卓文君爲什麼愛司馬相如」。

「究竟有多少女人愛老舍」。

「許廣平何以嫁給魯迅」等等

這些題目都需要翻閱參考書的，都要深深的下一番工夫，才能言之成理，發揮盡致，尤其是像許魯戀愛這樣題目，要特別注意，因爲與天先生有切膚之痛，說不定將要把許魯戀愛的原則應用在自己的身上。

準備功課之外，便是準備衣服，天先生在歷史本本有一套西裝，日日推移，使他的西裝。

早變成中裝了！上身因肩膀處破了，只能權作小袂褲穿，下身，褲口破了，褲襠也撕開了，只能懷在襖袍內應用，如果結上腰帶並不顯褲口有破壞的痕跡，現在他必得打套西服，新西服。

不過，他到了西服店，夥計嘴裡吐出來的價錢，令他悽愴久之，有五百的，有四百的，有三百的，有一百的，最少也得一百以上，就按這最低的，西服價格一百元計，還比他一學期的薪金多三十來元，在統計學上，可以說一套西服的價格佔他一學期的薪金，總數的百分之百五十，他的薪金費的，頗也複雜一語道盡，這個s、女中是以鐘點計薪金，每點鐘三毛，天先生每週共有十二點鐘，每星期三元六，每月以四星期計合洋十四元四毛，一學期也不過上五個月的課。半年所得僅僅七十二元，這是按理論計算而得的數目！可以說是預算，實際上，半年所得尚不及此數，因爲誰也不能担保半年不患病，不告假，請假一堂就扣三毛，即使天先生服務忠誠，每堂皆出席，可是學校中放假也扣薪，什麼，中秋節，孔子誕辰，雙十節，陽歷年啊都是使教員臨時失業的日子，所以他半年收入的決算一定在七十二元這數目字的下面，要是花百兒八十打套衣服，自然不可能了。

人是萬物之靈，他最能適應環境，新西服做不起，到估衣舖裡找套舊的也未嘗不可。

「人的面目尚有相同的，身材相同的自然更不在少數」，買合適

的西服，不是難事！他想，在開學前三天，天先生到了天橋，在估衣攤上發現兩件西服。

「很好！很好」，天先生自己在肚子裡說，所謂很好者，是不太瘦，可以扣上紐子，不太肥，無藝術家之嫌疑，還有一個最大的「很好」之點，就是價錢尚稱公道！十五塊半。

上身是淺灰色派力司的，下身是藏青哩噠的，雖然上淺下深，不大調和，好在天先生沒有學過繪畫，對顏色的配合，不大關心，雖然褲子上有些討厭虫兒們蠶的小洞，雖然淺灰色的派力司有些褐色，變成淺黃色的了，雖然上身還有兩個紙烟頭燒的銅元樣的孔……「雖然」仍有許多，可是因爲十五塊半的情面，不能損傷這套西服「很好」的評價，況且那個估衣舖的夥計尚一再的噁着嗓子的說：

「先生，您是常穿西服的，一定明白的，這是地道的西洋料子，現在北京買不到，東交民巷都不準有這種料子」。

天先生很大方的由衣袋裡掏出十元一張的鈔票：

「這是定錢，明日我在銀行裡取出錢來，再給五元半，明天準來取貨」。

他口袋只有十元零一毛，不得不明天再來一趟，他所謂銀行是與銀行一樣有大櫃台的當舖；他的取款票據是三床被褥。

「犧牲，戀愛得犧牲，」當天先生躺在光板床舖上的時候，不禁想起這條格言。

天先生上任不到一星期，便得「西服」的雅號，他很明白這個綽號，並不是諷諷他的西服，「天橋買來的」是因爲少見多怪，在這s、女中的教職員都是一群藍布大褂之流，天先生是唯一的西服階級，並且學生能够當面高呼先生的外號：

「西服」。

「西服來了」。

那是和睦，親善的表示，感情好才能這樣子，否則學生見了先生，把脖子一扭：低聲兒：是能够使你清楚的聽見的那種低聲兒：「討厭」！





「你的字寫得好，我很喜歡，這個學校太糟，校長太壞，簡直壞死了，你知道嗎？我不打算繼續念了，北京那個學校都比這個好，你說是不？」校長太缺德，看見學生死釘，你說是不？」

他念完了，興奮的喊了一聲：

「我老天也居然有今日！」他想到再寫信便可約她來玩了！不，約她去中南海吧，我屋子中的陳設不配招待這高貴的客人。

他又用一夜的工夫，爲了封回信，自然他要回復人家的問題，他對校長雖然並無宿怨深仇，可是現在爲要順從人家的意思，不能不痛罵學校，醜詆校長，內有警句：

「這學校可謂糟天下之大樞，人間少有，校長鼠頭賊腦，看見學生如蒼蠅之過蜜……你的眼光銳利，偉大，最好離開這裏。」

最後是熱烈的約他星期日下午二點北海般若香見面。

#### (四)

星期日的太陽仍然那麼逍遙的走過去了，可是帶來一個宇宙大的影陰罩在天先生的頭上，心上整個的身上，他墮在失望的深淵裏，他在般若香恭候了四個鐘頭，未見人家的影子，回來發了一封本市平快，三天之後，仍然音訊渺渺，最後他拿出最大的勇氣！戀愛不是要有勇氣嗎？——登門拜訪：

「你找誰？」

「冬小姐，」

「你貴姓？」

「天，天……」他尚來說出天什麼來，那個司關，那個門神爺「」的一聲，便將兩扇朱門合上了。

大約是過了兩天，天先生剛走進教員休息室，聽差告訴他：「校長請您到辦公室」，校長請，三個字使他惶惑，他請我幹麼呢，自到學校後，只與他談過一次話，他莫名其妙的躡進辦公室，校長板着面孔，怒氣沖沖，對於天先生的來臨似乎並未看見，連頭兒都沒抬，校長對面坐着的那書記姜先生，也失掉往日的和藹，謙恭，並未站起來

讓坐，仍低頭填他的表冊，只用眼角斜了一下天先生。

「校長，有什麼事？」他仍持一向不卑不亢的態度因爲教員是「聘」來的，不是校長的屬員。

「天先生，我對閣下並無仇恨，你爲什麼破壞我的學校！」校長睜着眼，彷彿對一個學生訓話。

「我沒有啊」，真的，他沒有。

「哈！哈！」姜先生也居然敢譏諷笑，他從來不敢對聽差大呼說話的人物。

「你與學生講戀愛，不，你不配戀愛這名詞，你追逐學生，已屬膽大妄爲……你尤其不該破壞我的學校，煽動學生退學，你可知道學生是學校的命脈；學生是學校的經濟來源，至於你罵我，那到是小事，……」

真是的，唉！天下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沒有作不到的，唉！姜先生搭訕，不知他是諷刺呢還是想講解，說完，他斜着眼，瞥了一下天先生，這一眼刺在他的臉上比刀子還疼，他的臉起初是紅的，變成黃的，由黃的變成青的，最後變爲蒼白的，眼珠兒呆呆的一動不動，直瞪着公式桌上那個墨盒，墨盒能够看見他，他可看見不墨盒兒，他是非危死屍，腐爛的骷髏，那還有一點知覺。「你有什么解釋的話？」校長冷笑了，像一個法官審問已經証實犯罪的兇首：「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我沒有：校長」校長天先生下意識的答辯！可以說是哀求。

「呸：看證據，校長拍了一下桌子，隨着「呸」一聲，唾沫星子濺在對面姜先生臉上。

「這是那個寫的？」校長由口袋掏出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大聲叱咤着。

「校長，您別生氣，叫他慢慢說」，姜先生也許是怕唾沫再吹到他的臉上，才想諷解。

「真確實犯」你打算怎麼辦吧？」

「兄弟年輕，一時……一時……」他承認了。「你年輕？我看你是老糊塗了」，校長拍桌謾罵「我辭職吧，對不住您，是她……是她先向我寫條兒……」

「辭職就算完了嗎？冬伶靈的家長昨天來學校質問——拿着你的情書，說是如果無圓滿的答覆，便要起訴呢！你能脫離法律上的責任？你得賠償我學校名譽的損失，你得賠償退學生的學費，你得……」

鈴聲響了，大概是替天先生來解圍。

姜先生上課，回頭再說「姜先生倒底比校長和氣……」

他進了教室，一陣笑聲。

「來了，大冬的愛人來了」。

「他怎麼不照照鏡子」，學生的消息真靈通，天先生的事，早已轟動全校。

他以課本遮住自己的臉，講書。

「先生：我有個問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怎麼講」。

接着一陣哄堂。

「先生，我也有個問題：不，不是問題請你講講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愛的經過」吧！

「報告經過」一陣鼓掌聲，他還是講書，對於堂下彷彿是兩個世界，學生的旁敲側擊，不發生什麼作用，便轉而正面攻擊。

「你為什麼把我們的大冬勾跑了」。

「你為什麼叫他轉學」？

「你為什麼罵我們學校」。

「罵學校就等於罵我們，我們每人都學校的一分子」

「也等於罵他自己，他是教員」，學生們都念過邏輯。

「教員，他配嗎」？

「說話呀」，天先生仍在講書。

……

鈴聲又響了，他感謝鈴聲，他不敢進教員休息室，怕另一個陣地包圍他來，他仍然回到學校辦公室，校長出去了，祇有姜先生的

在造表冊。

「請坐」，姜先生比方才和氣。

「唉！兄弟一時糊塗……」

「何以善其後呀！唉！」

「兄弟想對校長道歉，再向冬……」冬字之後不好說出來「家長道歉……」。

「那似乎都不重要」，姜先生深知問題的癥結所在「至於賠學費，我實在無錢，你想我到這裡只拿過一個月的」。

「哼！叫你拿錢自然不容……」姜先生不願一氣說出來，過了五分鐘，他才繼續：

「鬧到法院去都不好，名譽是第二生命，我為學校，為學生，自然也是為你，我想出一調停辦法」。

「您費心，我……忘了您的恩德」。他想與姜先生行三跪九叩禮，現在姜先生是他的故主，是他的宗教。

姜先生的調停方案，是天先生不必辭職，祇減少三分之二薪水，即是每鐘頭按一毛計，所扣留的作為賠償學校名譽損失及金錢損失——損失一個學生的學費——至於冬伶靈家長方面則由校長寫封道歉信，聲明已將該員撤職。

「我再向校長正式道歉」——天先生覺還對不住校長。

「那倒無須乎了，見面時，說一聲就行了」。

「冬……家長能答應嗎？我的在學校，他要起訴怎麼辦？」天先生的不放心。

「沒那麼嚴重，那是校長……」姜先生又將想說的話囁回去，他不能告訴他，那是校長恫嚇他，根本冬的家長就沒有來學校質問，那封信是冬伶靈寄給校長的。

「您費心，明兒晚上，我在四牌樓酒缸上請您喝兩盅。」

……

天先生走出學校大門，說不出的痛快，彷彿一個十年的囚徒，走出監獄。

四月十五日

# 煙

蕭·  
菱·

「我的性格本身就缺陷，尋找的還永久是缺陷。」

「要想生活平靜，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放在全人類之上，除去掃一眼，彼此不再具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我自己的心放在紙上，我感有一種不可壓制的厭惡，我甚至以寫一個小說家沒有權利表示他的意見。——不管是什麼意見，難道老天爺說過，——他的意見？所以有些東西噎着我，我想睡出口，然而我睡回去。說出來有什麼用？」

「我知道什麼是空虛。然而誰偉大？偉大或許在這裡；未來在這裡滋生。僅僅要小心夢想：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醜惡，而且已嚼碎了。我好些東西，這是靈魂的（Soul）。她唱，她喊，你去了，你再也不回來。」

「永別呀，青春的美麗的花，這樣快就凋零了，往後帶着痛苦或歡悅，人依舊不斷的回憶着。」

「我吸了好些無人知曉的糞土，好些事一點不招敏感的人們心軟，我却同情，寫的不缺乏心。」

一，一支夢的梯子（代序）

福樓拜

現在我在使用着欣慰的心情與脚步，朝向冒着一股炊煙的方向走着……

煙……一股……兩股……

睜開眼——一夜原始人類的睡眠方法，已把人弄成污穢與尷尬了。天像塊藍寶石……

耳際響着輕鬆的微風，雲在天上飄蕩着，把天氣的炎熱，點綴得爽朗與輕快。遠遠的有絲紫色一絲絲朝霞，嵌在陽光淡弱的方向，靜地，在把夜間的濕熱，消失零散了。

地平線漸漸升起陽光，在烏黑的天上，微弱無力。但卻像是光明的象徵。

一陣風，漸漸帶來了涼與濕，終於又落起雨……

雨像煙，落在幾遍禾麥田上，透露着一股溫和的味。夏天的炎熱與暑氣，遂為雨沖散……

現在樹葉掛着一串串水珠，經晨光照射下，碧綠枝葉，滴答響着滴水聲，遠處這時尚落着雨絲，細弱無力輕落，在陽光下像幾條玫瑰色的線條。到處飛翔着幾隻綠蜻蜓。

一遍樹林。一股連互的山脈。

我迷了路，而且脚步疲乏，一夜中幾陣雨，幾片廣大的平原，把我的勇氣與脚步給踐踏了。饑餓與焦燥，終於把一點辨別的智慧亦為疲憊所剝削。現在，我由一遍樹林中，更走到一叢無盡的禾苗地，一夜疲乏了的脚，踏在雨後濕軟的泥土上，像是踏上了膠，起初用盡力把脚提上來，跟着就又用力再把脚踏進去，一步兩步，走着艱難的道

路……

咳！……

——臉前突現出一盪湧着波濤的海水。灣灣曲曲的水浪在閃着金黃色的光亮，在靜靜地汨汨地流……

心反讓這望給安定了。

海水靜靜的響着動人的聲響，我怔怔的鑑賞着這副美麗的圖畫；遠處海岸隱隱一兩塊山巒，垂直的絕壁，呈青綠色，怪異與崢嶸……漸漸山頭上隱隱有一兩股升騰着的炊烟。

抑鬱與焦燥，爲這一股炊烟所消滅了。

那天正颳着南風，我用盡餘下的僅有力氣兩手曲擺嘴間：

「有人迷了路，請救救，有船……」

聲音在一股求助的勇氣下，亮徹且高昂，聲音飄在海面上，野性的呼聲啊。

幾聲犬吠與回聲，海面上到後最初有着一團黑點，這小小的黑點，迅速的移動着，像隻離了弦最後馳騁着的箭。

「謝天：這是隻船吧！」

焦燥的等待着人，人？……（希望）安定了「荒張」，我在利用這空間，想一點遙遠的事。）

宇宙的空虛，加上人事的失望，於是熱情就在一份憤懣與抑鬱下，爲歲月的折磨而變色了。午夜清晨中，我在撫摸着一棵爲妬忌，小氣，抑鬱，懷疑……那些冷箭刺傷了的心。我在那兒會放下過多少喜悅與忠誠，但是臨到了我所得，却是那麼一隻隻冷冷的箭，不過謝上帝，我終於生活得真實了。一切人事的磨難下，我懂得了如何使用兩隻圓滑的手，把「今日天氣哈哈」合式的裝在嘴角上了……

在一份虛偽的處世態度上，去打發着一堆堆寂寞的日子。漸漸我在苦悶的抑鬱着，我終又在感到了缺乏一份打發，這樣一堆空虛的日子的興緻與勇氣。倘如我想由哪兒去取得一些喜悅與幸福，我是否應就先得放置一些熱情與坦白呢。呵，不錯，這點想頭是對的但又是優

的呀，爲這優，於是我抱着一顆傷痕片片的心，我飄泊着遨遊的生活，飄流於一些景物圖畫中，也許這顆心，會爲山呀，水呀，醫治成新鮮與滾熱的嗎？

現在我正讀幻想與夢，替發着我的靈魂。

誰說過：「夢中的空氣是新鮮的」。我在如何的酷愛且信仰着這句話呢！爲了白日間的一點表現與顫動，已無足使我去驚奇，於是我酷愛着的一點人性與制度，終於突在這陽光下，已爲我所夢見。（誰知道在末了，仍在變化爲：心與願望分離下，已在經受着無可逃避的人事之折磨，而爲夢境他褪了燦爛的顏色呢。於是我在滾動着火熱的脈搏了。

固執，倔強與熱情，這三種性格，如果有所區分，臨到了，我反茫然了。值得握手的，來，馬上掌心中就透過了熱！爲我所百分厭惡的，如其正角也在恬顏穿上了顏色的來自份不相襯的彩衣呢，鼻梁上盡管塗染着白色脂肪粉呀，用笑臉博取同情呀，一些以諂媚企圖獲取一份小小的勝利的，澎！通不過我的倔強的，去他的！我喜悅忠誠與熱性，不在小利小害上打計算……幾年來的熱情之浪費，我在寂寞中感到孤獨了！……

有一天，我親眼看見他親手把一堆堆劈柴，堆成那麼一大堆，這時我正無意的走進一座花園中，暑日炎熱下，預備借用七月的荷香，驅走苦人的炎熱，這時候，我發見這個人，正存用着火柴，點燃那堆火柴堆，我驚奇這動作，我大聲的嚷：

「喂，倘如火場過旺，把樹林全部燃起，那……」

誰知道那人坦然而喜悅：

「是呀，希望那樣，那樣多壯觀多美麗呀！」

這殘忍傷了我的心，於是我忍受過分的苦痛，遠離開這個所謂「知己」的人。

——忽忽五年的日子過去了，我的這位朋友竟把這點性格倒過來，有次我包的寄給他一封信，信，一股清感的波濤之波紋，照理講，這够

多值得愉快呀！但是當他接到這封信，他常常放置在書桌上那麼五六天，有一回我把這懷疑提出去問他：他常常在沉重的回答我：

「先用幻想琢磨琢磨信中的辭意，答覆不較從容較容易嗎！」

由是，這點平凡的現象，使我對生活上的一份人事方向，感到了強烈的厭惡與驚恐。這兩種「殘忍」與「小氣」，正代表了大多數都市中人的習性與習慣吧，——別小瞧了牠的平凡，一把劍吓。——於是爲安靜一顆心，爲使心呼吸到一些新鮮的空氣，我酷愛着旅行！——（爲了躲開那一把把鋒利的劍）。

終於一隻船，可就把我的心，駛到一塊古老的歷史冊頁裡之後就又把一棵受着美麗箭羽的傷痕的心，給清清的驅駛出來。

（兩個歡跳亂跳的人，他們生活着如何一種傳奇式的故事中呢？故事裝飾了我，我在開始裝飾着故事呢？）

竹上編成的小筏，沿着海水悠悠的漂着……

碧藍天空下，漸漸聽見竹筏擊着水流聲了。汨汨的水聲，經過筏底的聲音，那聲清晰的逼真，風吹着兩岸叢生的蘆葦沙沙地，筏上突的有了人聲嘶啞地——

「老二，活見鬼，躲還來不及，沒的把肉往老虎嘴上送，你瞧這一響，準打穿了胸膛，那會兒見了閻老五，該冤哩！……」

海水與風擊着響起沙沙地的水浪。到處盪漾着白色泡沫……筏上人站起來了，兩個人，都有着異常的圓肩膀，濃烈的黑色皮膚，一臉人事凌蝕的標誌，粗陋的眉目上，透露着豪爽放朗的氣魄，聲音沙啞，面氣嚴肅。另外身體較壯的，闊大的手掌上，且握着一隻機巧的手槍，先是蹲在筏端，像是等待博擊，及至發見險前的一臉驚恐與不安，那隻探着手槍的手，頹然應危的無力垂下了……

「老二，這危險的地方，怎麼？這小夥子……」

另外一個年紀輕輕地，臉上一層健康的紅，這笑容讓這人似永遠不懂憂鬱與煩惱，嘴角掛着永不摧抑變的天真而笑容，在默默的聽取

這擔心，隨後朝向我：

「喂，迷了路嗎？上來，……手可攀緊筏……」

一串笑聲，加雜在微微發動着的水聲中，我上了筏。

風在海面上，起始發揮了牠的威力，捲成着漩渦的波浪，一盪盪地在繼續不斷喧嘩追逐，前後起伏波浪，浪花像是一樹樹奇異的雪銀色花束，匯合後相互撲挨，直立起數尺高水銀柱，波與波間一閃一閃現着深凹的水洞……

相反，兩個雄健的水手，四隻粗壯的手掌，正掌起丈多長的長篙，那麼敏捷的，在濶濶地響着船後底與水面的磨擦聲下，隨後吃……筏已走出丈餘遠了。

風在加強的狂亂，船上三個人皆閉了嘴，靜靜地在企圖船在大浪石花紋浪的白色泡沫浪花威脅下，平安的到達了岸。

除去浪花爲風捲沖的聲響外，剩下的是靜默……人船在沉默中等待着好的命運。

天將傍晚，終於靠着命運與四隻手船到達了岸。

○ ○ ○ ○ ○

險前是一股山路……這地方的山水人物，彷彿皆可用手去摸觸，那些凸凹與氣息。一塊塊五將近百里的山脈，這里聚着五百個性格硬朗，身體結實，說話，生活，習慣，皆屬於落與相白，是一羣爲都市所忽略着的人物。這羣人從不計較得失，從不小氣的在小利小害上籌思，萬山環繞的殘破獨坐，殘留着一些古老年代的風俗習慣與文物，改變與進步，皆不屬於這地方，性格純善與樸實勇敢，透達成了安分與人無擾。爲此，這近五百人的小部落，在生活上就是那麼富於古風且樸實得十分美麗了。改變與進步，在這地方既避免了，故避免了消毀過去的美德與習慣，於是……意外的在保留着……

在這地方，生活了將近三十個週月的日子，我聽過千百首美麗的

歌聲，一串串嬌態的笑容，一頁頁粉嫩的故事，萬山重疊與人世隔絕的小小宇宙中，她幫助我讀著了我夢想過的事物與制度。長年碧綠的山樹花草，把自己的一帶都市的萎靡，爲其營養成爽朗與活躍。海水把我的心，沖成智慧與清秀，且助我養成了深思與幽靜。萬山流動着千萬條河流，人民在這圖畫中，生發着的那些美麗的思想與動作，我在讀着了一副圖畫，一首古老的生活記錄。到現在倘若說記憶是塊山石，我雖在缺乏着雕刻的能力，但我却常常在回憶的心情下，把靈魂就生活在這小部落的印象中所給我的美麗空氣裡。——聲音笑聲皆依然那麼親切，但，人呢，人？僅存留一條頰微的靜脈，我却無法不在長夏古柏下，啼噓着記憶的裂痕之花朵，在一朵一朵落在寒暄的寂寞之綢緞上了。

「先生，您人真不錯，照理講，我們這兒倘若遇見陌生人，先生，別害怕，您總怕沒幹的一下了了帳……小氣與拘謹，鬼祟與險詐，您想這類人到我們這兒豈不是塊病，我們這裡都是健康的，有病就得這麼一下子把他送了終，有一次，和您這回是一樣的情形，有個面孔白地，臉上那年青，那塞斯文，不笑不說話，說話的時候，臉紅紅地，您瞧，我邊直點頭怨老二！這人這麼好，我們把他救上了山，讓他吃飽了飯，喝够了茶歇够了乏，告訴明白他怎麼走，怎麼……就找到了家……好！這人臉好心不好，在夜裡他跑到我們的東山腰，偷看着阿麗在摘蘋果，這傢伙嘴裡還叨着：「妳真美，腳這樣弧形與健康，明兒跟我到門口，那一雙雙的鞋，套在這腳上，準是標準的腳型」。最初阿麗以的這人很好玩，嘻嘻的笑：「先生，你們口口地方，腳有這樣大？怕連鞋子也找不出這樣尺寸哩！」阿麗隨說隨把腳抬高這樣高，先生，你別惱，都市人到了是那麼鬼祟與下流，他搓着阿麗的腳狂吻起來，這點突然的刺激使阿麗哭了整整一天，依我，那人思想既那樣下流，當時就要把他扔到河裡去，還是老二說，他說都市人一向爲荒唐與鬼祟營養下，與我們的所做所爲自然不一樣，我們

記住以後碰到這情形，除去使熱情受點虐待外，如在不安担心中，還不如頂好不管這山以外的閒事……不過，今天，不怕您生氣，我們又做了一件無可制止的冒險了！碰到陌生人的遭遇着艱難，如果在有意上輕輕地忽視了，先生，你不知道，我們好像做錯了一件違反良心的那裏不安……」

我們在走着一條山……

爲了一串串樸實的說明，於是有一個感想，據自己懷着另一點神祕且注意的心情。這股山路，連互着雄邁與清秀的山脈，氣象與點綴，一點事物一絲花草皆在反映着這裡人物的蓬勃思想與繁榮現象，一點居民的建築物乃至一絲微細的生活聲音，皆是象徵着這地方的人民習慣與氣質。

沿山滿種着蘋果，繁榮地壓着樹枝，爲微風吹送着清幽綺麗玲瓏智慧的氣息——倘如在生活中，一個人携取了智慧與明秀，一點聰明的氣質與想法，這人，是幸福的。但，這裡可整天吹舞着的蘋果的幽雅氣息，而且這氣息，正適代表了這地方的女人吧？這地方的女人，氣質也正蘋果的鮮紅一樣，在生活的另一方面講，是富有濃烈的熱情的。至如家家皆植有燕入雲際響着刷刷地雄壯豪放磊落的白楊呢，也正代表着這地方的男人爽朗氣魄吧。（這樣熱情與爽朗的生活氣流之交互，於是，一些打發日子的餘裕中，一件件如夢的歌聲，一串串心跳的故事，就在一灣灣流動着曲折的溪流中，每每一角輕飄的裙衣，在午夜中就舉系着每一棵美麗又鬱鬱地靈魂了。）這樣近五百個男人與近三百個女人，組織了這美麗的部落。比如，每天，天上掛着銀白色的星標時，幾處山尖顛坦中，不斷響有抑揚古老的角號，但這吹號人一類的，雖也屬於負着維持情感或行動的糾正責任，但他們從未想到如何去履行自己的一份責任，只是在一點點綴中作爲另一好玩的消遣而已。——好在都是夢，哪兒有什麼顫抖與驚嚇。

（未完）

# 戲劇

## 某兄弟

菊池寬作  
馮幼竹譯

人物

松村貞一郎 貴族院議員

文雄 其長男，二十四，大學生

武雄 其次男，二十一，不良青年

忠三 其三男，十七

孝造 其四男，十二

芳子 其長女，八歲

素姑 使女

木棋女 傭

時——現在

地點——東京

景

松村家的客廳，洋式，寬大，右通走廊，左有門二，中央置桌，椅五六圍繞。正面牆壁懸日本海軍戰功大將的肖像，其下懸一座古風琴，此時，使女素姑正順序地開着每個窗子，綠色地氈上的暗淡很快地薄起來。窗啓到一半左右時，左手門開了，長明文雄的臉露出來，顏色是白淨

中國文藝 某兄弟

的，他是一位神經質的青年。

文雄：呵，是素姑啊。

素姑：（回首微笑）是，您早安！

文雄：（走近素姑）昨天，母親說什麼啦吧？

素姑：（紅着臉用低聲）是。

文雄：媽說什麼啦？

素姑：太太說：「素姑啊，」我聽見一個傳言，可是，我想不會是真的。」

文雄：是啊？那們，我跟你的事，家裡人都這們傳說嗎？都這們猜疑嗎？

素姑：不，不是那樣兒，都疑惑我跟二少爺。

文雄：（驚異地苦笑）那麼，我跟你真的關係，他們都不知道嗎？所有的人

都猜疑武雄跟你？

素姑：是。

文雄：那們你——（稍躊躇）沒有人看出你的身孕來嗎？

素姑：像是有人模模糊糊地看出來。

文雄：太太關於這事沒說過什麼嗎？

素姑：是，沒說過什麼？（俯首，似不支應這樣緊張的談話）

文雄：啊，也好，你什麼也不要擔心，在你的身孕再不能隱瞞的時候，我打算對父親母親痛痛快快地說個明白，最好你什麼也不要發愁。早先給我提過川村那地方的親事，根本就沒放到心裡去。我同你要按着堂堂正正的手續結婚，我想把以前那種怯懦的平平的生活完全拋開，永遠不叫人想我是一個老實的少爺

素姑：若是那樣，不知道叫老爺太太該怎麼恨我呢！

文雄：你一點兒不要憂愁那樣事，我完全承辦，我盡量地想去做個壞人，我厭煩極了那種叫人讚美我很像父親的兒子，很能追隨古聖先賢。

素姑（走離遠處足音）噯呀，有人來啦！

文雄：那麼，晚上到我屋裡來一會兒。

(女傭木棋走來，文雄同她迎面走去)

木棋：您早安。

文雄：啊。(退場)

(素姑一倒地開窗)

木棋：素姑，這兒完了，請到芳子小姐的屋裡去。

素姑：啊。

木棋：二老爺昨天晚上回來的很晚哪？您這才放心吧？

素姑：(不關心地)是啊。

木棋：這樣「是啊」，你怎麼這們冷淡。

素姑：木棋，討厭。那們，這兒的活兒交給您啦。

(素姑由走廊退場，木棋一個整理着，……幕落即啓……距前約三小時左右。景絲毫不變，晨光滿照，三男忠三奏鳳琴，聲極雜亂，他是一個十七歲上下學解春情的中學生。四男孝造靠近風琴唱歌，約十二歲少年。木棋由走廊進)

木棋：少爺，請歇一歇吧，太太那兒叨叨呢。

忠三：(老實地離開風琴)噢，木棋，聽說昨天素姑太太說啦，是嗎？

木棋：什麼，不知道。

忠三：你幹麼瞞着我呀，我全聽政吉說啦

！素姑肚子大了，是不是？

木棋：啊！您怎麼說這個！我給您告訴太太去。

忠三：討厭，你竟裝蒜！(轉話題)二哥還不起來嗎？我覺得今天像要有一場大武戲是的，父親跟二哥倒是很好的對手，二哥快點起來吧。

木棋：啊，您說說那個。

孝造：三哥，二哥昨兒個跟前兒個倒上是上那兒去啦？

忠三：(得意地)小孩子家，不懂這個。

孝造：不，告訴我，三哥，倒是上那兒啦？

木棋：上他朋友那兒去啦。

孝造：你說謊話兒。

忠三：上本鄉伯父那兒去啦。

(該時，八歲的最幼的芳子從走廊來，聽他們談話)

芳子：我知道噉，他上麻布的伯母家去啦。

孝造：你這樣兒小丫頭子那會知道這個。

芳子：哼！媽這們說的，(向木棋)我媽不說謊話兒吧？啊木棋？

木棋：是真像小姐這們說的。

忠三：(以哥哥自居的得意)你們這樣小孩子是不能了解的。

孝造：(稍顯不平)我去問咱大哥哥去。

忠三：他能告訴你這小東西？

(孝造開文雄書房門入，旋離開出。)

忠三：你看，怎麼樣，他不告訴你吧？

孝造：他說：那樁事不許打聽。

(此時，彼等父松村貞一郎自走廊來，他是五十六歲，品德高尚的老人。忠三，孝造，芳子都跑近父傍。)

忠三：爸，您早安。

孝造：爸，您早安。

芳子：爸，您早安。

貞一郎：好。(神稍不快)你們三個人，去跟佐久間一塊兒出去走一走好哇，這樣好天氣的禮拜日，少有的這樣好空氣。

芳子：爸，二哥昨兒個是上麻布的伯母家去啦吧？

貞一郎：(略有厭容)是是，啊——你們去跟佐久間說，叫他這就帶你們出去。

忠三：(對所謂大武戲看不成，呈不愉快狀)我還得預備功課呢。

貞一郎：算了吧，上午去玩兒一玩兒好。

忠三：(無法，承諾)得，孝造，走啦。

孝造：咱們上遊就館去玩吧？

芳子：等我換身好看的衣裳，等我，啊！

(三人方欲由走廊出，左門門猛地



開了一扇，武雄來，面容頗似文雄，唯較華美，他使眸子銳利的發着光。忠三，孝造，芳子都走近他）

孝造：啊，二哥。

忠三：您回來啦，早安。

芳子：二哥早安。

武雄：（稍頓唐地）什麼早安！都過十點

啦吧。

孝造：（靠近武雄）哥哥，您上麻布的伯

母家去來着吧？

芳子：（不午後於孝造地也接近武雄）是

吧？哥哥。

武雄：（較弟妹留心其父）麻布那兒有個

什麼去頭兒。

芳子：媽這們說呀。

孝造：倒是上那兒去啦？哥哥。

貞一郎：（可怕的眼神瞪着武雄）你們快

走，去玩兒去！你二哥這兒的，不

用管他。

芳子：（仍不悟）哥哥，你上兒來着？

貞一郎：（暴躁地）快去吧！

武雄：（反抗地）哥哥我告訴你們上那兒

啦吧。

貞一郎：（用怒眼壓迫武雄）武雄！……

武雄：（反抗地自棄地與奮着）你們，好

好聽着，你哥哥去的地方啊，那兒

叫警察局，那兒是巡警跟小偷

、中國文藝 某兄弟

兒。

貞一郎：（激怒）別說啦！你說的什麼！（向

三個孩子）我叫你們快走！（他們

對此怒聲均吃驚，立即飛跑出去。

其後，父子緊張的無言的互相怒視

片刻，至終，父破了這不快的沈

默）。

貞一郎：不知恥的東西！你還回來！你還有

臉過家裡的門門！

武雄：（在骨瘦如柴的身體上，澎漲着反抗

的呀。）爸爸，是惡打發佐久間接回我來

的呀。

貞一郎：（極度的激昂）混帳！要你有點廉

恥！廉恥！

武雄：（更起了反抗）武雄不是雙子，您

不用使那們大聲聲，我也聽的很清

楚。

貞一郎：（怒的顫起來）你這種東西，你父

親三十年來清白的名譽都叫你給塗

抹盡啦。松村的兒子弄到警察局去

啦，是怎麼樣的羞恥！我作着教育

事業，主持着一國文教的樞紐。嘿

，他的兒子你這混蛋東西，却是流

氓頭兒，都弄到警察局去啦，在我

，實在是一件不能忍受的恥辱，我

的臉面完全叫你給遺踏完啦。我，

還是教育家，我還怎麼拉下臉來到

社會上去。哼，可是你呢，受了警

察的懲戒，連一點兒也沒改，你就

也不想想嗎？像剛才那種舉動，那

是什麼呢？你的爸爸媽媽對於家風

羞恥的事情，怎麼也不願意叫年幼

的小孩子們知道，可是你呢，倒故

意地痛痛快快地告訴他們，真是四

六不樣的東西。你的父親從前天寫

你你的事情記的一點兒也沒睡呢。

武雄：（臉色極蒼白地）您所忘記的是我

的事呢？是父親的名譽呢？

貞一郎：（激憤）什麼！不要臉的東西！不

說即頭認罪，反倒反抗起來啦！

（教育家爲了尊嚴，才沒把怒用在

體罰上）

武雄：（思想上，不稍受父壓迫）爸爸，

您什麼時候都是講名譽名譽，好像

名譽比孩子還要緊。

貞一郎：那自然，名譽比起你這種不知恥的

孩子，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

武雄：（苦笑）是呀，我若是像我哥哥似

的那樣，大學的優等生，那們替父

親爭名譽，您就對心啦。

貞一郎：你，也配比文雄，你不害羞嗎？

他，論學問，論品行，一樣缺點也

沒有，看這次，他的德藩主川村家

的婚姻，是多有名譽，可是他的弟

弟你，怎麼樣呢，墜落成了無賴，爸爸哥哥的臉面都讓你給塗塔啦，你這混帳東西。

武雄：（愆冷靜）我整天家也這樣想，像父親哥哥那樣體面有了我這們個子弟，這是很不幸的。實質上，雖說是有物質的理由血統的關係，可是我的性格，趣味，完全跟你們不一樣，這們硬弄在一塊兒，一定是個悲劇。

武雄：這話太不合理了，你把自己的劣根性攔在一邊不說，倒講起這種不通的話。

武雄：這所有的根性，身體，都是您給我的，我從父親得來的身體，心，教育，環境，才成了我這們個人，我並不是特別喜好去作個無賴。但是哥哥去作個無賴和我去作個優等生，這是同樣辦不到的事。我也知道，叫大家捧自個兒是多們痛快，然而我不能這樣才成了這個悲劇。

貞一郎：（忿稍平）你，一開口就是似是而非的話，什麼時候也是這樣，這都是你的居心不良，誰也不能怨。

武雄：是呀，在父親是這樣看哪。  
貞一郎：（稍妥協地）不管怎樣，最近我不能許可你再住在這個家裡。

武雄：（決心地）是嗎？啊那好，我有我自己的主意，要是沒有爸爸的關照，我倒可以自由了，我也少聽爸爸的叨嘮。那們好吧，我收拾收拾就走開吧。

貞一郎：那們要到哪兒去呢？你相信你自己的生活能力嗎？

武雄：既然父親把我趕出去了，那有什麼法子呢，到哪兒算哪兒吧，反正，多們下賤的職業我都幹，爸爸您不用改主意啦。

貞一郎：（懷柔地妥協地）我怎樣恨你，你的生活我也最關心的，那們，你到京都去吧，我決定叫你住在京都本間先生的家裏，他是位基督徒，很有名的宗教家，你的性質若受他的感化，也許會好一點。

武雄：所謂宗教家教育家這類人，也會很容易地把一個人的心像改換牆壁的顏色似的改換一下嗎？無論如何，我到京都去吧，反正，不叫爸爸看着我扎眼，這也算是我的一點孝順。  
貞一郎：（益妥協地）你不要以為我有偏見，讓你上京都去，那是我至少是給你一個反行的機會，離開你以先的環境跟朋友們，我願意你有一種新的生活。

武雄：（冷笑地）還有，正當我哥哥快對結婚問題的時候，我這個匪類的弟弟再叫警察抓了去，那不太不儉情啦。說到歸齊，我還是到京都去吧，（更迎頭地搶上去地）我看越快越好，馬上就出發吧。

貞一郎：（拂去煩惱，不能隱藏欣悅地）那們，我就給你寫介紹信，你誰也不用見就起身，怎麼樣？

武雄：好吧。（全然顯着不低於父親地）在另一方面，父親每月給我的錢還充分一點，那樣的話，像東京這樣地方，我簡直的不回來啦。

貞一郎：（要拿回作父親的威嚴）我並不是想把你流放出去。

武雄：只要您多給我點兒零花兒，到哪兒我也是愜意的，爸爸放心吧！

貞一郎：竟說糊塗話！  
（貞一郎退場，武雄跟在後面剛要走時，文雄從他的書齋出）

文雄：武雄！

武雄：（快活地）啊，哥哥嗎？早安。

文雄：剛才我完全聽見啦，你打算到京都去嗎？

武雄：我上那兒去對大家都好，哥哥您，有我這們個弟弟在家，是不是太麻煩了呢？像這次，您用村家的婚事，

也許不會因為我的被拘傳給破壞了，這也不叫父親的掛心。

文 雄：別那們瞎說，這次的提親，我根本沒當作一回事。

武 雄：話是那們說，對這件事，爸媽不是如癡如醉似的那們喜歡嗎？舊藩主的公主給了我們這樣家庭，這種名譽的事，父親不是喜出望外了嗎？

文 雄：（掃去苦惱）父親是父親哪。

武 雄：（稍驚異）那們哥哥，不聽爸爸的話嗎？這多少是有趣兒的呀。

文 雄：（露真面目）我，到如今，才真真地醒悟，以前我自己的作法完全是糊塗的。我，受了第一是父母跟四周人們的慫恿，我造作地去做動作正人君子。我同你究竟有什麼不一樣呢，赤裸裸的人格和性格沒有一點分別，完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我弄了一個優等生，不得已地我得謹慎我的品行，一來二去地違背着我的心完全把我供奉成一個正人君子。我爲不叫父母失望，只爲了這個，我拚命地老實，爲了這個，從中學時代到今年連一次也沒有按着自己的意見去作過，去痛痛快快地蹦蹦跳跳過，連一次滿足自己慾望的事也沒作過。完全是作裝面子的

中國文藝 某兄弟

的干松。（干松爲日本天明時代劇本「伽羅千代萩」中的脚色，他說：「我肚子空了，可是我不餓」，干松忍痛之意——譯者註）我被別人煽動着，昧着心忍受着空肚子。少年人放縱的快樂我一次也沒享受過。我現在對這個非常後悔，雖然父親說，年青要盡量吃苦，老來再去享受，可是等血也枯啦，肉也鬆啦，像那種心驚肉跳靈活的少年時代的快樂就得不着了。我以前盡力地作着父親母親的傀儡，我心底下生出的慾望完全全地被磨殺了。武雄，我現在羨慕你的生活，你那自由奔放的生活。

武 雄：（充分同情哥哥，但稍嘲弄地）

可是哥哥，浪漫的生活也不是太有意思的呀。像昨天，在警察所聽警官那一大頓訓的時候，真是試透啦。我想他們那些人本來拘捕的是人的身體，但在精神上，他們也覺得自己是精神勝利者，實在可笑極了。像「徒然草」上說的話，別人作的事，自己都是羨慕的，這就像我現在竟是失敗。實際上，哥哥才是被人羨慕的。我跟哥哥，到中學一三年的時候，可以說一點兒分別

都沒有哇。

文 雄：那時候，你也是優等生，也是父親的老實兒子哪。

武 雄：（稍得意狀地）可不是嗎，那時我跟哥哥在各人的班裡頭最不清是考第二，沒有過第三，是不是？爸爸不是常常喝酒的時候說：文雄啊，文是將來去作文官，武雄呢，武是將來去當將帥。父親從最初是文們興奮地精心地照着他自己的理想來彫塑我們呀，可是他對於孩子們黑心裡頭的旨趣一點兒也不留意，像我對於陸軍士官本來覺得沒有意思，假如當時若叫我入了高等學校的文科，現在也不致於成了個無賴。

文 雄：（同情）實在是這樣，因爲父親的

壓迫太厲害了，我是給壓扁了，他是硬跳出去了，我作了君子，死板板地拘泥着，你成了壞人，拚命地往壞裡來。

武 雄：是啊，我也是我們想，早先我稍微

一淘氣，爸媽就掛在嘴邊兒上說，文雄是老實，武雄太淘氣，我從那時候就漸漸壞起，別人就說，壞呀，壞呀，我一不壞，我就覺着像辜負了他們的期望似的，這樣我就漸漸壞的更厲害了，別人越說我壞，

我就覺得像有作壞事的特權。

文雄：我都聽旁人越說老實，我就越用力的老實和你是一樣的。我沒有一點時候不是假冒爲善的，我預備藉着拒絕川村先生家的機會把假面具扔開，去過我自己真正的生活，這也是實際上逼着我不能不這樣去作。

武雄：啊，我明白啦，素姑的關係不是？

文雄：（稍駭）你，理會了嗎？

武雄：哥哥還是個傻少爺哪，這瞞不了我，我早就看出來啦。

文雄：你真稱得起風流人物啊，豈只有關係呢，她已經懷孕啦。

武雄：啊是嗎？我想多半是這樣，近來素姑的舉動是有點改變啦。

文雄：（決心狀）所以，就是怎樣，不久總要跟父親起衝突的，我打算不顧任何犧牲要跟正式結婚，我想這是走入我自己的生活的第一步。

武雄：（稍帶憂色）這樣作，哥哥比我對父親是殘忍的，我不論什麼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準備作壞事啦，所以父親並不太驚訝，哥哥呢，忽然這們一作，……父親絕對信任的哥哥，一作這樣的事……簡直是給父親一個致命的打擊，爸太可憐啦！

文雄：（稍爲難）可是，既到如今，也沒法子，沒有別的手段。

（此時，貞一郎沿走廊來，心中似有一種憧憬，顯着稍有精神）

貞一郎：（先對文雄）也沒跟你商量，我已經決定啦，這次我決定叫武雄到京都去，想寄居在同志社大學的本間教授那裡，我覺得那人是很可靠的。

文雄：……（只默默點頭）

貞一郎：那們武雄！這是給本間先生的信，到那兒以後馬上告訴我，花的錢每月給你寄五十元去。

武雄：（笑嘻嘻地）爸，飯費您另外給吧？

貞一郎：用不着說。

武雄：是啊，謝謝您，爸，到那兒以後，也許老老實實地用功吧。

貞一郎：（完全歸回作父親的愛情）要注意身體的健康。明年，什麼學校招考你再去看一下，你，念書的資質實在不是壞的。

武雄：（感激父愛）啊，謝謝您，……（不覺地看見哥哥的沈默）……爸，我還有一件事想跟您說，可是……

貞一郎：什麼？

武雄：去京都以前，還有一件請爸爸協助的事情。

貞一郎：（稍不安起來）什麼？倒底是什麼事？

武雄：請爸到我屋裡來一會兒。（父子同由左手一扇門出，文雄目送着，不安深深捉着他，從武雄屋中透出嚴厲的罵聲，片刻貞一郎罵着出來。）

貞一郎：（面通紅地激憤着）實在是混帳！多們不要臉的東西！

文雄：（驚愕）他說什麼啦？爸爸。

貞一郎：（聽着武雄的屋子）多們不知耻！多們壞的事都作！這個混蛋！

文雄：爸，他倒是說了什麼啦？

貞一郎：連說出口都是可耻的，這是我松村家的恥辱，那個東西跟下女有了關係，並且說是都有身孕啦。

文雄：（如觸電）哦！武雄？他這麼說的？下女是誰是誰？

貞一郎：別人還不說，偏偏是素姑，她不是普通的下女，她是我們這兒習學禮節很體面的個姑娘。我對那個混帳東西的心完全完了，這東西把我的臉丟盡了。（用大聲對着屋內的武雄）請你這種東西馬上給我滾出去，一會兒也不能再在這個家裡待！

（文雄陷在爲難與驚懼中，俯首不動）

拿着椅子，武雄拿着手巾從自己屋中走出）  
武雄：（稍對父行禮狀）稍微我洗洗臉，立刻就走。

貞一郎：……（沈默怒視）  
（武雄從走廊出）

貞一郎：（嘆息）哪有這樣不是東西的兒子，這比被警察抓了去還壞十倍，我這怎麼跟人家的父母說，這個匪類東西不要臉到什麼程度！作了什麼事也完全是坦然的，連一點也不後悔，這是多們可怕的男人！

文雄：（舉起蒼白的臉）爸爸，武雄那是撒謊，素姑肚子裡的孩子是我的。

貞一郎：（色飛變）什麼！

文雄：（決然不顧命地）跟素姑有關係的是我，她肚子裡的孩子一點錯兒沒有是我的，武雄爲不叫父親對我絕望才使出這樣小技巧，武雄那是說的是假話，不信您叫出素姑來一問就知道了。

貞一郎：（失望與忿怒混合了全身，顫動着，任何話說不出似的，只凝視着文雄發呆）

文雄：我這樣也許對父親是殘酷，武雄怕使父親絕望就把我的罪惡拮當起來，他實在是掛念父親。

貞一郎：（才得了心的統一似的）我，什麼也不想再說了。我請你，把這件事就算武雄作的吧，我一生的願望！

此外我沒有第二個逃避的道路，願望，我一生的願望。

文雄：（決然的）雖然那樣，爸爸，這是欺騙不了人的。

貞一郎：（決死地）你想想，你的私生子若生出來，社會上的議論，我受的了嗎？我一生的願望，你裝不知道吧！我求你！

文雄：（驚難地）可是——爸爸。

貞一郎：（決死地）你想想，我的名譽！想一想你的名譽！你想想我們松村家的名譽！你，叫這私生子生了，不但是你的滅亡，也是我的滅亡。

文雄：可是，沒罪的武雄負起這個責任

貞一郎：給他好，反正他是個壞人，社會上已經都知道，就是對下女胡鬧也算不了什麼大問題。

文雄：（痛苦地沈默下去）……

（此時，武雄提着手巾出來，分別地看父與兄的臉）

武雄：（自在地）媽那兒我也告別啦，這

會兒一去，櫻花正開，正是都市的好時候兒啊，那兒。

文雄：（立起）武雄！

貞一郎：（遮攔文雄似的）武雄！給你旅費，（較前像完全改變地拿出溫情）要注意身體啊。

武雄：（接過幾張十元紙幣）唉，給我這些個嗎？那們，我就走啦，爸爸，好好保重身體。

（稍停）

文雄：（以蒼白的臉，低聲地）武雄，你自由啦！

武雄：（稍玩笑快活地）哈哈，可是我不能娶貴族的小姐呀。

文雄：（只極悲慘地沈默下去）

武雄：那們我走啦，去收拾收拾。

（武雄啓門去，以後父子各不相視地只坐在椅上思索，此時，忠三，孝造，芳子散步歸來由走廊出現。）

忠三：爸，回來啦。

孝造：我回來啦。

芳子：我也回來啦。

（貞一郎只凝視三人靜默，一子已教育失敗的教育家對着眼前其餘的三愛兒，自己無力地極感受着心的寂寞吧。）

# 羣鴉

(續第二幕)

訊 鴿譯

## 第五場

白浪：「媽媽，玉笛姐姐和你，你們愛怎樣就怎樣，我什麼也不干涉，我願意一直睡到我結婚。」

瑪麗：「好妹妹，你結婚！」

白浪：「你想怎麼樣？」

瑪麗：「我想到這婚事將來會使你憂愁，我就悲觀，我想這婚事，或者不能在現在舉行。」

白浪：「你相信孫先生對一個人的心不如對一筆嫁資動情，那麼你就把他看錯了。」

瑪麗：「男人們結婚時都希望得一顆心和一筆嫁資這兩樣東西，但是孫先生會比另一個男人更不在乎這些，可是他有一個母親替他打算呢。」

白浪：「他母親是他母親，她要有短處我不願看見她的短處，但是她是女人就不會願意她的兒子對另一個女人沒信用。」

瑪麗：「好妹妹，不幸的事不應當讓我們不公平不合理，婚姻的契約是雙方約定了的，如果我們不能守我們的契約，孫太太也就毀掉她的契約。」

白浪：「你錯了，你要準知道，你錯了，如果我說了明天就是明天，在一年或十年以內，喬智願意娶我就會娶我，應該娶我就會娶我，我們不要談這個吧，你明白，我的婚姻不像別人的婚姻可以無後患的，成全或是破壞，可是你不知道，你懷疑婚姻實現的一分鐘所引起我的痛苦（頓）你給我解釋解釋我們怎樣會破產？」

瑪麗：「將來就會破產，我自己也不知道。」

白浪：「誰告訴你的？」

瑪麗：「戴西業先生告訴我，小心啊，我再告訴你一遍，戴西業先生在這裡呢，在母親屋裡，我才將他和她勸和了。」

白浪：「他們生氣來着嗎？」

瑪麗：「是他們生氣來着，媽媽，在一陣暴燥舉動以後就讓人領他到他屋裏。」

白浪：「媽媽做得對。」

瑪麗：「媽媽有了錯可是她立刻就明白過來，我們還不把我們的地位用敏速和謹慎穩定住，我們的地位是够嚴重的，白浪如此下去，你要想想我們大家的生存，你姊妹的未來，尤其是要對你的將來的我們的將來更要想，如果你知道孫先生是一個未娶一無所有的少女以前防備別人破壞的男人，你就是世界上最可羨美的小女人，你就是有赤心，情感的人：銀錢不為你存在，但是你明白銀錢是為別人存在，我們到處遇得見銀錢，在事務上，我們是同戴西業先生辦事務，在婚姻上也是如此，你或者對於你的費用上就明白了銀錢，銀錢應當有牠的價值，既然，許多不幸的來臨都是由於銀錢的過錯，並且銀錢時常勸人打壞主意。」

白浪：「這可能嗎？一個十分青年的人，像他所說的那樣迷戀，像他所曉得的那樣被人愛，與其犧牲他的利益，寧可犯一個無恥的行爲！」

瑪麗：「好妹妹，我希望什麼呢？既然你看出婚姻對你有幸福，我希望這婚姻成就，但是我要是你，我願意全準備好：如果婚姻實現，就快樂，成不了，就忍耐。」

白浪：「忍耐！如果我想到了孫先生只尋求我的嫁資而不尋求我，我就是女人中最可恥的，再如果我的嫁資失無，他猶疑着不

妻我，我就會瘋了或因此而死。」

瑪麗：「那麼你愛他嗎？」

白浪：「是，我愛他，如果你願意知道，我還崇拜他！他是溫柔的，他是纏綿的，這是我一樣的孩子，我準知道他有良心，他不能有一種壞行爲，你明白，是不是？我願意他作我的丈夫，那麼，我要沒着對他，他不配我的熱情也不配我的崇敬，這就是男人中最次的男人，我應當現在就嫁給他。」

瑪麗（自語）：「可憐的孩子，她痛苦，她失掉理性了。」

白浪（自語）：「啊！我們犯了何等過失！何等的過失！（？）你知道我，你姐姐，我們在一塊生活二十年以來彼此沒有一件私秘事，是我沒有一個漂亮的很可愛的小姑娘嗎？真的，但是還很老誠，我從來沒有過一回不可告訴人的思想，從前我如果在街上或別的地方遇見孫先生，我都沒有注意過他。他來到這座，同父親認識，我們才立刻相悅，於是人們立刻給我們訂婚，媽媽命令我珍重將來，但這已是我的將來，我看不見危險也看不出一個很大的壞處，我信靠他。」

瑪麗：「得啦，你放安靜吧，你總是過分誇張，你告訴了孫先生你愛他，是不是？你是很可原諒的既然是你該嫁給他，你們有時候握手，你們或者接吻，這無疑是一種錯誤，但是不值你自己責備。」

白浪（猶疑之後）：「我是他的女人，你明白，我是他的女人！」

瑪麗（很天真無邪地）：「我不懂你要說的話。」

白浪（先驚而後嘆賞）：「噢！對不住，對不住，親愛的姐姐，像天使一樣的純潔，我永不該對你這樣說，把我方才對你說的忘掉吧，不要尋思明白牠；並且尤其不要對任何人重提，也不要對媽媽提也不要對玉苗姐姐的。」

瑪麗：「你知道我以為你有一點瘋狂或者我是個小傻子。」

白浪：「是，我是瘋狂了，可是你是我們能得到的最使人驚羨的姐姐，最美的孩子，」（熱情的吻瑪麗）

### 第六場（人物同前，浦爾東後上）

浦爾東：「小姐們，日安，衛太太準在家嗎？勞駕告訴她，我等着她呢。」

瑪麗：「好妹妹，去吧。」（白浪由左門出）

### 第七場（瑪麗浦爾東後上衛太太）

浦爾東：「你母親方才給我寫信說她很急於見我，我很容易地就領會到了，我天天在我的事務所等待她呢。」

瑪麗：「浦爾東先生，我的母親會是那樣的悲愁，並且是那樣的痛苦……」

浦爾東：「小姐，我很明白她是受了打擊像剛才一樣，你母親不以拜訪朋友，逛商店爲消遣，但是她總可以來見他的律師，如果還還過分，她就請他的律師過來，萬幸，衛先生的遺產沒有現出多少嚴重的困難；然而你的父親遺下一大堆地土的事務需要人仔細檢點及早清理；你明白能及早清理就及早清理。」

瑪麗：「我母親來了。」

衛太太：（哭着，手裡拿着手帕）：「浦爾東先生多不幸啊，多可怕的不幸福，我可憐的衛尼龍！晝夜的哭他是够的，我覺出我再哭不活他。」

（寂靜）

浦爾東：「太太，請告訴我，我想到這層，孫太太得了你的許可去到我那裡探問你丈夫死後的情況。」

衛太太：「並沒有得到我的許可，如果孫太太新拜訪了你一次……」

浦爾東：「你放心吧。我用了讓她不願再來的方法接待孫太太，太太，妳方才願意見我，我們略談一談吧，我們要快快的談，好好的談。」

衛太太：「我不留你多久，浦爾東先生，我只有一個問題問你，我的丈夫一共只遺五萬佛郎，這是可能的嗎？這是實在的嗎？」

浦爾東：「誰告訴你的。」

衛太太：「戴西業先生。」

浦爾東：「五萬佛郎！戴先生或者說的快了些，你知道他，這不是一個壞人，但是他對銀錢問題上是很粗心的，太太你安心吧，我希望，我要盡力作去，讓你多得點東西（衛太太痛哭着倒在椅背上；他追隨着她）太太你希望衛尼龍先生的遺產是多嗎？你估量着有多少？」

衛太太：「先生，我不知道」

浦爾東：「然而你早應該明瞭衛尼龍先生所遺下的，當人死了丈夫這是一人顧及的頭一件事，（他離開她）戴西業先生多該責備，我不由自主地要說他對你說了一個空頭數字，事務不是這樣成的，我們由起頭，由最緊急的事上來清理；一步一步的進行；當人們作到終了，剩下的就剩下了，（又走向衛太太面前來）太太，你對你的土地決定了什麼主意沒有？你在眼前就有一個明顯的需要，應當把土地賣掉。」

瑪麗：「你想我們從土地上可以抽得多少數目的錢？」

浦爾東：（走向瑪麗）：「多少數目？小姐，什麼數目都沒有！你對於無有不該計算。」

衛太太（起立）：「那麼我們賣出土地將來有什麼便宜呢？」

浦爾東：（又來到衛太太面前）：「什麼便宜？太太就是給你拔去脚上刺的便宜，你要相信我，在我奉勸人的話裡我沒有習慣顯示我在這時候是對的，每天拖延就對你有重大的關係，當你們討論的時候迦第利那已臨近羅馬，迦第利就是這一類人，就是吞食你們的偽善者，帶着賬目等待你的建築師，我帶着的收稅權要來的收稅吏。」

（戴西業由左門入，白浪在他身後）

### 第八場 （人物同前多戴西業與白浪）

戴西業：「浦爾東，日安」

浦爾東：「戴西業，日安，我正對衛太太和她們小姐解釋她保留地皮的不可能」

戴西業：「我在個中什麼也看不出來，這些女人們再不能找到比你還更好的一位顧問，她們託聚恰得其人。」

浦爾東：「太太我請你詳察我所根據的觀察點，以便我們彼此間沒有誤會，我不願意將來受我不該受的責備，我僅僅立定這句話：現狀對你們的利益是悲觀的，你們要從現狀裡走出來，和這個相離很遠，我不告訴你你們不動產的情狀在我看來是優良的，我也不告訴你選時間公賣恰逢其時，不然而把這件事引到牠最順利的時候，使牠與許多棘手荆棘分開，用一些詭計花樣，我不會失敗的，我們或者達到一個圓滿的結果。」

戴西業：（自語）：「他說的是什麼？他說的是什麼？（低聲向浦爾東）

東）我們不合作了嗎？」

浦爾東：（低聲向戴西業）：「讓我作去，（走向衛尼龍太太）喂，太太，你細想一想，但是快着細想一想，我勸你，當你要打好了主意的時候你要讓我知道」，（作欲退勢。）

戴西業：「浦爾東，不要走，我們還沒有說到工廠一個字呢。」

浦爾東：「親愛的戴西業，工廠能等着，我願意先把衛尼龍太太和瑪麗的地皮脫離困難，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寡婦和四個孤兒面前他們從今天到第二天就貧乏了，在這方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情勢，我們不要忘記」，（戴西業微笑）

奧菊斯特（入，低聲對衛太太）：「雷復先生在那邊呢，太太。」

衛太太：「浦爾東先生勞駕再坐一會兒，你要聽聽我的建築師說話，他或者讓你改變意見。」

浦爾東：「太太，尊命。」

衛太太：（向奧菊斯特）：「讓雷復先生進來，再請玉笛小姐到這裏來。」

### 第九場 （人物同前，雷復上，後上玉笛）

衛太太：（哭着，手裏拿着手帕）：「多不幸啊，雷復先生，多可怕的不幸：啊我可憐的衛尼龍！我為我受的損失永遠難過！」

雷復：（有庸俗的態度，洪亮的聲音）：「太太，得啦，不要這樣難過了，我們要冷靜地，持久地，替代你丈夫作事」（走向台前）

戴西業：「日安，雷復」

雷復：「我向你致敬戴西業先生」（玉笛入。）

瑪麗：（對雷復）：「先生您對您被人託付的事很關心嗎？」

雷復：「是的！小姐，衛尼龍先生對我不是一個主顧，簡直是一個弟兄。」

瑪麗：「我們正要決定一個很重要的……」

雷復：「隨意發落我吧，我的時間是屬於你的，我的錢由你們使用，衛尼龍的孩子們就是我的孩子。」

瑪麗：「如果您有什麼話說明，有什麼計劃通知我們的，就請當着這幾位先生完全說出來吧。」

雷復：「小姐，我有準備，這幾位先生並不使我害怕，我有習慣勇



「往當先」。

衛太太：「雷復先生請坐」。

雷復（坐）：「太太，你打開過我的報告書沒有？沒有，是不是？沒有就算了，那裡邊含有關於衛尼龍先生的地皮的記錄，在這記錄裡，整個的事從頭至尾陳列的明明白白，如果我有這記錄在眼底下，我更簡潔而更使人明瞭。」

瑪麗：「先生，我自己收藏着你的報告書呢，我能給你」。

雷復：「你會爲我儘力」。

（瑪麗向寫字台去，從她母親和戴西業先生彼隣此的座前經過）。

戴西業：（對衛太太）：「你的小姐有規則嗎？」

衛太太：「有很多的規則」。

戴西業：「這將來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嗎？」

衛太太：「是我想是」。

戴西業：「她很會算賬嗎？」（沒有回答）

浦爾東：（從瑪麗手中拿過報告書摘下一部分交給雷復）：「這一定是你願意的，如果你允許，我一面聽着你說一邊流覽你的報告書」。

雷復：（一句一句地讀）：「他們彼此交換着一種敵視的目光」。

浦爾東：「本原則，衛尼龍先生的地，坐落巴黎的邊界，在車站鄰近地內，屬於這位有一千地役的地主，接着他購買時的價錢，是件可惡的事，我們這句話吧，他已落入人家的圈套」。

浦爾東：「我要你停止別說，誰騙衛尼龍先生也沒有利益，他買這些地是希望着有人按官價收買」。

雷復：「以官價收買？誰收買？」

浦爾東：「鐵路局」。

雷復：「說的多好聽！這些地是鐵路局買出來的」。

浦爾東：「你準知道嗎？」

雷復：「我十分確實知道」。

浦爾東：「好，那麼我們就假設市政府在荒闕之區內計劃有大工作，需要這些地皮，我現在想起來：我們從前希望向市政府辦理」。

雷復：「同市政府或是土耳其大皇帝都好，關於不動產一切的事不應該對我放口胡說，巴黎的地我從頭至尾都知道，我接着說，衛尼龍先生落入人家的圈套，我還是保持這句話，他很快地發覺他的愚笨，於是地願意彌補，怎麼辦？那麼就蓋房子，他來找我，他很久就知道我的良心和我的公正無私，他把工作託靠我，我就不離開他，不幸，我的設計剛剛作成，頭一層基礎剛開始（作着滑稽的手式）衛尼龍就跑到陰曹去了」。

浦爾東：「好先生，我們不知道這些零碎事，你給我述說這些讓我們就誤時間」。

雷復：「承繼者們現在處於困難地位，但是他們能從困境脫離出來得到他們的利益，他們在手下一個忠信，聰明，全巴黎地面所尊敬的一個人，這就是死者的建築師，現在成了他們的建築師，他們將來聽他的話嗎？如果他們拒絕他的意見和他的方針（用滑稽的手式）他們就失敗了」。

浦爾東：「先生，別說啦，對你陳述的事，用不着這許多句」。

雷復：「我們在不幸的假定中談論談論吧，雷復先生，現在同你們說話的雷復先生，離開這種事務，就得合法地結算他的報告書每一條都不妥辦，雷復爲他自己無需求，可是不動產怎麼結果呢？再說與城市中心相離遙遠，担負着許多地役，還有：帶着許多抵押品的重任，可是有某種買主要佔地，主很大的便宜。（那麼將來就有人給減價，快快賣出去，與真正買主脫離關係，爲得大宗拍賣的錢就要騙法庭，將來就索住拍賣的途徑，（帶滑稽的手式）；這時所有權縮減等於零」。

浦爾東：「先生，你指定說出來，我要你指定說出來，你說：有人要作某某事某某事，請說誰作？你知道這類手段只有一個人可以作並且你知道你給一個担負公實責任的律師加上罪過」。

雷復：「先生，這或許是你嗎？」

浦爾東：「先生，我不爲我說話，但是爲你言語所涉及的我們所有的全人說話，你很難忽地攻擊了我所知道最爲人尊敬的團體，你在負有法律裁判權的官員的人格上懷疑法律，先生假如這是可能的，你作的太壞了，你擾亂家庭的安寧，你

很合適發生類似的控告，像你帶着三萬七千佛郎的賬目報告書來見我們就該告你」。

雷復：「你把你的記錄拿出來時，我要求成訟」。

浦爾東：「先生，結果吧，兩個字你有什麼提議？」

雷復：「我說到我的提議，我向衛尼龍的承繼人提議繼續工作」。

浦爾東：「得啦，早應該立刻說，你是建築師，你提議繼續工作」。

雷復：「讓我說完了，先生」。

浦爾東：「沒有用，如果衛太太願意聽你的，是她的自由；但是我不能久聽這些支離之詞，你在桌子上放下多少錢？衛尼龍太太沒有錢，我預先告訴你，你的錢在那裏？三個月以後對這一點我們可以再遇見，因為你的賬目現在寫著三萬七千佛郎，三月以後再連續長下去長到兩倍，的差異我們就再遇見，不要免強我說這許多話我收受你給我們的供獻，可是我不願在裡面看見險惡的計劃讓地主吃虧」。

雷復：「先生，你說什麼？看我，我是帶着有險惡計劃人的樣子嗎？」

浦爾東：「我敢說，我從來沒見過你這卑劣的人！」

衛太太：「自己壓制自己，低聲：怎麼你！我這個，混蛋！」

衛太太：「來干涉」

戴西業：「太太，不必管，不要說什麼，別人永打不斷一種事務上的談話」。

雷復：「對衛太太：太太，我讓步如果你願意知道我的計劃和我要說的根源，你再叫，我在相反的情況中請你能及早結算我的賬目就及早結算，因為我應該預先替我的主顧們拿出錢去，至於一個律師乃是騙他主顧們的錢去投機」。（退出）

戴西業：「雷復等我，我們可以同走一段路，（對衛太太）太太，我讓步你同浦爾東談談，你要利用你信任他的機會」。

雷復：「又回來：太太，我忘了告訴你：是你許可一位孫太太到我家裡去嗎？」

衛太太：「她家都去到了，雷復先去，我沒有允許任何人去見你」

如果這位太太再來……

雷復：「這位太太不再來了，我讓她快快的下我的台階比她上來還快」。

戴西業：「（對瑪麗）：「再見，瑪麗小姐，珍重吧（他離開她又回來），你本來怎樣還是怎樣吧，單戀你的並不少，如果我不是這麼老我也算是那單戀你的一流人」。

第十場人物同前少戴西業與雷復

浦爾東：「太太，怎麼樣？」

衛太太：「浦爾東先生招出這樣的暗會，是我的過失」。

浦爾東：「太太，如果這爭論關於你的利益闡明了，我並不後悔」。

衛太太：「把方才明白事情真像的那一幕忘掉吧，雷復先生是個沒受過好教養的人，我同你的思想一致，但是他也不缺少好意思也並不是不精明，如果我丈夫還活着，我丈夫自己就辦好了，他就不向我們建議了」。

浦爾東：「太太，你對我說的是嚴重的嗎？你沒有聽見我說對這建築師的獻策如何處置嗎？」

衛太太：「我們可以再換一個建築師」。

浦爾東：「這個人對你們還不夠用嗎？（頓）小姐們走近前來，你們不是過分的，因為你們的母親坐在雲端上，你們要幫我把她領到地上來，太太，我要把這情況盡可能的變好，我們要容忍，你們的地再屬於你們片時，我把抵押品的債權者們趕開，這些債主們都有野心，你知道你們剛開始建築的房子蓋成值多少錢？四五十萬佛郎！你們想雷復沒有這筆款子，你們找這筆款不用依賴我，就是你們將來在我家或在別處找到，請允許我對你們說這話，一個女人出頭辦重大的事業參加一種見不到終結的企業，合適不合適呢？我向你們提出的這個問題是這樣嚴重，如果臨到負有助你保護你的幼稚孩子們的照顧問題，他就可以反對這些孩子們的祖產真去冒險作投機事業，因為這祖產將來是這樣渺小，（鄭重地）我，也是家庭顧問之一份子，負着一個幼稚孩子得利益的責任，這是在社會對一個孩子是很重要的，（寂靜）所以我反對投機，太太，我現在已經通知你了，更進一步的主張，我會超過我作律師的義務作去，你知道我的事務所在那裡，我現在就聽候你的命令（出）」

第十一場 (衛太太，瑪麗，白浪，玉笛)

衛太太：「孩子們，我們談一談吧，不要同時說，我們盡力同心會意吧，雷復先生……」

玉笛：(打斷她的話)：「噯，雷復先生！」

衛太太：「你還不知道我要說什麼，雷復先生或者是表現太粗俗了，但是我相信他有良心有信用。」

玉笛：「我覺着正相反」

衛太太：「爲什麼？」

玉笛：「我看他的態度是一個走江湖的態度」

衛太太：「啊！白浪，你呢，你覺着雷復先生是一個走江湖的態度嗎？」

白浪：「是，有一點，玉笛姐姐沒錯」

衛太太：「好，在這些情形下，他那些勸告對於我是比浦爾東先生的勸告好的多浦爾東先生要求實際出賣我們的地皮，你有什么意見，瑪麗？」

瑪麗：「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意見」

衛太太：「孩子，我們現在是退步了，那麼你對我們談談戴西業先生吧」

瑪麗：「我看似乎對戴西業絲毫不加緊辦理而且小心在意地，我們或者由他手裡得點東西」

白浪：「瑪麗姐姐，你說什麼？戴西業先生是世界上最高虛偽最危險的一個人」

衛太太：「玉笛，你說怎樣？」

玉笛：「我不知道。白浪或是瑪麗，她們誰有理，可是依我的意思，我們只該依賴浦爾東先生」

衛太太：「孩子，我不像這樣想浦爾東先生！啊浦爾東先生！第一，他該向我說的一個問題，他並不顯出是他想過的，其次我在他的言語之中體察出許多暗昧意思，我想起這句話來，這是什麼意思？迦第利那臨近羅馬？(對瑪麗)你明白他說的意思嗎？」

瑪麗：「是，我明白了」

衛太太：「你明白了？真的嗎？我們不要說了，你們比我知道的多，但是浦爾東先生能隨便同我談到迦第利那而能問我是否我們需要錢用，孩子們，看着我，如果應該賣地，我們將來就把地賣出去，要失去的終久要失去，但是好好聽你們母親的話；她說一回就等於永久這麼說，我活着，別人摸不着工廠」

瑪麗：「媽媽，你錯了」

衛太太：「我，活着，別人摸不着這工廠！」

瑪麗：「戴西業先生明天就能賣這工廠有一條法律許他賣」

衛太太：「我活着……」

瑪麗：「有一條法律」

白浪與玉笛：「是否有一條法律」

衛太太：「喂，讓我安靜安靜吧別說你們的法律吧，如果我該過許多像這天的日子，孩子們，我的力量支持不住了；你們不久就會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了」。(倒在躺椅上哭)

奧萊斯特(入)：「給太太的信」

衛太太：(向瑪麗)「孩子，拿這些信念給我聽」

瑪麗：「這是經紀人的一封信」

「衛太太尊鑒，府上積欠敝店金數超過平日貸金，今奉上賬單請核查，明日敝店司賬前往府上接洽即請近安，又及：敝店新到時新素服衣料多種小姐太太穿着最爲適宜」。

(瑪麗打開第二封信)

「衛太太鑒：府上房租尚未滿期本不應退租，竊思衛先生去世世經濟困難，準自下月起請求退租，向例房客於退租時多付一月房金，特此敬告」。

第三封

「遷啓者，前敝店員前往府上結帳，未得會見據貴介言本星期來敝店而未見人來茲限一星期，過期即派員前往貴府索借一二」。

(瑪麗欲讀第四信，衛太太阻之，開始哭泣；少女們彼此互視搖頭無一語，狀態憂痛悲哀——幕落)

第二幕完 待續

## 論不是哲學家

林達 (R. Lind) 作

何 漫譯

「你最近讀過愛匹台塔斯 (Epictetus)——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麼？」「沒有，最近沒有。」「唔，你應該去讀讀他。托姆第一次讀了他，就可怕的被感動的了。」我在一家旅館的長椅中從隣桌聽到了以上片斷的對話。我生了興趣，好奇，因我還未讀過愛匹台塔斯，雖我會時常在書架上看到他的著作——說不定我還引用過他的話——我懷疑是否那就是從我在學校時代以來會尋找過的智慧之書。我從未失去我早年的信念，智慧是能從一本書中某些地方找到的。——俯拾即是如於沙地拾貝殼，我如所羅門人一樣痛切希冀着智慧，但必須是可用很少的力量得到的——能以感染得到的智慧，我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做。辛苦的哲學探討，我願讓哲學家去行辛苦的探討，而到最後，以他們工作的果實喂養我；如我由農人得到雞蛋，由栽種果樹者得到鮮果，由化學家得到藥品，我照樣希望以數先令的代價從哲學家得到智慧，因此我在某一時候會讀愛默遜 (Emerson) 另一時又讀奧瑞留斯 (Marcus Aurelius)——古羅馬哲學家)。我希望可以由讀他們變得聰明，但我並未變聰明，我讀的時候我同意他們，但我讀完了，我還照樣和我未讀前是一樣，不能專注於他們說應當專心注重的，或漠然於那些他們說應當漠然置之的事。但我於書仍未失去信仰，相信印刷物存在的地方我將能以坐在椅中吸吸煙從它吸取得哲理和品性的力量，在這樣心情下當我在旅館長椅中聽到那段談話後就取下了愛匹台塔斯。

我承認，我讀他，帶着相當的興奮，他是我所喜愛的那類哲學家，並不對待生活好像它已盡善盡美，在種種的胡說上的一場辯論，只是在許多別的事情上討論着人在普通生活事件上應如何做；此外，我幾乎對他所說的每件事都同意。對苦痛，死，貧窮，漠然置之——不錯，那是所切望的，不必去為一個人無力管的任何事煩心，不論它是暴君的高壓也好，是地震的毀滅也好——在對此點的需要上，愛匹台塔斯和我也是一致的。然而，我們間意見之相似有如此之緊密，當我讀它時我仍不禁要感覺愛匹台塔斯持有這種意見是聰明的，而我，雖和他持有同樣意見，却離聰明遠得很，因為，的確，在理論的目的上我雖持有與他同樣的見解，但在實際行動的目的上我却一刻也不能招待它們。死，苦，痛，和貧窮對我是真實的禍害，除開在我坐在椅中讀一本哲學家的著作的時候，如果我正在讀一本哲學書而發生了地震，我會忘記這本哲學書只想到地震和如何去躲避搖搖欲墜的牆壁和煙囪，即便我是蘇格拉底，蒲林納 (Plato)——有兄弟二人，長為博物學家，次為作家，皆一世紀古羅馬時人)以及這類人的忠實崇拜者。我即使如一淵澈底的醫椅哲學家，當臨於危難時，我也覺得精神內體全都軟弱。

甚至在生活的小事件上，我也不能如愛匹台塔斯派的哲人那樣使自己安逸，譬如，他勸我們如何以一種娛神的方式去吃食物，吩咐我們為這目的吃飯時即便在不能勝任的任務下也應忍耐，他供獻一種精神態度，這是為我的性情所不能做到的。他說，「你要熱水，奴隸不注意你，或者他注意到你而給你拿來的溫水，或者甚至在屋裡就找不到他，那麼你就忍着生氣不爆發，這豈非是上帝所能接受的麼？……你不想想你制馭的人是誰們——他們是你的同胞，從造化上說是你的弟兄，他們還是宙斯神的後裔？」這些話全對，我也極願能做這樣一個人，坐在飯館內，侍者把所要的東西全拿錯了，或者根本忘了拿任

何東西而能够耐心的，哲人氣的等待着，但事實上，壞的侍候會觸怒我，我不高興爲一客酒得要三次，如果延挨了一刻鐘後再告訴我沒有芹菜了我要生氣，這也是真的在這種場合我不會去和人吵嘴，我沒有那般勇氣，我和一個哲學家一樣吝惜讚責，但我懷疑，那心中的不愉快免現露在我外表，的確，我不會想到來告訴我自已說：『這侍者是我的親族，他是宙斯神的後裔。』再說，即便他是，爲什麼宙斯的後裔就應當侍候得如此壞呢，愛匹台塔斯從未進過飯館吃飯，而且即便在那兒他的耐心也能令他忍受，如是，愛匹台塔斯和我之間有多大的不同！如若在像我所舉的那樣小事件中，我都不能成功於漠然置之，還有什麼希望能在逢着暴君和地震的時候如一哲人呢？

再有，當愛匹台塔斯在物質財產上表示他的意見，忠告我們應當那樣對之取淡漠態度，因而如若被盜竊了也不必反對，我在理論上同意他，但實際我知道我是不能服從的，一個人他的快樂只依存於他的財產並不是快樂，再沒有比這更明白的事了，我很知道一個有智慧的人是能以菲薄的報酬爲快樂的，愛匹台塔斯和我都認爲快樂不應是生活的目的，但愛匹台塔斯至少持有泰然自若的理想，他保證我們能做得好，如若能對物質東西毫不關心，無論它們被偷了沒有也就全無關係，他勸我們說：『不去贊美你的衣著，你就不會對偷它們的人發怒了。』關於賊他繼續動聽的說：『他並不知道人真正的善在那裡，但想着它在於有好看的衣服，你也會有過同樣的想像的，那麼，他怎會不來把它們拿走呢？』不錯，理論上看來我想他會如此，然而在我發覺一位客人把我的新帽子戴走剩下了他的舊帽子時，我是不會那樣感覺的，我這樣說也不舒服些：『他並不知道人真正的善存在何處，但想着它在於有我的帽子。』我也並不打算以這類哲學安慰到我家來的陷於同樣情形下的客人，丟一頂新帽子是令人生氣的，無論丟掉什麼東西都讓人生氣，尤其是若想着被有所爲的拿去了，若是我生在一個萬事皆不會發生的世界上，我覺得我可以學學愛匹台塔斯。但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東西會由丟失，偷盜，扒竊，不潔而飛，許多飯館內不好的餐食加以壞的侍者，以及一千樣不同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一個尋常人要打算經常過哲學家的生活倒不如穿了酒鞋去爬喜

馬拉雅山。

然而雖然如此，我們大多數人禁不住要相信哲學家是對的——當他們宣稱（在他們種種不同中）我們所營營自擾的大多數事都是不值得煩心的，相信自己是傻瓜比相信蘇格拉底是傻瓜更容易得多，但如果他不對的話，他必定是偶有生以來的最大的大傻瓜，事實是幾乎每人都承認蘇格拉底和愛匹台塔斯之類的人他們對外界事物的漠然是對的。甚至一個每年有一〇〇〇〇鎊收入而還在努力增加收入的人也認可，然而儘管認可，若是我們親近的友人中有一個開始太實在的實行愛匹台塔斯的哲學，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吃驚的，在愛匹台塔斯我們認爲是智慧而到我們的朋友身上就要視爲發瘋，或者也許不是在朋友身上，但至少是在一相近的親戚身上，我敢說如若我變得和愛匹台塔斯似的對金錢，舒服，和一切外界事物漠然置之，我的親戚會比我變成一個有着最實際的哲學的成功了的公司創辦人還要更驚駭些，譬如，想想愛匹台塔斯對偷了他鐵燈的賊人的那番理論吧。

他以高價買了一盞燈；爲了一盞燈他變成了賊，爲了一盞燈他變得無信義，爲了一盞燈他變成無理性，這就是所以似乎對他有利的！

理論是人所週知了，然而我們不伴就個人說，即就整個社會說也並不生活於那種對財產的輕視中，社會是以它（指財產）爲基礎的，只有少數聖賢能如此，即便他們，在最初也是對他們的朋友的重大關心之原因。只要世上在正常的快樂和舒適中，我們就持有那種似是而非的信念，以爲哲學家是聰明人，但我們若學他就是傻瓜，我們都相信，哲學是值價的，物質的東西也值得去操心。這好像我們欣賞智慧如欣賞奇景——舞台上的一幅快樂景色，似乎不是觀衆所打算侵入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有分別麼？那般蘇格拉底和愛匹台塔斯的崇拜者真想做哲學家麼？不然就如我們似的，希望獲得智慧並不用實行而由比他們更聰明的人經過一種魔法藥劑的指導？不用費力的變得聰明——由聽從一種聲音，讀一本書——是最令人興奮和安慰的夢。做着這樣的夢我取下愛匹台塔斯的書，看吧，這只是一個夢而已。

(中)

他望着沐浴在太陽光下的樹木，以及山，海，想像牠們都是在那超乎一切，撫慰一切的光炎之下，從新生長起來的。一切的一切，都彷彿只有一個靈魂，而這個靈魂，却將自己散布成爲光輝。

他覺得自己不復是一個人了：他與山岩冥合，而他的靈魂呢，也投入那偉大的光炎之中了。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經驗，並且這對他頗爲生疏。

整天價，他停在那兒不動，對於神密的花開葉長，總懷着一種誘人的情趣。圍繞在他身邊的一切，有種新的生命正在創始；同時，因爲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於是他便把自己拿來同樹木做了一番比較，漸漸相信春光在他本身，也會產生出一種新鮮的東西來。至於這種新鮮的東西是什麼？他却不知道。但是一定會有種新鮮的東西；決不會一切都刷新了，而自己却單單逃出例外。

## 復活節

N. G. ka Tair Ne 作

古舟子 譯

他就在這樣的沉思中來消磨時日，祇是當夜色全然遮蔽了他所研討的事物時，便悄悄的走回家去了。他的妹妹仍舊躺在牀上，而他的母親則顯現着積年的焦迫，彷彿惟恐怕再有新禍來臨似的。潘納玉對待她們的態度，漸漸變得更加粗暴了。

「你覺得怎樣？」他問她妹妹。

「還是這樣」，她總是如此回答。

現在他回來了五個月了，而她却始終是這樣。

一天，他對她說：

「啊，可憐的考拉，你成了小可憐了。你快死在那牀上啦」。

她並不回答，却開始哭泣起來，這使他後悔自己不應該說那樣的話。

再過十四天，便是復活節了，娘兒倆越來越局促不安，那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也會使他們害怕的。她們時常竊竊私語，可是當他想要知道爲何這樣竊竊私語的時候，他母親總是回答：

「啊，兒啦，左不過是婦女們的事，這種事情你們男人們用不着管」。

「唔」！

他用這一成不變的表示，吐了一聲怨氣，於是便把事情撇開不提了。

有一天晚上，他從山泉回到家來，他發現他妹妹面色慘白，而他的母親則醉脚的用那顫抖的兩手，在火上爲他妹妹籌備着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他問道。「我從前永沒有看見過你們如此狼狽」。

考拉沒有回答，只是把頭轉向牆壁，這時，發言的是他的母親，她說：

「她害病……沒有別的……她害病」。

他不再追問了。

那天晚上，他夢見有人來曳他的脚，竭力想把牠扯掉，於是他就從驚恐中醒了。他聽到門上響了一聲，可是他仍舊是受着

夢魔的克制，他想像着有人竭力闖門而入，打算把他的腳給扯了下來。

「那兒是誰呀？」他憤然喊了一聲，但是沒有回答。「那兒是誰呀？在門口那兒？你們沒有聽見嗎？」

他母親用一種顫抖的聲音答道：

「是我，我的孩子。不要這樣叫喊。」

「啊，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呢？這咱晚兒，你要到那兒去？」

「唔，出去一會兒就回來……」

「關上門，不要在外面就擱太久。」

「我趕快就回來……」

他依然醒着等候。黑暗與沉寂都到了極點，他彷彿覺得有些不祥之兆：正埋伏在這樣的夜裡。他妹妹並不作聲，可是他準知道她也在醒着，而且力持肅靜，好像也有一種凶事的預感。至於他的母親……這時他跑到那兒去了呢？

「考拉！」他叫了一聲。

沒有回答。

「考拉！爲什麼你不言語？你並沒有睡覺呀？」

「甚麼事？」她用一種低弱的聲音，喃喃的說。

「你覺得怎麼樣？」

「好一點兒。」

「爲什麼你不睡覺呢？」

「媽媽叫醒我的。」

於是又沉默了。

「考拉……我剛剛夢見有人曳我的腳，要把牠給扯掉。我的確覺得有什麼災禍臨頭似的。」

依舊是一番沉默。

「火柴在那兒呢？我要點起燈來，可是我們拐杖不在手裡，又不知道火柴在什麼地方。考拉，你看，媽媽不在這兒，沒有她，我們就無能爲力了……我們連燈都不能點……我們簡直同死人一樣。」

「唔！她害怕的喊道，『不要提死吧』。」

「你害怕嗎？但是……媽媽走到那裡去了？她爲什麼在夜裡醒來？她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唔，她不會有什麼事情的。她馬上就回來。」

他們又沉入靜默。她仍舊企待着，但是徒勞無益。最末，等了好久，她才聽見她在院中的步音，急促的走着，彷彿是有人跟在她後面似的。

「媽媽，是您嗎？」

「是的。」

「你到那兒去了？甚麼事使您就擱了這麼大工夫？」

沒有回答。

「媽，點上燈吧。」

靜默不語。

媽，您沒聽見了嗎？請您點上燈吧。」

「可是爲什麼呢？去，去睡覺吧……這是夜裡。」

「我不能入睡，而考拉也睡不着。同時，您也要睡不成功，所以點上燈，讓我們來談談吧。我要告訴你們，在去年此時，我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忘記火柴放在什麼地方了。睡去吧。」

「啊，媽，您爲什麼生氣呢？你知道我不能起來，而您却這樣對待我……來，點上燈吧。我……我害怕啊！」

因爲看到自己的話沒有功效，所以便把自己包在床單子裡，開始哭泣起來。啊，黑暗中的悲泣……

（未完）

#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 第三期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五日出版

## 本會座談會言論要

中國文藝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本會特假青年會樓上，舉行座談會，出席會員六十餘人，談笑風生，頗覺趣味，茲誌座談大要如次：

編者

###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 王隱村 •

近年來華北文藝沒落，是一個不能否認的問題。無論在質或量的方面都是那樣貧和弱，這種原因，當然是非常複雜，但許多作家，因了實際環境的驅使，遂不能不投筆而去，確是一個最大的原因，這「而去」雖沒有一定範圍和趨向，但許多寫者作者都擱了筆確是事實，於是文壇便寂寞了，便沒落了！

我們有什麼方法來補救呢？

第一

，我們以為要設法鼓勵起來，一般寫作家的勇氣和趣味，使他們再深一層的認識時代，和文

### 本期刊目錄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菊 淚
怎樣溝通中日滿文藝	白 練
我們分內應當做的	鐵 夫
三層意見	赫世楨
二重希求	陳冰若
關於復興華北文藝的一點意見	黃 奮
兩項提議	李伯倫
答華北文藝協會第一次座談會題目	楊亞嵐
第一次座談會	蕭 菱
第一次座談會題目	王 葉
我的意見	殊 非
一點意見	曹乃文
詩	桐 修



藝術的時代使命，文藝是領導時代的，是新時代建設方面的真正的南針，易卜生因為什麼被稱為「近代文學之父呢？」本間久雄說的好。他說：「顯然因為先時代一步，在那時代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以前，他早已在作品中顧及了！」就是再退一步說，把文藝當作人生的寫真，和時代的映畫，難道現今時代，還不夠「偉大」嗎？破壞還不算劇烈嗎？新時代的建設，文藝家如何能推卸干係？如何忍投筆而去？所以一般從事寫作的人，正應該把住時代，有意識的把牠表現出來！

那麼我們的立場如何確定呢？

根據「握住時代，有意識的把牠表現出來」的原則，我們要把華北文藝立場，確立在寫實主義的根基上，把我們的時代意識，思想，生活，用強有力的筆調，顯示出來，作為一般人的借鏡使他們在生活上隨時都有一種反省和批判的可能。在這樣嚴肅的時代前面，吟風月，弄花草的玩意兒，暫時可以擱起來，把態度放的嚴肅一點，再精密的觀察現實社會的罪惡，和人生的苦悶，然後加以澈底的檢討，用文藝的手段，表現出來。

此外評判態度，尤其是特別需要。新舊之爭，在任何時代都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現代，大至於國家制度，小至於個人的服裝飲食，都在極端不調和的情形下進行着，所以有最皮毛的維新，也有最頑腐的泥古。思想界的蕪雜，多年以來終於沒有廓清。當然建設絕不會在短時間成功，然而推陳出新，斬荊刈穢，與夫調和統一，正是華北文藝家的急務！

至關怎樣協助華北青年朋友從事於文藝生活我的原意如下：

(A) 在思想方面，我以為應該先讀些各國寫實派作家和批評家的名著(理論見前)此類名著，如：

◎ 群鬼，社會棟樑，國民公敵，娜拉。(易卜生)

◎ 石炭王等(幸克萊)

◎ 人心，好朋友(莫泊桑)

◎ 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苦悶的象徵(厨川白村)

◎ 胡適文存，豈明雜文……

(B) 現教育制度的缺點，是不可掩蔽的事實。所以有志的文藝研究的青年，都應在課外組織「座談會」，「文學研究會」等，或在可能範圍內出版小型刊物，或壁報以及書籍介紹等，增加研究及寫作的訓練。凡已經組織起來的，更應該把牠加強。

文協會方面計劃對未成名的作家，予以積極的鼓勵，和培植，也許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吧！所以批改部的成立，正是爲了促進這種工作而設的。

中國文藝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 怎樣溝通中日滿文藝

· 白 練

A 日本文藝界的現況如何？

日本文藝界的現況，在文藝方面：有論文，小說，散文，(隨筆，小品)詩，俳句，短歌等東西，特別是近年日本文藝界也產生出戰前文學的東西來，並且得新，各國文學界。尤其近年日本對於西洋文學，中國文學的翻譯界，亦有特到之點，文筆人活動甚烈。例如白樺派之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長與善郎，具淳等人，其他有新興派之橫光利一，小堀康成等爲中心，其再接觸此派有村武藏，加藤武雄，淺原八郎，尾崎士郎，佐佐木俊郎，岡田三郎等人物活動。再就是詩人如萩原朔太郎，草野心平，三好達治，佐藤一英，野人他如戰爭文學有火野葦平，上田廣，日野士朗等人活動。總之日本文藝界可稱進步驚人。

B 滿州文藝界的現狀如何？

滿州文藝界的現狀總算是有火光，有整頓文藝的風氣了。這幾年來已有十幾種文藝的風氣，對於文藝刊物，已之新青年，學藝(最近)讀書人業。奉天大連與滿文化月刊等雜誌刊物，很受文藝讀者之歡迎。作家如古丁，疑遲，小松田兵，石軍，傅青，共鳴等人活動。近年來翻譯文學也很進步，其譯作，有古丁，共鳴，楊野等人活動。

C 中日滿文藝溝通方法如何？

(1) 務須聯絡日本在京作家來接近日本國內作家以協助。

(2) 與滿州作家連絡通信以換賞文藝，共究文路的行進。







# 第一次座談會 蕭 菱

- 一、文藝方面
- (一)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 在荒涼的現在文藝，談復興華北文藝，實在是一個艱難的工作。但在無法抑制的一點情緒活動的文藝者，把熱與力欲放在寫與作上，這點愛好，實在不僅僅是與紙而已的事，至談如何達成此目的唯有付熱與力到一個嚴肅的寫與作上，大量生產，大量印刷，心理的根據，並不止於繁榮而已。
- A 華北文藝的缺點是什麼？
- 華北文藝的缺點，因無作品可以提出，故說缺點，其實連缺點也沒有，勉強說只是在毫無助援之下，銷沉與苦悶。
- B 怎樣補救這種缺點？
- 如想補救這種缺點，唯一的是希望出版界，苦鬥掙扎，大量印刷，使作者在鼓勵之下，腳踏實地的寫作。
- C 華北文藝的立場如何確定？
- 應以文藝為文藝，這話並非故陷至上主義。因作者思想活動路線，在未得到正確的寫作能力時，應單純的注意「文藝」二字。
- D 怎樣走上復興華北文藝的道路？
- 第一要作者有走上文藝宇宙的堅牢信念，屏除風頭主義與粗製心理。華北文藝始有理論根據。
- E 其他
- 復興可自然地滋養。應決定避免空頭的口號之叫囂，因有那不過是表層的虛榮而已。與復興實際無關，甚至形成了有雷聲而無雨點的表面繁華，打開窗內的窗子，是先有作品。
- (二) 怎樣帶忙華北青年朋友從事文藝生活？
- 對於這題目，無話可談，因自己亦是急需幫助的淺膚的文藝習作者。但相互砥礪在共同的信仰下，砥礪實在也是不可少的。
- A 在思想方面應該讀什麼書？
- 至少世界名著等文學著作是不應忽略的。閃灼着光明的火炬的，這勇氣應由書本里借來培養。
- B 怎樣訓練寫作的的能力？
- 唯有多讀多寫，在刻苦里巡取缺點。
- C 在現教育制度下怎樣使愛好文藝的青年有精力及時間努力於文藝研究及寫作？
- 依我看來，文藝的研究與寫作，大部分都有時間讀一點，但談到研究及寫作，這要看個人的興趣如何，如有濃厚的信心，那努力是每每出發於自動的偷取時間的，抒發情緒，這安慰是人人都擁有的。
- D 其他
- (三) 怎樣溝通中日滿文藝？
- 文化的交涉問題，的確關係文化的進展與進步。這問題相當重要。
- A 日本文藝界的現況如何？
- 至於日本文藝界，很少知道，但其運動的狀況，是不言而喻的。
- B 滿洲文藝界的現況如何？
- 這也是由於刊物的閉讀而來，人事的活動也不大清楚。作品上好像已經由建設到了微其健康了吧。
- C 中日滿文藝的溝通方法如何？
- 最好有一刊物，刊載作品與相互通訊。得以彼此瞭解，以求達到溝通，這工作華文大阪每日做的很好，可以參考。
- D 其他
- 二、文協最大工作目標，應是——
- 大量在可能的經濟籌措中，出版文協叢書。
- E 可以
- C 可以
- D 沒有什麼意見。

## 第一次座談題目 王 一 葉

- A 復興華北文藝？
- 華北文藝的缺點是什麼？1 容納文藝作品刊物太少，2 作品水準再高點。
- B 怎樣補救這種缺點？1 文藝各部門平均適當發展。
- C 怎樣走上復興華北文藝的道路？1 作家，保障已成作家的生活，2 盡量提携後進。
- D 怎樣走上復興華北文藝的道路？1 作家，保障已成作家的生活，2 盡量提携後進。
- (二) 怎樣帶忙華北青年朋友從事文藝生活？
- A 在思想方面應該讀什麼書？1 由本會向華北各報商洽請其每週開青年文藝園地。2 雜誌添設文書外，文藝名著和藝術理論。
- B 怎樣訓練寫作的的能力？由會內組織會員讀書會。
- C 在現教育制度下怎樣使愛好文藝的青年有精力及時間努力於文藝？由會內組織青年有精力及時間努力於文藝。
- D 研究及寫作？1 會內向政府建議團添置文藝雜誌，2 任用會員充國文教師。
- (一) 什麼文藝協會的最大工作？
- A 贊成出版叢書。
- B 會員自費常舉行會餐如何？
- C 會員自費常舉行會餐如何？
- D 會員自費常舉行會餐如何？
- (二) 怎樣與外埠會員聯絡？
- A 會刊改為十日刊發行傳真如何？
- B 分局小組舉行座談會如何？
- C 分局小組舉行座談會如何？
- D 分局小組舉行座談會如何？

# 我們分內應當做的

白 練

一、文藝方面

1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A 華北文藝的缺點？

1 缺少純文藝刊物及叢書。

2 青年作家的熱和力不能合作。

3 作品缺少現實，有些重視寫情，很易於抹殺文道。

4 新進作家不得拔擢。

5 缺少文學批評家。

B 怎樣補救這種缺點？

1 需要增加純文藝刊物，而採取得以發表的純文藝之作品印行單行本。

2 多採拔新進作家及其作品。（取其現實少轉寫情）

3 每年實行徵文運動與獎勵作家之文學賞，才能喚起為文的榮耀。

4 需要批評家的指責言評。

C 華北文藝的立場如何確定？

華北文藝的立場，不外是我們大家互相「試試」去確定，使我們華北文藝再現光明。

D 怎樣走上復興華北文藝的道路？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乃真實話，我們應該協力去開拓文學前路。

E 其他

「只要明天不死，我們可以還盡一分之力！」我們應該抱定此旨想我華北文藝決不致視人為有愧色。

活。

2 怎樣幫忙華北青年朋友從事文藝生活。

A 在思想方面應該讀什麼書？

在思想方面，應該讀些哲學，科學，宗教，健身等四類書物。

B 怎樣訓練寫作的能力。

提到我的意見沒有什麼新奇，更沒有高深至理的道理，只是關於我們青年——好文藝的青年本身的問題，所謂本身問題，便是怎樣去培養文藝的根基，換句話說，怎樣去充實自己，若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肚子裡空空如也，只是紙上談兵，恐怕也等於零吧！但是我們看看現在華北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們的痛苦是什麼？不用說，大家都曉得的，便是他們想充實自己的工具太少，尤其現在各學校的學生們！校中的圖書館設備因陋就簡，實在使人酸鼻，我們的請求並不大，並不是非有一個好的圖書館，藏書怎樣豐富，才合我們的心理，這未免有點太苛求，但是，現在所出版的書報雜誌，各校圖書館是應該有盡有的吧！可是各校的圖書館除一兩份報章外，其外雜誌等真比海中撈針還難尋了，這樣從事文藝青年怎

## 我的意見

非 殊

提到我的意見沒有什麼新奇，更沒有高深至理的道理，只是關於我們青年——好文藝的青年本身的問題，所謂本身問題，便是怎樣去培養文藝的根基，換句話說，怎樣去充實自己，若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肚子裡空空如也，只是紙上談兵，恐怕也等於零吧！但是我們看看現在華北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們的痛苦是什麼？不用說，大家都曉得的，便是他們想充實自己的工具太少，尤其現在各學校的學生們！校中的圖書館設備因陋就簡，實在使人酸鼻，我們的請求並不大，並不是非有一個好的圖書館，藏書怎樣豐富，才合我們的心理，這未免有點太苛求，但是，現在所出版的書報雜誌，各校圖書館是應該有盡有的吧！可是各校的圖書館除一兩份報章外，其外雜誌等真比海中撈針還難尋了，這樣從事文藝青年怎

能不煩悶，苦於無書可讀，所以提高華北文藝青年興趣，首先應對自己充實工具上著想實是目前刻不容緩之問題也。

在訓練寫作的的能力，必須以「多經驗，多讀書，多寫作」三項並用，使時間充足，使體力健全，才能有產生好的作品；才能養成寫作的的能力。

C 在現教育制度下怎樣使愛好文藝的青年有精力及時間努力於文藝研究及寫作。

青年時代誰不「好學」！欲使青年有精力，必得充實學識及經驗，自惜身體，以切磋之功，努力於文藝方面，足可以去研究及寫作，成了習慣，方有自然成功之路！

再關於現在青年的苦悶，便是寫出東西來沒處發表，華北時下的雜誌與各報副刊，除為編輯先生自私自營利外，幾乎成了幾個人私有的。像我剛出茅廬的孩子，曾經碰了無數的釘子，鐵的，橡皮的，佈滿了創傷。我也曾經注意過雜誌和副刊上的作品，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文章，嚴格說起來，在水準二十線以上的作品，也是麟毛鳳角。所以要想提高文藝青年興趣，必需先給他們發表的地盤，最好各報雜誌公開些！盡量採納無名作家的作品，並且文藝協會將會刊改為十日刊發售，是很好的辦法，還希望文協對初寫作青年的作品，盡量刊登，當然不是來了一份便給刊登，我的希望只要合格，在水準線以上都可刊出。最後的希望文協能在這上頭著眼，實是初寫作青年的福音。

# 一點意見

曹乃文

承臨時允許加入座談會，把我想說的幾句話簡單寫出一點：

(一)

文藝方面的

話：「復興

華北文藝」

？這是一件

多麼廣泛的難題！但我想世界上任何大事業都是由小地方努力實在工作而成的，華北文藝的復興也是要由小處着手，往大處發展，首先要獎勵無名作家的真正創作。一些腐蓋不堪入目的東西，是污損文壇的野獸應當撲滅；……

(二)事務方面的話：文藝協會的最大工作是堅實的確定華北文壇，出版叢書，是必然工作，至於會刊不妨改爲每三日發行傳單，最初可以像小型報紙似的注意文壇動態，及本會消息，漸漸銷路遍廣，則可多闢文藝

中國文藝 華北文化協會會刊

地盤，盡量採納作品，如以經營業性質辦理，亦未爲不可也。此外，在開會中所說的印書問題，首

先最好由全會員中每人選出一篇字數體材不妨指定，分門別類，印一冊文集，我想銷售方面是可觀的。並且可以彼此研究。

## 竊吹草堂詩存

——聞修君爲本會秘書能詩

文協會樓窗爲雙塔所

蔽戲成一律

憶憶象牙塔，無端到眼前。樓邊雙對峙，窗外九層懸。俾我晝爲夜，知誰媿與妍？藝宮有明燭，猶自憶青天！

會址遷移頓現光明喜

登前韻

離却象牙塔，光明在眼前！乾坤忽異色，日月似雙懸。意適文多妙，窗開景倍妍。春神憐漆室，還與自由天！

吟詩

屏軀甘爲吟詩瘦，寤寐高歌行路難；萬戶傷心當日，愁雲慘愴滿長安！

題李義山詩集

爛熟玉谿錦瑟篇，未甘類首廿餘年；非關鄭註無人作，

好尚從來各自賢。

途中咏雲口占

積素欲將污穢清，片時遮蓋慰豪情；人間坎窞知多少，要代天公彌補平！

宜南春雪

集唐

時倚意前樹(王維)飛花攪獨愁(杜審言)岸明殘雪在(皇甫冉)河帶斷冰流(于良史)漢月垂鄉淚，青春換弊裘(吳參)欲尋芳草去(王維)心折此淹留(杜甫)

春望

集唐

向晚登臨處(崔顥)心飛故國樓(李白)他鄉生白髮(司空曙)何地避春愁(顧況)渭水明秦甸(王維)白雲空自幽(李頎)王孫歸去晚(王維)春色滿皇州。

聞修

編者註——

五色鸚鵡(舊在大內

，清隆裕絕愛之，今蒙稷園中，旁有木牌，以中西文記其韻末，愚翁丈吟一絕句，蓋傷之也！敬步元均。)

昔日霓裳耀眼明，椒房拂拭可憐生！遊人休怪渾無語，巧舌曾爲千萬聲。

附愚溪原作：彩似雲霞照眼明，掖垣接近寄微生，卅年閱盡興亡事，香稻啄殘不作聲。

題亡妹縵青畫蘭

黃之六兄重索此畫，人亡物在，感而成詩。寄我墨蘭三四幀，不曾重視是家珍，傷心蔓草春來綠，尚有貽書索畫人！

## 紅樓雜話

### 「病美人」的典 型 林黛玉所患何症

應該怎樣治療才是對症下藥

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在人們的腦子裏，已竟成爲一個典型的人物，像西施一樣的病美人，「病美人」在封建時代的閨閣中都是傾心崇拜，都以弱不勝衣爲榮。沒有病也要裝出三分，或是每天只吃半碗湯一點粥，並且自下定律

的說美人沒有多吃飯的，當然，照這樣沒有病也要餓出病來了。這多半是中了描寫西施林黛玉者流的病美人的毒的餘毒，其實書意並非如此，現在我們按照紅樓夢對於林黛玉的描寫來證明，林黛玉者流是真有病而不是裝病，大家應該猛醒。

然而林黛玉究竟所患的是什麼病呢？從首舉證，林黛玉才一進大觀園的時候，從衆人的眼裏是這樣寫出來：

「衆人見林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却有一般風流態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第三回）

如此看來，林黛玉洽是一個弱不勝衣的美人胎子了，「不足之症」已竟確爲證實。再看她自己嘴裏說出來的：

「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第三回）

這樣我們更證明她所有的病是「先天不足」了。一個人從先天便有不足之症，他的健康已經失了大半，當然這責任是在父母身上了，父如果是體格健全的，所產子女絕不會有先天不足之症。既有先天不足之症，後天便不能再失調，這意思大家都明白，然而調養也須得當。再看看她還有什麼病，和如何調養治療的：

「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大醫，雖然都好，只是你吃他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開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個什麼！也不是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重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是平肝養氣爲要。肝火一平，不是尪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第四十五回）

和屢次寫她對於吃飯不敢多吃，怕吃了不消化，第一證明她更有胃病，現在已竟因營養不良，而加患肺病。第二她所服用的藥品儘是些人參肉桂之類的熱藥，然而她的身體雖然不足，却不受這些熱性藥之補。曹雪芹借薛寶釵說出黛玉的病理和治療方法，然而單從平肝火治療，又似嫌太慢，應該雙管齊下，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

若素因含有大量酵素，能賦活細胞，使胃腸的吸收及消化機能轉弱爲強，並以大量營養素選補胃腸。若素內含有一種專解結核菌蠟衣的里帕宰。更增補白血球以攻殺微菌，使肺部獲得健全，況若素是一種百補不熱的營養劑，補給體內所缺少之維他命，荷爾蒙等成分，絕不似人參肉桂之熱性藥品。若素更含有一種炭水化物：格立哥根（中國譯名是肝臟粉，或叫做糖元素），對於肝病治療最宜。

像林黛玉的病，如果那時候有若素，治癒了肝病，健全了肺部，胃腸調整了，自然飲食大進，而轉弱爲強了。所謂「食穀者生，失穀者死」，林黛玉因爲沒有得到對症之藥，而使胃腸消化無力，至於「失穀」。

現在「若素」爲人類謀得最大幸福，應該最先丟棄崇拜西施林黛玉者流的「病美人」的觀念，服用「若素」以健體格，而獲「健康美」的美名，才不負爲現代女兒。

若素各地的藥房，都代賣。中國若素製藥公司在北京東單新開路。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0,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鐫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府右街益順作里三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健康之法」

莫如強化胃腸

「愛表斯」

功能強化胃腸，除老還童

一家服之，喜氣滿堂。

開胃健腸，強精益壽

# 愛表斯

